

武俠小說

青衣女



安東誠文書局發行

第九集

康德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印  
康德六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康德六年十月一日再版發行

武俠  
小說

青

衣

女

(第九集)

【每集定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

安東縣廣濟街第四一號

康

白

雲

安東縣財神廟街第八五號

劉

祥

亭

安東縣財神廟街第五九號

童

綏

之

安東縣財神廟街第五九號

誠

文

部

安東縣財神廟街

誠

文

局

總發行所

有 不  
著 許  
作 翻  
權 印

著 作 人

發 行 人

印 刷 人

印 刷 所

誠 文 信 書 局

電話(長)四一二一號  
振替口座奉天四三八五號

# 青衣女

(第九集)

## 青衣女遇險飛龍島 焦鳳雲洩機龍虎灘

且說馬爺站在小船之上，看罷多時，點頭說道，果然是一位女子，時下大清兵進攻飛龍島，此地乃是戰場，可不知道這女子爲何在此眺望，你等用力搖船，待我前去看一明白。黃亮應了一聲，向前搖櫓，少時已然來至岸邊，馬爺仔細觀看，只見湖岸以上站立之人，正是前日自飛龍島連雲山莊，搭救自己的那位青衣女俠，馬爺高聲喊道，女英雄在此站立，不知所爲何事。馬爺說着話，小船已然靠近岸邊，馬爺飛身上岸，連忙抱拳行禮，說道，我馬如龍屢次遇險，全是女英雄救我不死，我心中總是念念不忘，不成想今日在此相遇，真可以算作幸會，小環聞言，微笑道，馬老爺不必再提已往之事，我且問你，你獨駕小船，不知意欲何往，馬爺說，我這是奉命查看賊人動靜，適才船至飛龍島竹城以外，有把守竹城之賊人黃家四鬼，駕船出城，前來追趕於我，我不覺來至此地，得以與女英雄相遇，小環說道，你既然奉命出營探賊，遲早回營皆可，我有意借你小船一用，載我去至飛龍島後山，不知你意下如何，馬爺一愕神，說道，難道女英雄還要進入飛龍島不成，小環點頭說，我止有此意，馬爺說依我看來，飛龍島近日以來，必然加緊防守，女英雄你還是不去爲妙，小環冷笑說道，我意已決，飛龍島縱然是龍潭虎穴，我也並未放在心上，我只問你，能將船借與我不備，馬爺說，漫說借我這隻小船，就是借我馬如龍項上人頭，我都給你，只因我這條小命，若非你老人家伸手搭救，早就見閻王爺

去拉，小環微笑了一笑，說道，既然如此，我就要上船了，小環說着話，輕輕一飛身，跳在小船以上，馬爺也就隨後上船，分付水手，船奔飛龍島後山，寶明寶亮，口中不言，心說馬老爺這可不對，我兄弟乃是送你探賊，賊已查明，就該即時回營，不該多管閑事。又送這位大姑娘去至飛龍島後山，這不是叫我們哥倆，多受辛苦嗎，兩人心裏雖說是埋怨馬爺，可也不敢說出話來，也只好低頭搖船，向前而行，且說小環那日，與廣寒散仙黎慧娘，自微山湖岸與馬如龍羅超作別，兩人在僻靜之處，換好白晝衣服，也就動身回轉三皇廟，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天色黃昏，兩位女俠來至三皇廟，進入廟中，見過玄真道長慈雲，慈雲問道，你二人不辭而去，但不知有何事故，黎慧娘這才將如何去至微山湖岸，要尋船入島，如何巧遇吳良，如何到在玄妙觀，見着了無影真人魏道莊，如何鬧海銀龍阮良，大清營盜船，如何進入飛龍島打救大清將官等情，詳細一詳，玄真道長點了點頭，說道，飛龍島能人甚多，就是你的師伯，尙且不敢冒然而往，你等此後不可過於任性，諸事須稟知於我，道長派人與黎梁一人預備晚飯，第二日道長帶領二人，去至禪堂，將此事說與衆人，長眉劍客慈明，口念無量佛，說道，飛龍島能人甚多，聞天桂又是足智多謀，萬不可冒險進島，以贖不測之禍，小環聞言，口中不言，心中不悅，暗道你等將飛龍島看作了虎穴龍潭，胆子未免過小，像這等畏懼不前，飛龍島何日才得攻破，但等幾日之後我必要獨自一人，三探飛龍島，將蕭道榮首級帶回，也叫你等知道飛龍島，並無可怕之處，又過了一日，長眉仙長，見人位已齊，這才派梁守成，苗守義二人，去至清營，先求見馬蓮衛，求此人帶領見過欽差大人，與老俠客楊德威，稟明衆人有意協助官軍之事，梁苗師兄弟二人領命，自三皇廟動身，前往大清營，且說這日晚間，小環見玄知道長慈雲，在

雲床以上，閉目垂睛，已然人定去了，黎慧娘合衣睡在床上，二目緊閉，鼻息均勻，已然睡熟，小環獨對孤燈，心緒潮湧，想起自己在錦屏山下蓮葉庵中，隨從恩師，學成武藝，實指望回轉故鄉，探望兄長，不成想一路之上，所遇之事甚多，行至東平縣，又與這一位兩江巡撫王大人相遇，只因此人乃是一位清官，這才暗中保佑，不想又引起飛龍島的事來。若是置之不顧，又覺有始無終，若是管罷，你看廟中這些劍客俠義，一個個坐談終日，遲遲如何無事，曠日持久，這飛龍島何日才得平定，今夜晚間，廟中之人，全然睡熟，我何不就此三探飛龍島，乘隙將蕭道榮殺死，將他的人頭帶回，人無頭不走，蕭道榮一死，這飛龍島也不必驚師動衆，也就算冰消瓦解，小環越想自己主義越對，連忙輕輕跳下床來，將自己兵刃暗器與夜行衣包，取在手中，然後出得房來，將衣襟掖在腰間，認明方向飛身出廟，施展夜行術，勾奔徽山湖而來，天到東方透出白光，距離徽山湖尚有二十餘里，小環緩步向前行走，天至巳時左右，來至湖岸，只見路旁有一座房屋，緊臨湖水，門前楊柳成行，小環向房中探看，並不見有人，只見門前懸掛牌匾，寫的是望湖居二字，小環邁步而入，前後各處，仔細尋找一遍，只見梁空宿燕雀，庭荒滿蒿萊，蛛網迎戶，塵土封門，似乎很久無人居住了，書中代言，這里便是混江泥鰍吳良，開設酒店之處，後來清兵進攻飛龍島，聞天桂傳令，所有望湖居之人，全行退回島中，因此這所房屋，空閑日久，小環自望湖居來至湖岸，抬頭觀看，但見碧水平鋪，汪洋無邊，飛龍島遠在湖之中央，青峯一點，若隱若現，靜悄悄疏落落，既無船影，更無人蹤，小環徘徊湖岸，心中爲難，暗道我自三皇廟，暗暗來至此地，意欲進得飛龍島，刺殺蕭道榮，爲何也不想想，這徽山湖內，所有船隻，已然被清兵調東而去，似這樣湖水汪汪，我不明水性，焉能飛渡，自悔

我在未動身前來之時，未能想得週到。現時我算是進退兩難，上次與黎俠客前來探島，若是無

勢比登天還難，我不該背着廟中衆人，來至此地，若是不能入島有何面自回轉廟中，罷了，清營之事，就此置於度外，我就此回轉故鄉，探望兄長去罷，欽差大人，忠心耿耿，自有一般世外高人出頭護佑，我梁小環去矣，小環想至此處，冲着飛龍島點了點頭，說道，蕭道榮蕭道榮這乃是你命不該喪於我手，故爾無船渡我入島，此後你的事我也就再也不管了，小環自言自語，又沉了一會，才就要轉身離了此地，猛見湖中遠遠有一點黑影，勾奔自己而來，漸近漸大，細細觀看，乃是一隻小船，其行甚速，如同箭飛一般，小環心中一動，暗道此船可不知是賊船，還是清營的船隻，我也不必躲藏，我在此等候，看一明白，小環正然尋思，船已來至近前，見船中兩名水手，一人搖櫓，一人掌舵，船上蹲着一人，乃是大清營的馬如龍，小環心中暗喜，這才上前與馬爺答言，與馬爺借船入島，馬爺也就點頭應允，且說小環與馬爺一同乘船，勾奔鷹愁澗而來，天到紅日西斜，小船來至鷹愁澗下，只聽水激山根，聲如牛吼，馬爺分付將船緊靠山根停好，回頭向小環問道，女英雄現時入島，馬爺道，我馬如龍累次受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按情理而言，我就該與你老人家一同進入島下，緩急之時，也好作一幫勁，無奈我的武學不精，飛龍島賊小子，無人不恨我刺骨，我若是去了，只怕這些小子們，就活活將我咬死，那時節豈不與你老人家添了一件，累贅之事，沒別的，我等三人，在此山下，等候你老人家出島，你看如何，小環聞言，微笑道，如此甚好，可有一節，我兩次入島，並未辦成一件大事，此次進島，我若不將蕭道榮首級取來，也就難以出島，你在此候我一日一夜，明日黃昏時

分，若是不見我出島，你等也就不必在此等候，趕緊回營去交令罷，馬爺聞言，雙眉微皺，搖頭說道，英雄你也別這麼辦，你老人家進島之後，見機而行，能將蕭道榮殺死，乃是天下之喜事，若是不能殺死此人，也千萬別冒險貪功，急速出島，另作一番打算，常言說得好，孤掌難鳴，島中人位甚衆，千萬可別輕敵，小環點了點頭說道，此言也甚有理，我謹記在心，也就是了，幾人又候了一會，只見晚靄蒼茫，紅日墜入山後，小環將衣襟掖在腰間，又與寶家弟兄，討了一點乾糧，帶在腰間，然後與馬爺作別，飛身跳在山石之上，於亂草叢中，尋得了繩索，兩手握定巨繩，兩足踏定山石，懸身而上，馬爺在船上仰頭觀看，心說媽的媽我的老老，這有多險啊，一脚登空，還不牽你個肉泥亂醬，我老馬前次，也不知有那位尊神默佑於我，我只覺恍惚悠向上而下，這才脫出飛龍島之險地，這條小命，才算歸了我自己，時下這位女英雄，獨自飛身而上，但願他平平安安，將蕭道榮的首級帶回，我老馬必然要答謝天地神靈，且不言馬爺在船中胡思亂想，且說小環，一步步踏上嶺來，仰面觀看，只見距離山上，已然甚近，不覺心中暗喜，連忙用力向上而行，又走了兩三步遠，只聽上面有人說話，小環心想，難道這山上有防備不成，我必須多加小心，小環一面暗想，仍然向上而行，又向上走了兩丈多，只聽上面有人說，老兄弟你多加小心，將槍尖向下，但等來人行至面前，你在高處，他在低處你向下一槍，豈不就將此人刺死，也不必知會他人，憑你我二人，也就能以立此功勞，小環微然一愕，心想你們想的倒是甚好，只怕也難以將我刺死，小環又向前走不多遠，只見距離山梁不足一丈，小環將兩足踏牢，兩老一鬆，丹田提氣，輕輕向上一聳，真可以算作輕如飛鳥，這時馬如龍沒在眼前，馬爺若是看見了這手工夫，還不嚇得他喊一聲姥姥，且說小環飛身而上，腳踏

實地，這兩名婁兵乃是結拜弟兄，一個叫王二，一個李三，二人奉了青面虎史通之命，在此看守龍山之繩索，二人臨來之時，史通分付得明白，言說只要看見此繩搖動，必然是有人登山，那時節趕緊留一人在此看守，一人趕緊回來送信，這日天色黃昏，王二李三，來在此地看守，兩人席地坐於山梁，低聲談心，猛見繩索亂動，李三悄聲說道，兄長你看這必是有人登山，鳥中可沒派人出島辦事，這必是大清國的奸細，前來探山，你且在此真把守待我前去稟知史寨主，帶人前來，伸手捉拿，王二搖頭說，你也別去報信，你我二人也就不能以將來人拿下，然後帶回去交與史寨主，豈不是大功一件，李三說，你我二人，只怕人單勢孤，難以成功罷，王二說老兄弟你用手槍，但等來人行至近前，你向下一刺，必然將來人刺死，然後再回去報功，豈不甚好，李三聞言，心中甚喜，連忙然槍尖油下，眼睜睜望着山下，猛見一人，自山下飛身上，兩人一愕神，小環手脚那是何等爽利，邁步向前，用了一手黃鷹捏素的工夫，先將李三擒在，隨後又飛起右脚，將王二踢倒在地，用手指點說道，你二人動一動我就手起劍落，取你二人狗命，王二央告道，女大王饒命罷，我們哥倆決不敢動，有話只管分付，小環道，你將腰中帶子解將下來，借與我一用，王二不敢怠慢，回手從腰中解下來青細布的帶子，交與小環，小環將李三捆了個結實，然後又將李三的帶子，將王二捆好，回手抽劍，割下來兩人的衣襟，塞在兩人口中，將寶劍送入匣中，一手提起一人，向左而行，來至僻靜之處，將二人拋在亂草叢中，諸事完畢，抬頭觀看，只見星光閃爍天色黯然漆黑，連忙從背後解開包袱，換好夜行衣，將白晝衣服，包在包袱，帶在腰間，問了問背後寶劍，囊中暗器，抬膈背抬腿，並無纏着吊着的地方，然後辨明了方向，順路下山，輕車熟路，勾奔天王宮而來，一路之上，經過五老峯



，北天門，迴雁峯，躡足潛蹤，繞路而行，幸喜並未遇見巡查山寨之人，天到三更左右，來至逍遙樓後，只見高樓迎面而立，樓上燈光明亮，小環自右手羊易山路，勾奔正西而行，一路留心查看，猛見路旁露出一段紅牆，小環連忙奔至牆下，四顧無人，撒步坐腰，向上一盞，單隔背搭住牆頭，抬頭向牆內觀看，只見黑壓壓房屋一片，樓閣相連，回手取出問路石，向內一拋，聽了聽乃是實地，這才飄身而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步步向前而行，路旁遍地是奇花異常，看樣子乃是一座花園，正在這般時候，忽然眼前燈光一闪，小環情知有人前來，急忙向花叢之後，藏好身形，暗中仔細觀看，只見燈光自遠而近，聽其說話之音，原來是青年女子，少時來人行至近前，只見前面之人，手提燈籠，頭上青絲，挽着雙髻，粉面櫻唇，容顏甚是姍好，身穿粉色汗衫，蔥心綠的中衣，外罩青綢子坎肩，腰繫白綾子汗巾，腰肢細柔，非常窈窕，看樣子，乃是一名丫環，後面隨定一位女子，右手扶在了丫環肩頭，但見此女，身穿月白綾子汗衫，粉紅色綢子中衣，大紅緞子花鞋，看年紀也就在十八九歲，桃腮杏眼，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兩人蓮步細碎，向前而去，小環心中一動，暗道這兩位女子，容顏俊美，可不知是何人內眷，我何不隨在兩人身後，探一明白，小環想罷，連忙躡足潛蹤，尾隨這女子身後，少時只見面前有一八角亭子，白石的台階，丫環將燈籠放在就地，然後獨自進入亭中，少時從亭中搬出香案，點起蠟燭，又鋪好拜褥，只見那女子焚香已畢，跪倒身形，祝告說道，過往神靈在上，信士弟子蕭玉梅，今年是一十八歲，我父蕭道榮，不聽弟子良言札勸，聚衆飛龍島，抗拒官兵，無奈螻蟻之微力，不能撼動泰山，是邪不能侵正，飛龍島遲早必然要冰消瓦解，但等山破之後，所有我父之罪，情願加於弟子之身，萬死不辭，弟子只爲甘願替父領罪

，故爾每夜晚睡，叩頭焚香，祝告神靈，還望鑒察弟子愚誠，使我父遠走高飛，平安無事，這女子祝告已畢，站起身形，立於棹案以旁，只見那丫環跪倒在地，叩頭說道，神佛菩薩在上，我名叫春花，自打幼年之間，來至飛龍島，蒙老夫人百般痛愛，視同親生之女，派我服侍我家姑娘，時下我們天王爺扯旗造反，我們老夫人與我家小姐，心中可是萬分不願，無奈良言難勸執迷人，天王爺不肯聽從，弟子我有三件大事，拜求神靈，保佑於我，第一件求神靈保佑我家天王爺早早悔悟，免受國法，第二件保佑我們老夫人，逢凶化吉，平安無事，第三件我家小姐，今年二九一十八歲，知書識字，滿腹才思，還學會了全身武藝，無奈終身無靠，但願神靈保佑，能許配一位年貌相當，有情有意的夫婿，夫唱婦隨，百年偕老，我甘願長齋拜佛，報答神恩，說罷不住叩頭，然後站起身形，只聽那女子長歎一聲說道，春花，現時正在緊急之時，你為何還顧什麼終身大事，你趕緊收拾香案，隨我回房去罷，丫環答應一聲，將香案送於亭中，然後手提燈籠，在前引路，往前面去了，小環心中讚歎，暗道蕭道榮乃是爲非作惡之人，竟有這等賢孝女兒，我將蕭道榮殺死之後，必要打救此人，脫出此島，小環這麼一沉吟只見前面之人，已然去遠，小環暗自後悔，說道，我雖然來至天王宮，無奈不明地理，不知蕭道榮在於何處，適才我就該隨定兩人，前去尋找，現時二人已然去遠，這便如何是好，小環想至此處，又一轉念，暗道，蕭道榮決以不能離了這座天王宮，我在此細心尋找，定然能以尋見，小環想罷，連忙退步向前，只見迎面乃是一道花牆，垂花門緊緊關閉，小環向上一飛身，膈背搭住牆頭，向內觀看，只見牆內乃是一座小小院落，並無燈光，小環飛身越過牆來，鹿伏鶴行，在窗外竊聽多時，房中並無動靜，然後又向前走，出了月亮門，只見高樓迎面，樓光燭光閃爍，小環

順着樓梯上得樓來，只聽房中有人說話，正是適才在花園焚香女子的聲音，只聽這姑娘說，春花你知道我父在何處安歇，丫環說，適才我到老夫人房中，也曾問明我姐姐秋月，他說天王爺今晚傳出話來，要在攬月樓安歇，不轉內宅拉，小環在此窗外，聽得分明，心中歡喜暗道：蕭道榮既有一定住處，這就易於尋找，看起來此人今夜該當死在我手，若不然這房中之人焉能如此湊巧，偏偏我行至此處，他二人却講起此事，小環一面暗自歡喜，也就轉身下樓，向左轉出庭院，向前走不甚遠，只見畫棟雕梁，房屋高敞，上房以內，燈光明亮，房中有人說話，小環四顧無人，連忙湊至窗外，側耳細聽，只聽有女人聲音說道，秋月你這孩子，自打幼年之間，來至此地，我見你孤苦伶仃，心中萬分憐恤，實指望我能以與你，尋一門當戶對的人家，將你聘送出去，也好得其葉落歸根，收緣結果，可有一節，你們天王爺，不肯聽從我母女二人之良言戒勸，一心要扯旗造反，與大清國爲仇作對，眼看此山難保，因此你的終身大事，我也就顧不得了，但願你等到此山被清兵攻破，你向欽差大人台前，鳴冤訴苦，就說你乃是良民百姓的女兒，無端被賊人擄進島來，那時節欽差大人必然能以諒情，將你釋放，你下得山去，投奔你母舅家中，暫避一時，日後再另作打算，又聽有女子聲音說道，老夫人你可別如此着想，我自從進入島中，你老人家百般痛愛，視同自己親生女兒，我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你老人家大恩大德，時下大清兵不是前來攻島嗎，我們天王爺，若是能以殺退官軍，保全山寨，固然是我求之不得，萬一若被清兵攻破，大清國官兵殺進島來，我定然要與你老人家寸步不離，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我決以不是忘恩負義，貪生怕死之人，到在危急之時，捨下老夫人不管，小環在此窗外，心中明白，知道房中這婦人，乃是蕭道榮之妻子，時下正然與丫環談心，據兩人之言

聽聽來，就知道這位老夫人慈祥和藹，待下人甚爲有恩，因此這丫環才有意以死相報，小環點了點頭，轉身離了此處，又向各處尋找，找來找去來至一處，只見高樓插天，樓上燈光明亮，樓窗外點着四盞氣死風燈，光亮非常，簷前懸着牌匾，斗大金字，乃是攬月樓三字，小環心中甚喜，暗道蕭道榮的住處，居然被我尋着，該然我辦此一件大事，這也不枉我進山一回，小環抬頭望天，只見參橫斗轉，天氣已然是三更已過，連忙邁步向前行走，只見迎面門樓高大，四週紅牆圍繞，當中雙門大開，懸掛四隻紅紗燈籠，甚是光亮，小環也是藝高胆大，並未加一番計算，連忙舉步踏上白石的台階，猛覺階石一動，只聽支樓一聲，自上面落下來一隻鐵網，不偏不斜，將小環罩在網中，修造這鐵網之人，也夠損拉，四面淨是純鋼打造的尖釘，非常銳利，人在網中，若是微微活動，這鋼釘就要刺入皮膚，小環心說罷了，我今日被獲遭擒，賊人若是一刀將我殺死，倒覺爽快，若是將我囚禁起來，不死不活，那有多難受，小環正然焦急，猛見一條黑影自迎面而來，少時那人來至切近，一伸手摘下來一盞紗燈，細細向網中照看，然後將燈籠掛在原處，只見他脚走萬字勢，行至門旁，一伸右手，將門上銅寰，用力向左擰了三遍，只聽支樓一聲響，這鐵網忽悠悠飛上空中去了，小環再看那人，只見他站在迎面，向自己點手，小環心說，但不知這是何人，前來打救於我，我倒要趕上前去，看一看明白，小環想罷，舉步就追，只見那人在前緊行，來至逍遙樓以後，站住身形，小環也就追至切近，低聲問道，尊駕打救我脫此凶險，請說出姓名，久後也好報此大恩，那人低聲說，在下獨角獸馮林是也，自從青峯山被女英雄攻破，我來至此處，可並非是甘心從賊，不過是暫避一時，有機會我要倒反飛龍島，時下我在此島中，我自討的差使，防守天王宮，此地不可久留，急速出島，若被巡

山之人遇見，那時節多有不便，此後天王宮也就不必再來，只因消息機關，非常厲害，誤入其中，輕則帶傷，重則廢命，我也不敢久站，女英雄多加小心，後會有期，馮林說罷轉身急忙去了，書中代言，上文書小環在河南辛安集外，若是不釋放獨角獸馮林，今兒在此天王宮遇險，也就無人打救，定遭不測之禍，常言說得好，得饒人處且饒人，人生何處不相逢，閑言少敘，且說小環見馮林去遠，也就不敢停留，連忙順着山路，勾奔後山而來，此處前後來過三次，道路非常熟悉，剛然來至回雁峯下，只見迎面排開一隊軍士，燈光明亮，刀槍影裏，當中站立一位寨主，但見此人，身材高大，穿青掛皂，黃焦焦的臉堂，掃帚眉，雙睛突出，獅子鼻，連鬚落腮的胡子，相貌十分凶惡，手提金釘狼牙棒，分量甚是沉重，書中代言，此人乃是鎮守迴雁峯大寨主，病太歲戴天章，此人帶領七位寨主，五百婁兵，在此迴雁峯鎮守，只因此處乃是後山必經之路，峯前緊接逍遙樓，乃是緊要所在，因此選派這位病太歲，在此防守，且說這日晚間，有把守鷹愁澗之寨主，青面虎史通，派人到各處送信，言說有大清國的奸細，自後山進入島中，乃是一位青年女子，各處必須要一體嚴拿，原來青面虎史通，自討的差使，把守鷹愁澗，手下三十餘名婁兵，分班看守縋山繩索，又在山梁以上，相度地勢，修蓋草房十間，分派婁兵，在此存身，婁兵之中，就有人出主意言說，何不將繩索拉上山來，也免得大清國奸細，自此入島，再說我們也就不必日夜看守，史通搖頭說，我之心意，乃是安排香餌釣金鯪，將繩索照常放下山去，只要有奸細自此入島，我伸手將他拿獲，送入島中，豈不是大功一件，爾等只管小心防守，單等有人進山，速速稟我知道，這日晚間，乃是王二李三的班，兩人自黃昏接班，天到三更時下，就該交班拉，這接班之人，到在嶺上，只見靜悄悄，並不見王二李三的蹤

影，兩人大吃一驚，連忙稟知史通，史通甚是驚疑，分付點起燈籠，帶人在各處一找，在亂草叢中，將二人尋獲，將二人放開，又掏出了口中衣襟，仔細一問，才知道有一位青年女子自此入島，史通不敢怠慢，派人到山中各處送信，所有五老峯，北天門，迴雁峯一帶等處，全然知道了消息，各位寨主，點齊婁兵小心把守，又派出人位，巡查各處，登時之間，這後山一帶，遍處是人，燈光照耀如同白晝，小環來至迴雁峯下，已然被婁兵瞥見，齊聲吶喊，說道，拿呀，可別放走了大清國的奸細，病太歲戴天章，分付趕緊鳴鑼聚衆，登時之間，病太歲手下七位寨主，一個個全然來到，戴天章分付各按方位，不許放奸細逃走，又派人繞路勾奔大王廳聚義廳，各處送信，趕緊齊隊將來捉拿奸細，然後這病太歲戴天章，手提金釘狼牙棒，邁步向前，高聲說道，我把你這大胆的奸細，竟敢於黑夜之間，來至飛龍島送死，你來看，山前山後，已然撤下了天羅地網，你縱然脅下生出雙翅，只怕也難以冲出重圍，小環見面前有賊兵佈滿，身後又無退路，心說罷了，我梁小環未死在天王宮，却要死於此地，我奔走一夜，身上乏困，腹中飢餓，這面婁兵一片，我焉能殺出島去，這真是生有處，死有地，未成想我命喪於此，小環正然沉想，獨見一位寨主，奔自己而來，小環將心一橫暗道，事如此，我算是豁出去拉，殺一個夠本，殺兩個我還剩一個，到在危急之時，我必自刎一死，也免得被獲遭擒，小環想罷，也不肯答言，回手抽劍邁步向前，兩手捧定寶劍冲病太歲，分心就刺，戴天章見寶劍來得甚快，不敢怠慢，向左一閃身，一舉狼牙棒泰山壓頂，向小環頭頂便落，小環撒步坐腰，然後再擊劍進招，常言說得好，一夫拚命，萬人莫擋，小環見賊人阻路，自居是孤掌難鳴，因此就算紅了眼拉，將自己的絕招，施展出來，與病太歲殺在一處，衆婁兵也就四面圍來，高

舉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光亮非常，小環也是急勁，恨不能一劍將賊人殺死，然後再殺出重圍，因此才施展絕招與病太歲一來一往，殺得難分難解，到後來只覺脚步遲緩，鼻渦鬢角，津津見汗，劍招也敵不如以先之銳快，這病太歲乃是飛龍島內出色的人物，久經大敵，其先見小環劍招甚快，刷刷不住向自己致命之處遞來，自己也就不敢大意，真關是勢，封閉躲閃，存了十二分的小心，後來動手也就在十幾個照面，只見這女子，香汗浸淫，嬌喘微聞，劍招也就透着緩慢，戴天章心中大喜，心想，照這樣看來，再有個十幾個照面，此人也就得被獲遭擒，病太歲想到此處，將手中金釘狼牙棒招數加緊，棒帶風聲，呼呼直響，這時候小環氣力更是不繼，手中寶劍，這算遞不進招去，也只好招招架架，不住向後倒退，心說罷了，到在這般時候，我爲何不自刎一死，難道還要單等被擒受辱不成，小環想至此處，留神尋一機會，也好退在一旁橫劍自刎，正在這一般時候，猛聽鑼聲一片，喊聲不絕，這空谷傳音，分外來得響亮，書中代言，這迴雁峯寨主，病太歲戴天章派親信之人，去見飛龍島水旱兩軍大元帥聞天桂，言說有大我國的奸細，進入島中，時下在迴雁峯，正然動手，聞天桂聞言，分付鳴鑼聚衆，少時人位已齊，聞天桂開言說道，時下有大清國奸細，自後山入島，前來攪鬧，衆位寨主，必須要努力向前，務必將此人擒獲，衆人齊聲答應，各自抄兵刃，隨向聞天桂，勾奔後山而來，內中只有神箭手千里飛俠孟子彬心中驚異，不知道是何人獨探飛龍島，連忙越衆向前，施展夜行術，向後山飛跑，少時越過了逍遙樓，來至迴雁峯，只見面前燈光照耀，如同白晝，一隊戛兵，圍得水洩不道，老俠客登在路旁臥牛石以上，擡頭觀看，只見這劍手之人，乃是一位青年女子，身穿青色夜行衣容顏甚是俊美，老頭子心中明白，就知道此人乃是以前偷探逍遙樓，被自己勸走

的那位女子，老頭子綁着此女，已然氣力不支，劍招遲緩，堪堪就要落敗，老俠客心說，我孟璋若不打救此女，他的性命，定然難保，可有一節，時下我又不能出頭露面，前去脅助此女殺出重圍，這便如何是好，老頭子爲難多時，猛然想起一人，暗道，金頭獅子武瑞公，在我管中隱居已久，只因我一向事忙，無暇尋找暗道，未能送此人出島，今夜晚間此女自松山而入，這後山僻靜之處，必然有出島道路，我何不回得房去，將此事說與武瑞公，叫他即刻動手，幫助此女，殺出島去，老頭子越想自己這主義越對，連忙飄身落於就地順着原路，要回自己營業書中代言，老俠客孟子彬，那夜晚之間帶領武瑞公，去至后山，尋我出山道路，武瑞公行到道遙樓下，不該執意要查看樓中兩位道長舉劍，飛身上樓在樓窗以外被仙長所擒，此事在上文已然表明，且說武瑞公被仙長帶進樓中，一位仙長於蒲團以上落坐，二人口念無量佛，仙長呂道明，一指面前的太師椅子，說道，你且請坐我有話問你，武爺見老道慈眉善目，並無凶惡之氣，也就點頭說道，但不知二位仙長有何話講，仙長微笑，說道，你姓字名誰，黑夜之間，在窗外窺探，但不知所爲何事，武爺一想，憑自己全身武藝，竟被這位道長不費吹灰之力，擒至房中，看起來這兩人的武學，可真是出神入化，非等閑可比，自己既然來至此處，也就別打算逃走，也更不必隱瞞自己姓名，生死有命，害怕也是爲用，武爺想至此處，這才源源本本，說出自己姓名來歷，可沒敢提出老俠客孟子彬，相救的話來，只說被囚之後，乘隙殺死看守之人，逃至山洞以內藏躲，今夜打算尋我出山道路，不覺來至此地二位仙長聞言，俱名點頭說道，武瑞公你既然是大清國的奸細，按理說我二人就該將你送至天王殿，交與蕭天王發落於你，無奈我二人平生的體性，就是不願出其不意乘其無備就將人擒下，練武之人，講的是憑武學占



勝，不可暗算於人，今夜晚間你被我二人所擒，乃是你無防無備，我有意放你逃走，不怕你心中不服，前來尋找我等報這被擒之仇，只要你武學好，有胆量，你只管來，我二人並不惱你，你看如何，武爺說二位仙長，既有此意，我甚是佩服，無奈現下天色堪堪就要大亮，我也難以出島，此事如何是好，呂道明說，你只管在此逍遙樓下安身，去留在你之便，不怕具乘機前來行刺，我二人也不能怪你，武瑞公說，如此我先謝謝你老人家，仙長說罷，喚出小道士，將武爺引至樓下安身，武爺在逍遙樓一住數日之久，總也未見二位仙長之面，這日晚間，武爺心想，我在此無益，何不回轉水師營，見過孟老俠客，商議出島之計，武爺想想，乘小道士睡熟之際，暗中溜將出來，順路下山，來至水寨，輕叩孟子彬船艙，老頭子探首觀看，見是武瑞公，大吃一驚，連忙將武爺讓進艙來，問明被老道擒後之事，武爺細細一說，老俠客說這二位人算何等心意難道並非是實心幫助飛龍島不成若不然既拿住了大清國奸細，爲何不送交天王殿，兩人猜疑不解，過了幾日，藍面天王蕭道榮，將全島兵權，全然付與聞天桂執掌，聞天桂也就不便回轉水寨，必須要坐鎮大寨以內，遇事也好發衆施令，指揮全軍，因此就在聚義廳義院，選爲自己的住宅，兩旁住的是兩位軍師，一位是小諸葛田文廣，一位是賽陳平秦宗義，宅後又造成一座院落，住的是老俠客孟子彬，聞天桂將孟老俠客，留在自己宅後居住，乃是爲了朝夕之間，師兄弟二人，可以細談心事，又派追風趕浪臥犀牛仇亮公，獨自坐掌水師營，孟老俠客這時候，已然於暗中將武瑞公帶到自己住宅，也難爲老頭子，終日提心吊胆，又得陪同聞天桂商議迎敵之策，又得着管自己住宅，怕的是有人前來尋查奸細，幸而孟子彬待下人有恩，將身邊幾名伺候自己的髮兵，全然收作了心腹之人，因此這金頭獅子武瑞公，雖居虎口，安如泰

山，本來是憑一位堂堂副帥，又是聞大帥的師兄，無事誰敢來至副帥府。孟老俠客一心要與武瑞公尋一出島機會，無奈大清兵壓境結營，山寨以內，事情是接二連三，每日非常之忙，因此也就無暇前去尋出島之暗道，武瑞公也不願即時出島，只因他心中還要在此島中，作一倖驚天動地之事業，然後再脫出此地，這夜晚間，武瑞公被鑼聲從夢中驚醒，連忙磨踪攝足，奔出房來，側耳一聽，只聽這鑼聲一路奔往後山去了，武爺心中驚疑不止，暗道：「不知這後山有了何等事故，武爺正然疑惑，只見迎面來了一人，武爺向黑影一退步，細看來人身段，乃是孟老俠客，及至那人來至切近，仔細觀看，果然來者便是神箭手考俠客孟子彬，原來老頭子自後山一路向回跑，剛剛跑出半里之遙，只見聞天桂帶領眾位寨主，迎面而來，聞天桂見了孟老俠客，連忙問道：「兄長可知這這奸細在於何處？」孟老俠客說道：「這奸細乃是一名青年女子，時下已然被戴寨主率隊包圍，大諒難以逃走，我只怕此人還有黨羽，攪鬧聚義廳，因此我要回去查看一番，賢弟你自管率領眾位寨主，去至迴雁峯，這天王殿聚義廳等處，我必派人嚴查，老頭子說罷，急忙與聞天桂分別，一路奔至自己宅院，與武瑞公相見，言明後山之事，武瑞公道：「此事依老俠客之意，不知該當如何？」老頭子說：「事不宜遲，你趕緊前庭放火，以亂軍心，聞天桂見島中起火，必然率眾前來查看，那時節這女子豈不是能以闖出重圍，你於放火之後，必須順着山僻小路，去至後山，尋着那位女子，隨在他的身後，一同出島去罷，你千萬不可出頭露面，以免聞天桂等人，對我生出疑心。」武瑞公聞言，點頭說道：「如此我走了，你老人家救我不死，此恩日後必報。」武爺說罷，急忙回房取出兵刃，帶在腰中，然後又尋了火種，連忙飛身出了庭院，夠奔廚房而來，書中代言，武爺公在此島中，一住兩月之久，凡是島中各處，全然熟悉，他就知

道距此不遠，有一廬廚房，乃是蕭道榮專爲聞天桂等人所備，且說武爺竄房越脊，來至廚房，取出火種，將院中柴草點起火來，登時之間，黑烟湧起，接着便是火光一片，武爺不敢怠慢，連忙夠奔後山而來，且說聞天桂帶領衆位寨主，來至廻雁峯下，衆嘍兵見聞大帥來拉，刷拉一聲，閃開一條道路，聞天桂見當中果然有一名女子，與病太歲戴天章，殺在一處，這女子劍招遲慢，步法散亂，堪堪就要落敗，聞天桂回頭向衆人說道，列位寨主，須要小心在意，千萬別放此女脫出重圍，衆人一齊答應，各自留神觀看，這時候這女子氣力更是不加，再有幾個招面，也就要被奪遭擒，正在這般時候，猛見火光一片，冲天而起，衆人扭項觀看，齊說道乃是天王殿起火，聞天桂大吃一驚，連忙吩咐衆人回寨救火，病太歲戴天章，正然要將此女擒下，猛聽衆嘍兵齊聲吶喊，說道，不好了，天王殿起了火拉，戴天章心中大驚連忙撒步坐腰彎出圈外，擡頭觀看，只見天王殿火光冲天，心說可了不得拉，此火必是大大清國奸細所放，看起來這島中必是進來無數奸細，這便如何是好，戴天章這麼一出神，青衣女俠就算有了救拉，小環擎劍觀看，只見衆賊人蜂擁回寨救火，所剩下的也就齊抬頭觀看火勢，這時候正是八月上浣，金風已起，火藉風勢，非常猛烈，將半邊天都照紅拉，小環心說我不趁此時逃命，還待何時，想罷暗中抽身，闖出人叢，施展夜行術，夠奔山後而來，一路之上，可不敢粗心大意，只檢無人之處，夠奔鷹愁澗，原來天王殿起火，把守各處之寨主，各自分派嘍兵前去救火，所剩餘之寨兵寨主，也不過就在自己寨前，列開隊伍，堵拿奸細，小環從僻靜之處，繞路來至鷹愁澗山梁以上，這時候天色已然大亮，東方堪堪就要紅日高升，小環扭項觀看，只見飛龍島，萬峰相連，餘烟依然是瀰漫晴空，小環點了點頭，暗道但不知道火是因何而起，若說是人有放火，解我

之圍，可有一節，除我之外，再無第三人進入島來，這飛龍島中，焉有人肯其暗助於我，若說是無人暗中打救於我，這火早也不起，晚也不起，爲何單單起在我堪堪落敗之時，賊人若不是四散救火，我此時已然被賊人所擒，細想起來，此事令人好不明白，小環正然向山下出神，猛見一人，自山下如飛而來，這時候小環已然嘆過一口氣來，見來人堪堪來至切近，心說這必是賊人前來追趕於我，待我用暗器傷了來人性命，然後再闖下山去，小環想至此處，連忙將袖箭備好，在山梁以上，站好身形，但等來人夠上步位，就要發出袖箭，焉想到山下來人，並非是賊黨，正是金頭獅子武瑞公，原來武爺放火已畢，藏在暗處，少時聞天桂率領衆人前來救火，武爺不敢露面，連忙暗溜出寨來，武爺在山中足有兩月之久，山中地理，甚爲熟悉，檢山僻小路，向後山而來，牽藤附葛，渡澗登山，只選無人之處，向前行走，及至天光大亮，已然來至鷹愁澗下，一路之上，武爺不住各處觀看，只不見這女子在於何處，心中不免着急，暗道我若是不能與此女相遇，我也就難以脫出此島，天光大亮，又不能回轉孟副帥的府下，這便如何是好，大英雄心中犯愁，萬般無奈，也只得向前混走，猛然有女子聲音喊道，賊人休要追趕於我，看我暗器取你性命，武爺聞言，連忙抬頭，只見白亮亮一物，自迎面飛來，夠奔自己的咽喉武爺連忙矮身形，剛然躲過去，第二支又夠前心打來，武爺急忙向旁面一閃，第二隻袖箭落空，第三隻又到箭奔自己左跨，武爺一抬腿將箭躲開，這金頭獅子武瑞公對青衣女俠有救命之恩，不料這青衣女俠，見着武爺之面，迎面就是三隻袖箭，這也就是武爺武學甚是高明，才能將箭躲開，若不然輕則帶傷，重則當場喪命，其實青衣女俠，可不知道這來人，不但是賊人黨羽，而且還是自己救命恩人，再分若是知道，他決然不能恩將仇報，且說武爺連躲三隻袖箭

然後高聲問道，這位女英雄聽真，難道說你便是被賊人困在迴雁之人不成，小環道只我便是，你有什么話講，武爺搖手說道，我乃是大清營中，金頭獅子武瑞公，被困此山，兩月有餘，昨夜晚間，我見女英雄你被困甚急，因此才出頭放火，解你之圍，我有意拜求女英雄帶我出島，身離險地，不知意下如何，小環聞言，點了點頭，暗道怪不得天王殿起火，原來島中尚有這麼一位奸細，若非此人打救，定遭不測不禍，看此人面帶忠厚必然無詐，再說此人穿章打扮，也非賊黨，小環想至此處，開言說道，既然如此，尊駕速隨我來，說罷轉身向前而行，猛聽身後鑼聲大作，知道這乃是賊人將火救滅，二次前來追殺，小環頭也不回，與武爺一前一後，來至鷹愁瀾嶺上，只聽一捧鑼聲，迎面一拉溜站立三十餘名嘍兵，懷中各抱定趁手兵刃，雄糾糾，氣昂昂，精神百倍，爲首一人，穿青掛皂面如鍋鐵，黑中透亮，濃眉闊目，高鼻梁，四字口，雙睛突出，面貌甚是凶惡，手操樸刀，單等斯殺，小環高聲喊道，前面賊人聽真，我既敢進入飛龍島，也就並沒將你等放在心上，有不怕死的，只管攔阻於我，原來青面虎史通，派人探聽奸細的消息，後來這探事之人，前來稟知，言說迴雁峯戴寨主，正然與奸細動手，史通吩咐齊隊，帶領手下嘍兵，在此鷹愁澗把守出山之道路，天光大亮，忽見山下來了一男一女，史通手操樸刀，迎上前去，小環剛要抽劍迎敵，武瑞公在後喊道，女英雄且慢動手，待我取賊人狗命，武爺說罷，向前一聳，史通一擎手中樸刀，用了一手迎風劈柳，刀奔武爺的面門，武爺傲然一閃身，史通一刀剝空，也因這小子一股子猛勁，身子隨着樸刀，向前張，武爺手脚是何等爽利，趁勢一掌，將史通打倒在地，蒼郎郎一聲，鋼刀出手，落在一旁，武爺一伸右脚，踏住了史通，回頭向衆嘍兵說道，你等閃開道路，還則罷了，如若不然，我要了此人性命，衆嘍兵，

你看我，我看你，萬般無奈，刷拉一聲，閃在兩旁，武爺一抬脚，毛腰將史通舉將起來，向山下一擲，說道，你趕緊回轉大寨，搬取救兵去罷，這金頭子獅武瑞公，當年在京城，三拳兩脚，降伏了野熊，乃是天生的勇力，青面虎史通，被武爺向山下一拋，骨碌碌，滾出多遠，幸喜身會武學，兩手抱頭雙腿護住命門並未受了損傷，史通落於山下，聞天桂也就到拉。史通迎上前去，述說方才之事，聞天桂聞言，傳令隨後緊追，及至衆人來至嶺下，並不見兩人蹤影，原來小環與武瑞公已然闖出了龍潭虎穴，且說武爺將史通擲下嶺去，然後隨着小環來至洞邊，幸喜繩索仍然垂於山下，小環一指此繩，說道，尊駕自此下山，自有人接應於你，武爺說，還是女英雄在先而下，待武某在此斷後，小環搖頭說，不必謙讓，喊聲漸近，追兵堪堪就到，你說趕緊下山去罷，武爺無奈，毛腰拾起繩索，緊緊握定，一步步落下山去，小環抬頭向飛龍島觀看，只見殺氣騰騰，喊聲大作，小環不覺點了點頭，暗中說道，飛龍島千軍萬馬，人多勢重，從今以後，我可就不便再存輕視之心，小環估量着武瑞公已然到在山下，也就不敢怠慢，連忙取繩在手，猛見追兵也就到在嶺上相距就在不足半里之遙，小環一矮身形，順繩而下，少時衆位寨主來至繩索附近，聞天桂頓足說道，我等位衆多，今好細從容出島而去，天王爺問到此事，我等該以何言答對，聞天桂說罷抽出寶劍，向繩索一揮，撲魯魯一聲，這繩子墜落山下，斬草除根。此後也就無人自走進入飛龍島拉，且說小環剛然腳踏山後，只見適才絕山之巨繩，撲冬一聲，沉於水底，不覺點了點頭，說道，從此以後休想再探飛龍島這段舊的節目，乃是青衣女三探飛龍島，第一次逍遙樵遇劍仙，第二次誤走連雲山莊，打救談笑將軍馬如龍，與少俠客浪裏飛行銀面太保羅超，第三次遇險天王宮，獨角獸馮林出頭打救，前後進島三次，明知飛

龍島好像是龍潭虎穴，而這位女俠，生就的俠肝義胆，只爲一心要除惡人，也就不肯畏懼不前，憑一位輕年女子，居然能有這等俠義行爲，所以才有流芳名於後代之價值了，閑言少敘，且說青衣女俠，抬頭觀看，只見這位大清營將官馬如龍，正然立於船頭，與武爺敘話，原來馬爺在山根之下，睜着兩眼，不住向山嶺以上觀看，口中不住念佛，說道，蒼天后土，過往神靈，山神土地，你們大顯神通，保佑這位好心的姑娘，平平安安，下得山來，回與我必然滿斗焚香，烏牛白馬，報答神恩，直到天光大亮，還不見動靜，馬爺長嘆一聲說，完了眼見這位姑娘，不是命喪島中，就是被賊人所擒，此後我老馬危難之時，再無人打救於我了，馬爺正然自言自語，猛見自山上繩下一人，馬爺心中一喜，說道，謝天謝地，他老人家可回來拉，及至那人來至切近，馬爺艾約一聲說道，這可不是母的，乃是一位公的，這必是賊小子知道我老馬在此山下，故此派人前來奏我，馬爺剛要吩咐寶兄弟趕緊撥船逃走，只見那人已然來到了山下，馬爺仔細觀看，這才認出來人，乃是金頭獅子武瑞公，馬爺艾約一聲說道，你是老武呀，你是人是鬼，我們哥倆可不錯，我聽說你已然喪命飛龍島，死在逍遙樓二位牛鼻子老道之手，我心中甚是惱怒，正要替你報仇雪恨，你可別來此顯魂驚嚇於我，武爺傲然一笑說道，馬老爺你要聽真，我等乃是習武之人，不可信神信鬼，我武瑞公可是一人，你休要生此疑心，馬爺說你怎麼沒死呀，武爺心中不悅，暗道這東西必是盼我死呢，正在這般時候，姑娘也就到拉，輕輕登上小船，向武爺說急速登船，不必在此久待，馬爺連々向小環拱手，說道，女英雄你真成，我老馬以爲你此番必然命送此島，誰料想你老人家，倒平平安安回來啦，我甚是佩服，小環一聽馬爺說的不像話，也不答理他，吩咐水手搖船，夠奔柳葉波，寶亮搖頭說，不成不成，船小人多

船難活動，非沉入水中不解，馬爺說你你二人不是會水嗎。你們何不跳下水去，推船而行，竇亮說誰會水呀，馬爺說臨行之際，我不是也會問明你二人，會不會泗水，你不是說不但會水，還說中在能以開目見物，有吃有喝還能以住個十天半月的現時怎麼又說不會啦，竇亮說你老人家是沒聽分明。我是說在水淺處能以如此，在水深的地方，我可不敢，馬爺說但不知你兄弟二人能有幾尺深的水性，竇亮說也不過半尺深罷了，馬爺說你這小子真可恨，竟敢與我談諧，我非委你不結，說着就要動手，武爺剛要伸手相攔，猛見一隻大船，如飛而來，這才伸手指，向馬爺說道，馬老爺你來看，那邊有船來了，馬爺回頭觀看，果見一船，破浪而來，不覺一愕神，說道，這必是賊人船隻，前來捉拿我等，這便如何是好，小環傲然一笑，說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又何必驚慌失色，馬爺搖頭說，女菩薩你老人家不知道，我馬如龍在陸地以上，準能以對付對付，惟有在此水面，我可算玩完，賊小子不來可算萬幸，若是來了，我非完不結，衆人正然敘話，只見來船已至切近，只見船頭站立兩人，穿藍掛翠，一般打扮，面如敷粉，目若朗星，俊品人物，馬爺哈哈一笑說道，這可不是賊黨，乃是我老馬的朋友來拉，書中代言，來者非是別位，乃是少俠客錦貌子何義，與玉面小如來何鳳，弟兄二人，乃是奉了老俠客楊德威之命，前來接應馬如龍，原來馬如龍奉命出營探賊，一夜未回，楊老俠客心中着急，暗道，馬如龍面帶忠厚，乃爲福相，因此才能以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昨且我派此人探賊，一夜未回，不知何故，難道遇見何等意外之事不成，老俠客想罷，分付有請何氏弟兄，少時何義何鳳，進帳行禮問有何事面諭，老俠客說道，我派你弟兄二人，駕快船一隻，巡查馬如龍之下落，諸事須要謹慎在意，若是與賊人相遇，萬不可冒險貪功，致生不測，何氏弟兄，連聲答應。



，回得轉來，收拾完畢，帶好兵刃暗器，出帳找妥水手，駕坐快船，分付船奔飛龍島竹城水寨，少時來至飛龍島外，只見竹城緊閉，防守甚嚴，碧水汪洋，並不見馬如龍之蹤影，這時候就在辰時左右，少爺何鳳，分付水手，船奔後山，也是無巧不成書，在後山根以下，正與馬爺等人相遇，馬爺一抬腿，先登上大船，回頭點手說，武爺你倒是上船呀，提防小船沉入水底，將你帶往龍宮去見龍王敖廣，武爺也不理他，回頭向小環說道，女英雄請登大船，一同回轉大營，小環搖頭說道，二位只管回營交令，我還有事在身，不能與尊駕同往，且將此小船，借我一用，送我去至柳葉渡，不知尊意如何，馬爺插言說道，你老人對我有救命之恩，我不是早已說拉，你借我頂上人頭都是現成，這隻小船又算什麼，可有一節，欽差大人，蒙你老人家暗中打救，三次未死，他老人家可是萬分感激，非叫我請你至大營不結，再說時下大清兵攻打飛龍島，正在用人之際，你老人家千萬別走，即可隨我等去見欽差，也好協助破賊，我們欽差大人，也好當面謝過救命之情，小環正色說道，我已然講明，我施恩不望報，再說我與欽差大人並不相識，我只知道救忠臣孝子，救節婦烈女，盡其天職義務俠義之道，你們大人，也不必向我道謝，我勸你此後再休提起此事，武爺陪笑說道，女英雄既不肯去至大營，可否將姓名告訴於我，我等回營之時，也好稟知大人，小環說，我闖蕩江湖之上，永未以我姓名告訴他人，我喜穿青衣，以此為號，亦無不可，諸位不必在此久待，即時回營交令，單等擒賊立功，煩勞傳語欽差大人，為國盡忠，與民除害，另有高人暗助，我區區之事，不必置念，小環說罷，湧身一躍，登上小船向寶亮說，即刻搖船勾奔柳葉渡，寶亮弟兄二人，不敢怠慢，搖櫓開船，向東去了，且說馬爺眼望小船不住點頭，說道，好樣的，憑一位輕年女子，能以於黑夜之間，出入賊

巢，比我老馬，可以算作勝強百倍，少爺何義說道，馬老爺這位女子，但不知怎麼一段事，馬爺這才將昨日探賊，如何被賊人追至柳葉渡，如何與此女相遇，送此人入島探賊之事，細說一遍，何氏弟兄齊聲說道，如此說來可以算作奇女子了，馬爺回頭見武瑞公仍然立於山石之上，眼望小船出神，馬爺點手喚道，武爺你倒是上船呀，難道你還不忍離了飛龍島不成，武爺也不答言，飛身上船，與何氏弟兄相見，說明留身島中之事，水手扯起布帆，趁着風勢，船奔大營而來，少時來至水師營，內中只有武瑞公心中不勝傷悲，回想當日只爲有飛龍島黨羽，去至公館行刺，欽差大人，幾乎遭其毒手，我自覺保護不週，與面上無光，因此一怒勾奔飛龍島，要與羣賊拚命，也是我命不該絕，才有老俠客孟子彬，暗中打救，於今足有兩月之久，我才能以脫出險地，重回大營，細想起來，我當日不該逞血氣之勇，背着大人，去至賊巢，幾乎命喪飛龍島，今日面見大人，還須當面請罪，這時候何氏弟兄，已然進入大帳，向楊老俠客稟道，馬謹衛回營，另外還有武瑞公，脫出飛龍島，與馬如龍同在帳外候命，楊老俠客聞言甚喜，分付一聲，傳他等進帳問話，少爺何鳳，二次出帳，向馬武二人說，楊老俠客請二位帳中相見，馬武二人，連忙答應，隨何少爺進帳，馬爺先上前，稟明探賊之事，老俠客點頭說道，馬謹衛你多有辛苦了，且回帳休息去罷，待我派人，與你紀功一次，馬爺又說現有武瑞公失陷飛龍島兩月之久，昨夜晚乘機脫出島來，要當面參見，楊老俠客分付有請，武爺自外而入，向老俠客說道，老俠客在上，武瑞公有禮，老頭子一打量武爺，見此人面如淡金，堂堂儀表，精神跑滿，心中甚爲歡喜，武義士免禮，落坐敘話，旁面有人過來，與武爺設下座位，武瑞公落坐，開言說道，武某適才問明馬謹衛，知道你老人家爲國家出力，執掌帥印，爲三軍司帥之主帥，憑你老

人家的武學名譽，經驗閱歷，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剿平飛龍島當然易如反掌，武某不才，此後還望老俠客多加指教，使我能以隨在你老人家之後，殺賊立功，博得個封妻蔭子，裕後光前，老俠客聞言哈哈大笑說道，我楊德威，風燭殘年，已至暮景，在江湖以上，雖說是薄有虛名、其實乃是一般朋友，看重於我，百般謬譽，可是無真實本領，蒙欽差老大人，採及虛譽，委派重任，自受命以來，寢食不安，只怕有負老大人託付之重，所幸三軍用命，將士效忠，與賊人見仗，還不至敗北，武義士你身負絕藝，老大人自北京，將你調至軍前，老朽也會聽說你獨自一人，闖進虎穴，視龍潭如坦途，賭羣賊如鼠狗，胆識兼備真乃是英雄好漢，老朽我甚是佩服，但不知在飛龍島中，情形如何，老朽願聞其詳，武爺目視兩旁，老頭子心中明白，知道其中定有機密之事，這才分付兩旁衆差人退出帳外，然後問武爺，說道，有何等言語，只管講來，武爺這才將如何闖入飛龍島，如何言語不合，與賊人動手，後來力盡被擒，如何要當場自盡，後來被囚土牢，有神箭手千里飛倏孟子彬，出頭打救，隱居山中，後來又如何夜探逍遙樓，被老道所擒，自料必然被老道送交蕭道榮，將我處死，不料想這老道如何即時釋放，如何又回轉孟老俠客府下藏身，直到昨夜晚間，如何在天王殿放火，打救被困之女子，這才自後山脫出，回轉大營，詳細訴說一遍，楊老俠客手拈海下胡鬚，沉吟多時，然後開言說道，武義士你失陷虎口，兩月之久，竟能以平安脫險，可喜可賀，老俠客孟子彬，人在飛龍島，心在大清國，此事老朽早已知道，惟有這逍遙樓中兩位道長，若說是甘心從賊，既然擒住武義士，就該送至天王殿，交與蕭道榮，爲何釋放不究，任你自去，若說不是真心從賊，憑兩人的名譽，也不至於吃裏爬外，反覆無常，這事老朽我甚是不解，但等二人出頭交鋒之際，我

必要以言語探詢，也好知其實意，兩人正然敘話，有差役進帳稟道：「欽差大人，聽說武老爺回營，派小人前來相請，到在旱寨問話。」楊老俠客說知道了，差役退出，老俠客站起身形，帶領武爺，出了中軍帳，捨船登陸，勾奔旱寨，武爺見水旱兩寨，緊緊相連，旌旗招展，形勢甚是雄壯，兩人進得營來，行至中軍帳外，有人自帳中出來，向二人說道：「大人有命，武爺不必通報，即刻入帳。」武爺答應一聲，邁步進帳，只見欽差大人，端端正坐，兩旁人位甚衆，武爺連忙搶步行禮，說道：「草民武瑞公與大人請安。」大人分付免禮看坐，武爺說老大人在此，焉有草民的坐位，大人說：「義士不必過謙，落坐也好敘話。」武爺謝過大人恩典，轉身與衆人相見，然後側身落坐，只聽大人開言說道：「兩月以前，武義士不辭而去，本院甚是放心不下，也曾派人隨後追趕於你，後來聽說武義士已然進入飛龍島，本院更爲驚心，今日幸喜平安回營，但不知如何才能以回得營來，武爺見問，這才將一切之事，細說一遍，老大人點了點頭說道：「原來如此，你獨探賊巢，這也算你大功一件，且與你記上功勞簿。」武爺連忙攔說道：「草民背着大人，私自闖入賊巢，仰仗老大人之洪福，才得以生還大營，老大人不怪罪，也就是萬幸，豈敢領功，大人說，本院念其你不顧生死，進入賊巢，力戰羣賊，寧死不辱，因此才要與你記功，你也不必推辭。」武爺忙與大人道謝，忽然有把守營門兵士，進帳稟道：「現有飛龍島差人，前來投書，大人一愕神，目視楊老俠客，說道：「老英雄你可曾知道這人的來意，老俠客微笑，說道：「只怕是前來約戰，且將來人，喚進帳來，一問便知，說罷，分付兵士，帶領投書之人，進帳問話，兵士答應一聲，退出帳去，工夫不見甚大，只見自帳外進來一人，但見此人，身材高大，背闊腰圓，黑臉堂，大圓眼，高鼻梁，口如血盆，面貌甚是凶猛，身穿青洋縐的褲褂，膈

背上搭着一件青綢子夾襖，足登青細布千層浪的洒鞋，光頭沒帽子，梳着剪子股小辮，身後背定包袱，只見此人，昂然而行，來至帳中向上一抱拳，說道，衆位請了，在下自飛龍島而來，乃是奉了蕭天王之命，來此下書，楊老俠客說道，但不知你叫何名字，那人說，我復姓東方，單字名明，在江湖以上，有人送號，叫做邁步登山，在此飛龍島，當一名巡山寨主，今奉蕭天王與聞大帥所差，前來下來，楊老俠客說道，書在何處，東方明伸手在胸前解開麻花扣，取楊包裹，從內中取出一封信來，手擎書信，向上問道，但不何人折看此信，旁面有差人過來，收信接在手中，呈與欽差大人，大人又遞與楊老俠客，說道老英雄你且看信中有何等言語，將老俠客伸手接過信來，折開觀看，只見信中寫道，『飛龍島蕭天王謹致書於大清國欽差王大人，爲曉以大義並約期，以決雌雄事，伏思自古及今，英雄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余自幼年，從師習藝，二十餘載而學成，憑手中之兵刃，雖不算作縱橫宇宙無其敵手，而一般練武之人，亦並未放在我之眼內，古人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我雖身負絕藝，惜未遇識我之人，明珠埋於土內，鬱鬱而不得志，如此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豈非日就暮景，殘年欲盡，老死窗下，豈不可惜，因思及漢高祖乃一亭長耳，斬蛇起義，成帝王基業，而我又偶得飛龍島天險勝地，於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而遂慨然欲效，古人之圖成大業，義旗一揭，天下豪傑，蜂擁而來，不數年間，猛將如雲，戰士如雨，兵強將勇，糧餉如山，以此圖功，何事不舉，識時務者呼爲俊傑，爾王義安圖功名榮利，而欲以卵擊石，螻蟻之微，何能撼泰山之重，爾勝固有功，戰敗則首領不保，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能知勢達務，作我肱股之臣，則列土分茅，我不敢薄彼於爾也，若執迷不悟，存心欲與我相見於兵戈，則兵敗之日，乃爲汝喪命之時，事須三思

，以免後悔，茲派巡山寨主東方明，赴爾營投書，須知飛龍島帶甲之士十萬餘衆，噓氣成雲，揮汗成雨，久經訓練，悉爲勁旅，爾清兵烏合之衆，何堪一戰，爾欲降則降，不降則於明日辰刻，列隊湖上，以分勝負，勿結營境上而遲遲不前也，謹曰」，楊老俠客看完此信，勃然變色，圓睜二目，向東方明說道，蕭道榮水泊一草寇耳，妄思叛逆，遲早必敗，也敢強詞奪理，投此無用之書，真令人氣惱，大人說道，但不知書中有何等言語，楊老俠客連忙將信呈上，說道，老大人且請過目，大人接書在手，從頭至尾，細看一遍，冷笑說道，飛龍島乃是彈丸之地，蕭道榮乃是不學無術之徒，今日也敢前來以書信威嚇本院，還要勸本院捨身從賊，這真乃是夢想，我大清國應天命，順人心，興起於關外滿洲，吳三桂去至瀋陽借兵，驅除李闖，因此才入關定鼎，成爲一統之基業，歷代相傳，君王有道家家樂，天地無私處處向，八方向化，四海昇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全國之內，桑麻遍野，男耕女織，各安生業，惟蕭道榮既爲大清國之百姓，不思奉公守法，報君王水土之恩，反要圖謀不軌，國法森嚴，焉能令其逍遙法外，本院奉旨提兵而來，名正言順，飛龍島早晚必破，蕭道榮不思悔悟前非，請罪轅門，今日反要投遞無用之書，真乃不知自愛之徒，大人說罷，又向楊老俠客說道，此事該當如何，楊老俠客將書信接在手中，向東方明面前一拋，說道，這等書信，留此無用，你即可帶回山寨，說與蕭道榮，以後休要來此等無益之信件，我也不便修回信，明日會戰，也就是了，東方明面神色自若，毛髮拾起信來，說道，兩國相爭，信使往還乃是常有之事，也不可如此凌辱於我，楊老俠客聞言，微笑道，東方明你聽真，當日我們大人派馬護衛與羅少俠客，去至飛龍島投書之時，你等竟將二人，囚禁土牢，要害二人一死，幸有高人從中打救，二人才得回轉大營，今日你來

此投書，按理說，就該將你梟首示衆，無奈你乃無名之人，將你殺死，也無多大用處，你就逃命去罷，東方明冷笑說道，我既敢前來下書，我也就將生死置於度外，你若是將我殺了，倒成全了我拉，只因我乃是飛龍島之義士，受蕭天王之恩待，粉身碎骨，難以報其大恩，這不但我東方明是如此，就是島中所有各位寨主妻兵，人人樂爲蕭天王效死，你營中馬如龍，前次去至島中投書之時，只因他並無實學，一肚子壞水，專與飛龍島衆家寨主，爲仇作對，因此才有蕭天王傳令，將他押在土牢，要報仇雪恨，也是此人命不該絕，才乘機逃跑，我東方明來至清營，乃是以禮而來，你等要將我拿下，刀山油鍋，我並不懼怕，楊老俠客笑道，適才我已然講得明白，你乃無名之輩，我也不殺你拉，你也就不必在此多說少道，你就請罷，東方明將書信仍然包在包袱以內，背在身上，轉身要走，只見鐵胆俠何瑞，附在楊老俠客耳旁，低聲說了幾句，楊老俠客點了點頭，高聲說道，東方明你且慢走，我有話問你，東方明聞言，轉過身來，橫眉豎目，氣冲冲問道，還有何等話說，楊老俠客道，當日你等於黑夜之間，擾鬧我的白雲莊，聽說你口口聲聲要殺我一門良賤，不知可有此事，方東明一翻二目，說道不錯呀，那日晚間，去殺你一門老幼，可就有我在內，也是你機警非常，有了預備，因此我等無功而返，你今日問起此事，難道還要報此仇恨不成，老俠客笑道，你要殺我全家老幼，乃是我私事，今日我也不便在此大帳以內，與你動手報仇，我只問你，我楊德威有何得罪你等之處，要滅我全家，東方明哈哈大笑說道，楊德威你休要明知故問，你與蕭天王有口盟金蘭之好，你不與蕭天王共圖大事，還則罷了，你不該私通大清國，洩飛龍島的底細，又帶領大清國奸細，私探黑風莊，你女兒又於中途路上，將被擒的欽差救走，有這等可惱之事，因此蕭天王，才派我等前去殺你全

家，只可惜沒能以殺成，東方明話未說完，欽差大人勃然大怒，向兩旁之人說道，你等將此賊拿下，綁出營門斬首，以解本院心頭之怒氣，兩旁差役，答應一聲，如狼似虎，過來就要動手。楊老俠客，連忙相攔，說道，老大人且息雷霆之怒，此人雖然是可恨，惟有一節，今日若將他斬首轅門，飛龍島賊人聞知消息，必然說我大清營中將帥等人，無容人之量，不如將他放回山寨，也叫賊人知道大人以仁義待人，再說殺死東方明，與飛龍島毫無損傷，且叫他逃命去罷。老大人怒氣不息，伸手指東方明，說道，若非楊老俠客替你求情，本院必然叫你刀頭作鬼，此處不許你久留，你即刻出去罷。東方明冷笑一聲，轉身向帳外就走，馬如龍心中一動，連忙越衆而前，向欽差大人與楊老俠客，說道，據卑職看來，賊人東方明，來至我們大營，只怕不但是爲投遞書信，只怕要暗中查看營寨，卑職我要將此人送出大營，留心嚴防於他，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大人點頭說，馬如龍你粗中有細，本院甚爲歡喜，馬爺一滋牙，說道，大人你老人家若是處我與常拉，你就知道我老馬是一位幹員，大人享了一聲，心中不悅，只因馬爺所說，不像官話，老大人可也沒發作，這乃是有容人之量，常言說宰相肚內能行船，並非是說，當宰相之人，肚腹之中當真能以行船，也不過就是量大能以容人也就是了，閑言少敘，且說馬爺見大人面目一沉，自己知道將話說錯拉，也就不敢多言，轉身退出帳來，只見東方明正然一步三搖，向外而走，不住左顧右盼，向各處觀察，馬爺高聲說，明兒慢走，我要送你一程，東方明猛聽身後有人喊叫，回頭見是馬如龍，連忙站住身形，開言問道，你爲何大呼小叫，馬爺說，我好奇心好意，與大人討令，特來送你回轉飛龍島，東方明說，我又不是不認識路徑，何必用你相送，馬爺文約一聲說道，明兒小子，你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壞人，我因爲你乃是小



賊，我們營中將士，見賊就紅眼，我怕他們背着大人，將你害死，因此我才趕來護送於你，來罷，我們爺倆，一路而行，東方明勃然大怒說道，馬如龍你是什麼東西，嘴裏不乾淨，找我的便宜，別說惹起我的性子，一拳將你打死，馬爺說明兒你別發橫，你在我面前，你乃是晚生下輩，我不叫你一聲明兒小子，該叫什麼呀，你們大帥聞天桂，乃是我的盟姪，我前日進入飛龍島，就是因為有我盟姪在於島中身為大帥，遇事必能護庇於我，我才敢前去投書，若不然要了我的命，我也不敢去，你乃是我盟姪聞天桂手下之頭目，因此我才叫你一聲明兒，東方明說道，馬如龍你不可背後罵人，我們聞大帥乃是赫赫烈的人物字號，焉能有你這麼一位盟叔，再說你前日進入飛龍島，我們聞大帥並未提起此話，可見你這東西，乃是信口胡說，我也不便與你多費言辭，我要走拉，你就多加小心罷，將來你若是落在我們飛龍島，各位寨主的手中，你也就休想活命，東方明說罷，轉身向外就走，馬爺緊隨在後，說道，明兒小子，我說聞天桂是我盟姪，你不是不肯信嗎，你看着罷，你們大帥，早晚必歸服大清營，前日我到在飛龍島，聞天桂當着衆人之下，也不便與我訴說心事，夜晚之間，才將我請至他的府下，在我面前，叩頭行禮，央求我設法開脫他的罪名，只因他只怕清兵破崗之日，玉石俱焚，性命不保，當時我也曾指點他脫身之計，他才暗中派人，將我送出飛龍島，若不然你們巢穴以內，消息厲害，我又地埋不熟，我焉能平平安安回轉大營，東方明冷笑說道，馬如龍你休要在我面前，施展這等反間的計策，以為我能認假為真，回山稟知蕭天王，解了聞大帥之兵權，你說是也不是，馬爺一笑，說道，明兒我說這話，你愛信不信，不信就算我自說，東方明說，此事若是真的，你也不對我洩露這等機密，馬爺說小子你看着罷，專到隨頭，你就知道我這話是真是假拉，兩人說着話

不覺已然來至湖邊，馬爺說明兒你上船罷，我不送你拉，東方明一想，這夠多冤，無故被壞馬叫我一陣明兒小子，我總得想法子消消我心中怒氣，這小子面頭一皺，計上心來，笑哂哂說道，馬爺衛你真是好人，我東方明來至大清營，衆家都像仇家似的，一個個登圓兩眼，恨不得將我一口咬下一塊肉來，惟有你，能以優待於我，還能親身送我出營，沒別的，我謝謝你能，東方明說着話，身子向前湊，馬爺不知是計，問道明兒你要怎樣謝我，東方明容着湊至馬爺面前，夠上步位，伸右手，在馬爺面前一恍，接着身形一矮，伸右腿，用的是掃堂的工夫，馬爺並沒提防，被東方明蹄倒埃塵，東方明用右脚踏在馬爺胸膛，冷笑一聲說道，馬如龍你信口胡說，竟敢叫我明兒小子，我告訴你說我是你的太爺，馬爺說別鬧別鬧，我們爺倆可不鬥這個，東方明毛腰，右左開弓，打了馬爺兩個耳光子，只打得馬爺兩腮發熱，馬爺艾約一聲，說道，東方明你真損，我好心前來送你，你不該抽冷子暗下無常，將我蹄倒在地，你這算何等英雄，東方明並不答言，揮拳就打，馬爺不住艾約艾約直喊，這地方距大營有半里多路，馬爺喊破咽喉也無人答言，正在這般時候，猛見有兩人如飛一般，自正西而來，尙有一箭之遠，只聽在前之人，高聲喊道什麼人竟敢在此行凶打人，我羅超來也，書中代言，來者非是別人，正是浪裏飛行銀面太保少俠羅超，與白國良，原來二人奉命出營接應馬如龍，與何鳳張春芳等人，兩人出得營來，一路夠奔正東，只因將道路走錯，因此也就未與馬爺等人相遇，且說白羅二位，一路之上，說說笑笑，夠奔正東，天到日色平西，也並不見馬爺等人，在於何處，白國良開言說道，賢弟你來看，紅日西沉，天色堪堪向晚，你我並不見馬如龍等人在於何處，這便如何是好，羅超說道，你我未見衆人之面，也不便回營交令，只好往前而行，尋一鎮店，安宿一宵，

明日再走，不至於不能尋見衆人，白鶴點頭答應，兩人又向前走，這時候已然是黃昏以後，荒郊曠野，晚靄蒼茫，向四處觀看，並不見村落鎮店，兩人急急向前而行，越向前走，天色越發昏黑，天上星斗佈滿，東方一鉤新月，猛見面前一條黑影，刷拉一閃，如飛向北而去，兩人全都看見拉，白爺回頭向羅少俠客說道，賢弟你看此地如何有了夜行之人，你我追上前去，查看一番，你心意如何，羅少爺點頭說道，如此甚好，兩人說罷，連忙施展夜行術，隨後就追，追來迫去，前面黑影不見拉，却黑壓壓閃出一片房屋，兩人來至切近，抬頭觀看，只見紅牆圍繞，乃是一座廟宇，山門緊閉，左右鐘鼓二樓，甚是雄壯，湊至山門以下，只見牌匾以上，刻着風月庵三個大字，白爺低聲向羅少爺說道，我等所追之人，必是進入廟中，你我越牆而入，細細查看動靜，你看如何，少爺點頭答應，兩人撤步坐腰，丹田提氣，聳上牆來，單胳膊在牆頭，抬頭觀看，只見院中迎面高台階，一拉溜七間正殿，兩廂各有配房，漆黑並無燈光，兩人飛身越牆而過，蹣足潛蹤，進入月亮門，只見乃是一所跨院，刀勺亂響，人語不絕，兩人躲在黑暗之處，仔細觀看，見是一座廚房，這位廚師夫是一位胖子，爐火甚旺，正然忙着炒菜，旁邊站立兩位小女道士，看年紀只多不過十六七歲，兩人一般，身穿藍細布道服，青緞子圓領，頭上髮髻，漆黑光亮，往臉上看，桃腮粉面，杏眼珠唇，甚是美貌，這兩位小女道士，一個手盤木盤，單等廚師夫向盤子以內放菜，那一個小道士，一手提着酒壺，一手提着一隻白紗燈籠，兩人說說笑笑，少時廚師夫將菜炒熟，用瓷碟盛好，放在木盤以內，說道，你們快走罷，別在這地方鬧拉，內中一個小女道士說道，劉三你是嫌我們，趕我們走呀，我們若是無事，你請我都不來呢，今晚因爲來了一位貴客，因此我師夫才派我們前來取酒取菜，若不然大黑夜裏，你

想看看我們，你都萬難，那一個小道士又說，劉三你不是嫌我們嗎，說句真的罷，我們打心眼裏還嫌你呢，彌勒佛一般的大肚子，腰養酒缸，一點也沒長着愛人肉，你看後面來的這位，那才是一塊肥羊肉呢，兩人說着話，一前一後，出了廚房，向後面去了，白爺心想這兩位小道士，所說的言語甚是不雅，連忙向羅少爺一打手勢，兩人飛身上房，穿房越脊，來至一所院落，只見迎面五間正房，燈光明亮，房門大開，房簷以上，掛着一對白紗燈籠，上面寫着風月庵朱紅大字，房中一張八仙棹子，滿棹酒菜之類，一男一女，對坐飲酒，這女子年紀也就在二十左右，上身穿水紅色綢子汗衫雙袖甚短露出兩隻雪臂，下身穿蔥心綠的夾袴，紅緞子繡鞋，兩隻金蓮，瘦不盈握，往臉上看，只見此女，眉彎柳葉，口細櫻桃，面容亞養三月桃花，甚是嬌艷，足夠十成人材，真可以算作桃羞杏讓，柳妬鶯慚，無奈滿臉蕩意，非是正人容顏，頭上高挽髮髻，料是一位女道士，對面那男子，年紀大約三十餘歲，身穿青綢子夜行衣，細腰窄背，面如敷粉，脣似塗硃，甚為俊美，無奈眼光發散，兩腮甚瘦，乃是貪淫好色之像，兩人飲酒談心，看樣子甚是狂蕩，羅少爺心中不悅，暗道身在空門以內，就該掃地焚香，參悟禪理，此女陪男子飲酒說笑，必然是不守清規之人，我羅超不見便罷，既然被我看見，我焉能容留爾等，少爺想罷，飄身落於就地鹿伏鶴行，繞至後窗以下，側耳細聽，只聽那女道士說道，我把你這小沒良心的，昨夜晚間，我在庵中，等候於你，一夜未眠，才將我忘在腦後，又聽那男子說道，賢妹你不必多疑，昨日乃是我兄長壽誕之期，府下來了許多朋友，我幫着我家兄長，設宴款待，因此也就未能脫身，若不然我焉能不來，就拿賢妹你待我這份情意說罷，我也不能中途變心呀，一日妻百日恩，我決不是忘恩負義之人，那女子撲赤一笑，說道，艾約你這人，當真不

禁玩笑，我乃是一句戲言，你看你急得這樣子，來罷，你再吃一杯，天氣不早，我們也該睡拉，兩人在房中說笑不值緊要，只將窗外少俠客羅超，氣得氣冲兩脅，冷笑一聲說道，我把你們這無羞無臊的狗男女，宣淫佛門，死有餘辜，來來，待我將你等處死，也叫你等去作風流之鬼，房中男女二人，一聽此言，大吃一驚，連忙將燈光吹滅，接着黑忽忽從房中拋出一物，巴達一聲，落於院中，乃是一張椅子，上面蒙着一件衣服，這男子在前，女子在後，從房內登到院中，厲聲問道，何處大胆狂徒，胆敢攪鬧風月庵，多管大太爺的閑事，羅少爺來至男女二人面前，只見這男子手中一把鬼頭刀，這女子手中是兩把雌雄劍，羅少爺伸手一指人說道，佛門壽地，乃是清靜禪林，你二人作出此事，真是猪狗不如，誅惡人即是善念，我要取你二人狗命，那女子藉着月光，仔細將羅少爺打量多時，這才艾約一聲說道，你這人嘴上太以不留德拉，憑你乃是一位文質彬彬的一位書生，能有何等能為，也敢在我面前，說出這等狂言大語，羅少爺回手取刀，一按彈礮，咯崩一聲，鋼刀出匣，將刀匣放在一旁，這男子擎刀就要動手，這女子連忙相攔，說道，你且慢動手，你且站在一旁，與我觀陣，待我將此人拿下，這女子說罷，款動金蓮，夠奔羅少爺，笑吟吟說道，我且問你，你家住何處，姓字名誰，今晚來至風月庵，倒是所為何事，少爺說，我乃是無名氏，今晚乃是特來殺你二人，那女子聞言，說道，我告訴你說，別說是你，就是當代劍俠，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你若知其時務，你趁早說出你的姓名來意，其中或與你能有一段好處，如其不然，我可要開殺戒拉，旁面那男子過來說，我們那有工夫與此人說長道短，賢妹你且靠後，待我取他性命，這人說着話就要動手，這女子連忙伸手相攔，面目一沉，說道，不許你動手，你再若從中打攪，我可要惱拉，那男子無奈，只得

站在一旁生氣，羅少爺一擊手中刀，說道，賤人休走，看兵刃取你，說着話刀隨聲到，用的是蛇吐信的招數，刀奔女子的咽喉刺來，這女子不慌不忙，微然一閃身，用左手寶劍，一壓羅少爺的鋼刀，右手寶劍力劈華山，夠奔羅少爺頭頂，少爺連忙閃身，兩人差招換勢，殺在一處，這女子動着手見羅少爺刀法純熟，乃是受過名人指點，心中暗含着佩服，兩人一來一往，將手也就在十幾個照面，猛見這女子，虛施一招，扭轉香軀，向後便退，聳出兩丈有餘，右手動寶劍，交與左手，右手向懷中一伸，取出一物，黑忽忽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只見手擊此物，二次上前，向羅少爺說道，看我法寶取你，少爺一抬頭，只覺一陣奇香，刺人腦髓，一時他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咕冬一聲，栽倒在地，蒼郎郎鋼刀落於埃塵，這男子趁勢向前一發，冲着羅少爺舉刀就砍，這女子一伸寶劍，將那人鋼刀架住，氣橫橫問道，你這算何意，男子說，此人攔風月庵，誤了你我好事，而且還敢口出不遜之言，我心中甚是惱怒，因此我要將他殺死，那女子冷笑一聲說道，這地方乃是風月庵，殺人不殺人，其權在我，也不關你之事，你若願意殺人，你回到你們龍虎灘去殺，這地方可不許你殺人，這男子聞言，點了點頭冷笑一聲說道，我明白拉，女子說，你明白什麼呀，男人說，我今夜晚間才知道你乃是水性楊花之賤人，對我乃是虛情假意，這也是怨我不如此人長得俊美，這女子說道你今晚才明白嗎，可惜你明白晚拉，那男子頓足說道，就是罷，我走拉，女子說你走可是活路，越走越遠，轉灣看不見拉，那男子說，可惜我被你虛情假意，愚弄我許多日子，從今往後，我才知道你這位女子乃是人盡可夫無恥的東西，女子聞言，蛾眉倒豎，杏眼圓睜，用手巾寶劍一指，惡狠狠說道，你要走你就快走，你再在我面前多說少道，可提防你的腦袋，那人冷笑了笑，轉身登房而去，這女子自言

自語說，趁早走，小子也不拿起鏡子照一照，一付豬八戒的咀臉，也想吃天鵝肉呢，這女子左手持寶劍，毛腰用右胳膊將羅少爺夾在脅下，轉身進入房中，暗中摸索，將少爺放在牙床以上，將兵刃放在床頭，回手點起燈光，又仔細向少爺臉上，端詳多時，滿面堆歡，取出絲帶子，將少爺倒剪二臂，然後從棹案以上，取過一隻瓶子，向手掌以上倒出來一點白色藥面子，湊至床前，輕輕向羅少爺鼻孔一吹，羅少打了兩個嚏噴，艾約一聲，一睜二目，只見自己被人倒剪兩臂，放在床上，已然是被獲遭擒，面前站立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正是適才與自己動手之人，少爺一翻身坐於床沿，低頭無語，這女子撲赤一笑，一手搭在少爺肩頭，恨吐嬌聲開言說道，我問你，你倒是姓字名誰，家住何處，家中可曾取下了妻室，少爺一擡頭怒冲冲說道，我把你這賤人，男女之間，授受不親，你竟這般不顧羞恥，成何體統，你既將少爺我用邪法擒住，要殺要割，你給我個爽快，你又要拉拉扯扯，可別說我罵你，那女子並不生氣，一伸右手，在少爺左面腮上狠狠一捏，撲赤一笑，說道，你這人可惜有這一幅容貌，說起話來，怎這等的無情我明告訴你說罷，我爲了你，可趕走了一個拉，就憑小奴我這份姿容，若是與你結成百年夫妻，大諒你就就算心滿意足拉，這也是你臉上帶着人緣，因此小奴我今晚見了你，打心眼裏就愛，這乃是前緣已定，人力難違，來罷，我將你放開，我二人共入羅幃，成其美事，說着伸手就要與少爺鬆邦，少爺向後一閃，厲聲說道，我乃是奇男子大丈夫，焉能與你作出苟且之事，再說此地乃是清淨空門，你心存下賤，難道也不怕遭了惡報，我既被擒有死而已你又要纏我，我要罵拉，這女子聞言，仍不生氣，笑吟吟與少爺並肩而坐，仰着臉說，你這人可別想不開，天下都是男子趕着女的，可沒有像我這等纏着女子，來趕着你們男人，我明告訴你罷，我

殺的人也無數拉，誰人不知道我殺人，不眨眼，你若從下我的親事，你帶着我一走，我箱子裏總有幾千兩銀子，尋一個地方，置辦田產，歡歡樂樂，白頭偕老，那才是美滿姻緣，你若是牙崩半個不字，惹怒於我，我取你性命，可是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少爺說，你乃是淫賤之人，你要與我說長道短，要殺就殺，叫我應允苟且之事，勢比登天還難，這女子聞言，蛾眉倒豎，回手從床頭拾起自己兵刃，站起身形，用寶劍向少爺一指，說道，螻蟻尚且貪生怕死，何況你是一人，你若是應允我的親事，我不但是不能殺你，還要委身嫁你，這等便宜之事，打着燈籠也無處尋找，你可別想不開，少爺將二目一閉，說道，我不願與你這無恥之人交談，我情願一死，這女子說你當真死呀，就是罷，我成全你，你就是拉，說着話，將寶劍一舉，向少爺頭頸就落，容着寶劍堪堪落在少爺頭頸以上，這丫頭却消了氣拉，輕輕將寶劍放在少爺脖子上，撲赤一笑，說道，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說殺可就是不忍殺你，你快答應我的親事，一天雲霧豈不就立時散拉，這女子話剛說完，猛見閃閃一啓，自外簷進一人，却正是適才在院中，與這女子口角相爭，賭氣登房而去的那位男子，此人進得房來，向這女子說道，賢妹，你可真是一位癡情女子，此人既然甘願一死，你就不必再鍾情拉，你且閃在一旁，待我將此人結果了性命，這女子聞言，柳葉眉倒豎，杏子眼圓睜，用手中寶劍惡狠狠一指，說道，姓顧的你聽真，你三番兩次，從中打攪，難道說你就不怕死嗎，我也曾與你說明白拉，此地乃是風月庵，殺人放人，以至於我嫁人，這權限全在我自己，你也不配多管，我看在已往的情分，才叫你登房逃走，若不然你若走，也得將首級留下，現時我正與此人交談，你又闖進房來，難道你是鬼絆住你的兩腿，因此才去而復轉，一心要在今夜晚間，死於風月庵，那男子聞言，冷笑一聲說道，賢妹你聽真，誰



才我剛走到廟外，又想起你我二人，從前一段恩愛，賢妹你待我總算是深情似海，因此我才不忍離了風月庵，二次進廟，來至窗外竊聽多時，你與此人所說之話，我已聽了個滿耳，此人不明白風月之事，乃是薄情無義之人，何不將他殺死，我二人再享魚水之歡，賢妹你必是手軟，難以下手，你且閃開，待我取此人之狗命，這人說道又往前湊，這女子見這人，一心要殺死自己意中之人，可真惱拉，一伸手中右寶劍，勾奔那男子後心，說道，你先別殺他人，我先取你狗命，這男子聞言，大吃一驚，猛然轉身，寶劍已然到拉想要躲閃，可就來不及拉，就在這小子一愕神的工夫，只聽撲亦一聲，寶劍刺入左肩穴，深有二寸，這小子向後一退有心要發作，又惹不起人家，萬般無奈，長歎一聲，奪門逃走，這女子冷笑一聲說，小子你不是找死嗎，就憑你也敢多管閑事，這女子見羅少爺仍然低頭不語，連忙湊至少爺身旁，陪笑說道，你也看清楚拉，我爲了你將他人刺傷，你若不應允我的親事你豈不是過於負心拉，我告訴罷，適才被刺傷之人，姓顧名蘭江，江湖人稱戲花粉蝶，他與龍虎灘大灘王，錦毛獅子阮天龍乃是結拜好友，這位阮天龍，乃是湖北武昌府的人氏，交遍天下，現時可不在武昌府住拉，全家搬至龍虎灘，身爲灘主，手下能人甚多，專做無本錢的營生，我與顧蘭江二人，也有一段姻緣，無奈此人乃是緣林道，可不是我的終身可靠之人，我乍與你相見，就覺你才是我的稱心如意的丈夫，你我二人，郎才女貌，乃是天生嘉偶，小奴我姓焦名叫鳳雲，江湖有人稱爲我百花娘，我乃是山東濟南府，焦家鎮的人氏，有一兄長，名喚焦亮，人稱爲花面魔王，只因我家兄長與天涯莊，鐵胆俠何瑞父子，因事反目，力戰不敵，賭氣來至飛龍島人夥，數月無信，小奴我只爲尋找我的兄長，才來至風月庵，今夜與你相遇，這也是緣千里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你只

要應允我的親事，你的造化可算不小，少爺心中暗想，君是不應允此事，眼見性命不保，爲這等事，死在婦人女子之手，未免過於不值，我何不假意答應，但等此女將我鬆綁，我話中套話，問明龍虎灘的真情，然後我再乘機逃走，回轉入營交令，豈不是好，少爺想罷，兩腮微紅，說道，你對我這份情意，我甚是感念，其先我是不知道你對我是真情，還是假意，因此我也沒能點頭應允，現時我可看明白拉，你對我可是一片深情，沒別的，你得與我鬆綁，我應允此事也就是了，焦鳳雲，搖頭說，我見你未從說話，兩眼離神，心中必然另有一番打算，必是假意應允，我的親事，待我將你放開，你乘機逃走，我也不言你真心還是假意，待我與你寬衣解帶，先與我共入羅幃，我二人成完了親，有什麼話，回頭再說，焦鳳雲說着話，上前與少爺解衣服，少爺心中着急，說道，我既然應允你的親事，難道還能以騙你嗎，再說小姐你這份芳容，如花似玉，如我妻子，我平生之願已足，你就我放了罷，你就是趕我我都不走，焦鳳雲想了想，說道，就是罷，我放開你，可就憑你的心拉，常言說得好，癡心女子負心漢，你可要想開拉，可別辜負我這份情義，再說你就是跑也不要緊，我祭起法寶，也能以將你追回，這丫頭說着話，伸手將少爺放開，少爺站起身形，活動活動手脚，叫血脈散開，然後二次坐起床前，陪笑向焦鳳雲問道，但不知你的法寶，叫何名字，焦鳳雲微然一笑，說道，此物名叫奇香搖魂袋，乃是我恩師所賜，兩軍陣前，擒拿敵將，好像探囊取物的一般，少爺說，但不知有何等解救之法，丫頭一指，案上白琉璃瓶子，說道，你看此瓶以內，乃是白色藥面，即是解藥，若向你鼻孔一吹，立時蘇醒，少爺聞言，連忙站起身形，從棹案以上，一伸手拿起瓶子不住觀看，兩眼還不住打量這焦鳳雲，這丫頭向前將瓶子奪在手中，回手啓開箱子，向裏一放，然後咯崩一聲

將箱子鎖好，回頭向少爺說，這也沒什麼可看的，你看天色不早，你我安歇了罷，羅少爺說，我口中乾渴，有茶給我一杯，丫頭說，喝茶現成，我與你倒來，丫頭就從案上倒了杯茶，自己先送倒唇邊，了試溫涼，然後煽煽亭亭，行至少爺面前，向少爺唇邊一送，少爺向後一閃，接得過來，喝了一口，便不喝拉，少爺說，我問你一件事，這龍虎灘在於何處，丫頭說，從此向西北，走出四十餘里，有一條大河，名叫白沙河，河岸有一座大山，萬峯相連，山勢甚是險峻，山中可是非常平坦，一色是白沙平鋪，方圓甚廣，內中有一座村鎮，名叫龍虎灘，四面羣峯圍繞，山口河水甚猛，形勢甚是艱險，其先這地方住的是良民百姓，安分守己，自打去年，湖北武昌府錦毛獅子阮天龍來至此地，修造房舍，招聚江湖以上英雄好漢，作此強搶營生，其勢一天比一天興旺，羅少爺說，但不知道阮天龍是何等人物，丫頭說，提起這位阮天龍當年在江湖之上，大大有名，後來發了財拉，在武昌府置辦田園，就算享了福拉去年此人在武昌府辦壽酒席宴前，當着他一般朋友，言說自己平生，就好的是吃酒，聽說北京城裕王爺，家中有一件寶物名叫白龍碧玉杯，以此杯飲酒，冬溫夏涼乃是希世之珍，價值連城，若是能將此杯得到手中，平生之願已足，那時節就有阮天龍的朋友，名喚飛天夜叉陸文龍，立地瘟神陸文豹，親弟二人越衆而前言說甘願往北京盜杯，後來他二人果然將杯盜在手中，回轉武昌府，獻與阮天龍，阮天龍歡喜非常，立時邀請天下賓朋，辦了個賀寶大會，後來聽說北京裕王爺，懸出賞格，尋查此杯，又行文各州府縣，一體訪查，甚是緊急，阮天龍心中害怕犯案，因此攜帶家眷，來至龍虎灘，再作舊日無本錢的買賣，聽說此人，恐怕自己勢力孤單，暗中結交黑風崗寨主海底蒼龍方佩亮，單等緊急之時，也好彼此照應，這事我可是聽顧江說的，大說不是虛假，

書中代言，錦毛獅子阮天龍，派陸氏弟兄，偷盜裕王爺白龍碧玉杯，在上文書也曾表明，阮天龍將此杯得到手中，只怕犯案，才攜帶家眷，來至龍虎灘落草，招集能人甚多，後文書裕王爺見欽差王大人，大破飛龍島，手下多有英雄俠義，這才上殿勸本，當今老佛爺降旨，派王義尋查白龍碧玉杯，少俠客羅超，這才洩機龍虎灘，王大人移兵攻打，青衣女三盜碧玉杯，乃是一段熱鬧節目，閑言少敘，且說少爺聞聽百花娘焦鳳雲，言講龍虎灘之事，也就將此事記在心中，點了點頭說道我腹中有些飢餓，但不知有什麼吃的無有，焦鳳雲說道，吃食之物，我們庵裏，可是非常之便當，待我喚人去至廚房預備酒飯，丫頭說完話，探身向外喊道，玉仙玉鳳，你們二人倒是進來呀，這丫頭喊了半天，也不見有人答言，自言自語說這孩子必是睡拉，回頭向少爺說，你且稍候片時，待我出去喚人，丫頭說完話，邁步出房去了，小俠客羅超，見百花娘焦鳳雲，已然走出房去，心說，我不趁此時逃走，還待何時，少爺想罷，見自己兵刃，放在一旁，連忙上前拾起，不敢走前庭，怕的是與丫頭相遇，忙自後窗，用燕子穿雲的工夫，丹田一掙氣，自後窗飛身而出，容着身子落於就地，腰裏一疊勁，好俊的工夫，輕輕落於埃塵，辨明了方向，飛身上房，剛要飛出廟外，猛然心中一動，暗道，白國良與我一同前來，我被丫頭那法所擒，但不知他往何處去了，少爺想至此處，立刻上房手打涼棚，向各處觀看，就在這麼一延遲，可了不得拉，百花娘焦鳳雲，已然追趕來拉，原來丫頭到在自己弟子玉仙鳳仙二人房中，只見床上無人，心說這兩個孩子，必然是去至廚房去了，這丫頭三步兩步，來至廚房只見燈光明亮，進得房來，只見玉仙鳳仙姊妹二人，與廚師夫劉三，不知被何人網在一處，咀裏塞着東西，乾瞪着二目，就是不能說話，焦鳳雲上前先將玉仙玉仙二人救下，然後又將劉三繩扣解

開，三人將嘴中塞着的東西，掏出來一看，乃是油布，非常之不潔，三人乾嘔了一陣，焦鳳雲問道，你三人不知是被何人捆起來的，玉仙說，我們乃是來至廚房取菜取酒拉，猛然自外進來一位黃臉漢子，不容分說，將我三人捆起來，問師夫你老人家，使用的是何等噶器，其先我等不肯說，無奈此人問得太緊，刀壓脖子不說就要命，因此我才告訴他，此物名叫奇香奪魂袋，後來他又問有何等的解法，我說只有有師夫自己已有解藥，除此之外，再無解救之法，那漢子將我等口中塞了東西，出外去了，幸喜師父你老趕至此地，若不然我們也就悶死拉，百花娘焦鳳雲，聞聽此言，心中明白，知道被自己所擒之人，還有同伴的在於暗中，尙未露面，連忙回轉自己香閣，進得房來，機伶伶打一寒戰，被擒之人，蹤影不見，丫頭頓足說道，此人果然是位薄情無義之人，我一時不加仔細，被此人逃走，到嘴的鴨子又飛拉，這便如何是好，丫頭猛一轉念，心說大諒此人逃之不遠，我何不隨後追趕，丫頭想罷，從床上抄起自己兵刃，竄出房來，心想此人必不敢自後庭逃走，必然向廟後而去，丫頭飛身上房，穿房越脊勾奔廟後而來，凡事也是該着，少爺羅超，若不是尋找白國良，這時候總能以跑出一里二里，丫頭剛然前至後院，藉着星斗之光，只見少爺正然站在房上，向各號觀看，丫頭哈哈一笑，說道，我把你這無情無義之人，乘我不備，你登房逃走，我可真要惱拉，這回拿住你，非叫你去見閻王爺不解，就是應允我的親事也不成拉，丫頭說着就要勾奔少爺，羅少爺見跑也跑不了拉，心說罷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我既然難以脫身，我就與丫頭拚了罷，少爺想至此處，冷笑一聲，說道，無恥丫頭，你也過於不要臉拉，就憑少爺我是堂堂俠客爺的後代，焉能收你這樣下賤之人作爲妻子，你就拿命來罷，今晚我非將你殺死不解，少爺說着話，飄身落於就地，向房上點

手喚道，賤婢你下來，待我一刀將你殺死，也免在此世間，出醜現世，這丫頭可惱拉，兩腿一邁，落於埃塵，身子甚輕，一點聲音皆無，手執寶劍，向少爺說，你這人年紀輕輕的，嘴上過於損拉，你罵我什麼無恥的，又是賤婢拉，這是怎麼說的，難道你是成心要尋死嗎，我且問你，你自報是俠客的後代，你敢不敢報報你的姓名，少爺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羅名超，乃是濟南府清雲莊的人氏，人稱我做浪裏飛行銀面太保，子不言父，他老人家單字名榮，在江湖以上，誰人不知多臂俠的名氣，時下我父子二人，可不在濟南清雲莊拉，現隨兩江巡撫王大老爺，駐兵徽山湖查辦飛龍島，我乃是出營探賊，不成想遇，見了你這無恥丫頭，我將話說明，你就引頸受死罷，丫頭聞言，艾約一聲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你是羅超呀，你我是濟南府的人氏，你們清雲莊，距離小奴我的焦家鎮，可是甚近，我可不是外人，乃是鄉隣，這不是更好說拉，你收我作爲妻子，豈不是更透着相當，你應該知道你是隨着欽差要剿滅飛龍島，我哥哥花廳王焦亮，時下在此島中，身爲寨主爺，你我可是冤家對頭，可有一節，只要你回身轉意，收我爲妻，我必然協助於你，前去破島，不怕我爲你與我胞兄反目成仇，我都情願意，少爺一翻二目說道，丫頭你再休妄想，我豈肯要你這等的賤人，休走吃我一刀，小爺說着話，雙手捧刀向前探身，冲着丫頭軟脅就是一刀，焦鳳雲傲然閃身，說道，你也過於不量力拉，你乃我手下敗將，再動手仍得被我所擒，我勸你還是從下我的親事，你我郎才女貌，天生一雙美滿夫婦，少爺也不答言，仍然向丫頭致命之處遞刀，丫頭勃然大怒，回手取出奇香奪魂袋，在上風頭站好，就要向少爺打去，正在這般時候，猛聽焦鳳雲身後有人高聲喊道，賤婢休要逞能，看我這法寶，比你的玩意還厲害呢，焦鳳雲聞言，扭頭觀看，只見身後來了一人，兩

手裏擎着黑忽忽的東西，可不知道是什麼，丫頭剛要問你是何人，那人已然來至切近，只見他兩手一揚，原來是一木盆尿，惡味非常難聞，丫頭也沒加防預，這盆尿將衣服也澆溼拉，手中奇香搖魂袋也成了尿袋拉，丫頭又羞又氣，抹轉身形，黑影裏逃走拉，羅少爺看得明白，見此來人，正是護衛白國良，書中代言，白國良與羅少爺來至焦鳳雲房外窺探，後來羅少爺飄身落於埃塵，去至窗外竊聽，工夫不大，幾人動手，羅少爺被丫頭用邪法所擒，白國良心中着急有心出頭打救，一想就憑這個丫頭手中之物，冲着動手之人一舉，此人立時栽倒在地，是何等厲害，自己縱然下去，也是白費，還不知在暗中查看，乘其無備，再伸手打救羅少俠客，白爺想好主義，在暗中藏好身形，偷眼觀看，後來丫頭與顧蘭江口角相爭，顧蘭江賭氣登房出去，白爺聽二人所言，暗說這丫頭必是看中了羅少爺這份容貌，既然如此，羅少爺也就死不了拉，待我尋找小女道士，問明這是何等的邪法，該用何物解救，白爺想畢這才到在廚房，將男女三人細將起來，逼問焦鳳雲手使之物叫何名字，後來才知道其名叫做奇香奪魂袋，只有他自己有自配的解藥，白爺將三人口中塞了油布，怕的是喊叫求救，然後轉出身來，站在院中出神，暗說道丫頭手中之物，過於厲害，並無解救之法，這便如何是好，大英雄沉吟多時，猛然想起一事，暗道是了，這奇香搖魂袋，必是邪法妖術，古書以上，也曾記載着此等之事，行軍佈陣，只要遇見使用邪術之人，須用不潔之物，迎頭一澆，也就能以破了他的妖法，我何不尋取污穢之物，前去打救羅少俠客，白爺想罷，急忙到各處尋找，找來我去，找至玉仙鳳仙二人的房中，藉着燈光各處一看，只見房門之後有一木盆，滿盆濁尿，白爺心說巧拉，這東西總夠了頭你受的，大英雄也不顧其味難聞，毛髮纏繞起來，走出房門，勾奔後院而來，剛然來至後面，只見

丫頭正與羅少爺答話，白爺心說，就是羅，你不是會邪法嗎，你看着我的，我一盆尿就夠你支持，白爺這才高聲喊叫，焦鳳雲回頭觀看，白爺用力向丫頭身上一潑，丫頭闔了個淋漓滿身，一陣惡味刺鼻，丫頭滿面通紅轉身從黑影裏逃走拉，且說羅少爺捏着鼻子說兄長，你從何處請來這不潔之物，這麼一下却將這賤人驚走拉，此處不宜久留，你我出廟去罷，白爺點頭應允，二人一前一後飛身出廟，且說白花娘焦雲鳳，乃是花面魔玉焦亮的胞妹，只生得容顏秀美，酷若天仙，無奈與他貪淫好色的胞兄住得久拉，耳濡目染，心中可也就生出了無限風月心情，可惜家中無合於心意之人，也只好臨風太息，望月傷心，午夜夢回，情思繚繞，上文書花面魔玉焦亮，在此焦家鎮外，搶奪良民之女，這女子的母親松林自盡，被鐵胆俠何瑞父子趕上，問明情由，這何氏父子才夜探焦家鎮，打救烈女，後來焦亮得知了消息，知道救走烈女之人，乃是天涯莊何氏父子，因此懷恨在心，夜晚之間，行刺天涯莊，當場落敗，賭氣捨了家業，去至龍島入夥，自焦亮走後，家中只有焦亮的妻妾等人，這天有焦亮的朋友，戲花粉蝶顧闌江，來至焦家鎮探訪焦亮，到在焦家一問，才知道焦亮走拉，夜晚之間，也就宿在焦家，這小子乃烏探花淫賊，在長江南北各地，作案甚多，官人捕拿未獲，上文書談笑將軍馬如龍，在泰安州拿獲了九朵梅花周旺，又被顧闌江知道了消息，却牢反獄，將周旺救走，兩人仍然在各處作案，後來有司衙門，追逼甚緊，這小子心中害怕，這才夠奔湖北武昌府，投奔自己拜兄，錦毛獅子阮天龍，後來阮天龍因為手中窩藏着北京城裕王爺的白龍碧玉杯，只怕事犯當官，因此才携帶家中老幼，來至龍虎灘落草為寇，只因手下人位嫌少，這才派人到各地請人，顧闌江才來至焦家鎮聘請焦亮，不料想焦亮早已去至飛龍島拉，顧闌江這小子，長得倒有幾分清秀，又被百花娘



焦鳳雲看見，兩人乃是乾柴遇烈火，醜事易於成就，後來顧蘭江向丫頭說，你我二人之事，一旦被家人傳揚出去，被大哥知曉多有不便，何不遠走高飛，以作久遠之計，焦鳳雲也甚願意，因此收拾細柔之物，乘家不備逃奔龍虎灘，行至鳳月庵見此處甚是幽靜，庵中只有一位年老女道士，二人於黑夜之間，將老道士殺死，將屍尸埋在庵後，這焦鳳雲就在此庵中存身，只因這了頭自幼練武胆量甚好，獨自一人，並無半點懼怕後來顧蘭江自外面尋來兩名少女，焦鳳雲收做弟子，賜名叫做玉仙鳳仙，教給二人練武，三人在白晝便是道家裝束爲的是遮掩衆人耳目，夜晚之間，顧蘭江是無夕不至，兩人甚是有情，這日晚間，焦鳳雲見羅少爺這份容貌，比顧蘭江勝強百倍，因此將顧蘭江趕走，要與羅少爺成爲夫婦，此事業經表明，不必再說，且說百花娘焦鳳雲逃走之後，見無人追趕，二次回廟，後文書黑風崗尋兄，用奇香搖魂袋，擒拿清營將官，要報今夜之仇，這是後話，暫且休提，且說白國良與少俠客羅超，兩人竄房越脊，離了風月庵，向東而行，仍然要尋訪馬如龍的下落，這時候也就在三更已過，兩人走出十餘里之遙，只見迎面黑忽忽一片，少時來至切近，見是一座樹林，枝葉甚是茂盛，兩人剛要邁步入林，猛聽有人喊道，此樹是我栽，此路是我開，有人從此過，留下買路財，小子們，你若是牙崩半個不字，沒別的，大太爺我就要，一刀一個不管理，白羅二人聞言，止住身形，抬頭觀看，只見從樹林以內，走出一人，手擎明晃晃鋼刀一把，攔住去路，白國良回頭向羅少爺說，賢弟你來看，山東地界，高山落草，松林剪徑，這種人何以如此之多，這黎民百姓，可不知道何日才得享其昇平之福，羅少爺點了點頭說道，兄長你也不必說出傷心的話來，這也是在劫數者難逃活命，你我也只好隨從欽差大人，盡人事以憑天命，眼前這不是有了截道的嗎，你且與我觀敵

略陣，待我迎上前去，伸手擒來，少爺說罷邁步上前，高聲問道，你這萬惡賊徒，竟敢於此黑夜之間，在此攔路行劫，難道說也不怕國家的王法嗎，只聽那人哈哈大笑，說道，我只知道，天黑放火，亮刀殺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王法，小子你今夜晚遇見了我，也就算是你年災月晦走的是背字運，你有何等貴重之物，立時獻出來，然後你兩眼一閉，脖子一伸，我克叉一聲將你殺了，豈不就完拉，少爺說，你說的倒是挺容易，惟有一件，你作此劫道營生，但不知所仗何物，那人說，你這人過於索拉，照理說，我可沒有工夫與你閑談，我手起刀落，要了你的命就得拉，可有一節，我這人也是心慈面軟，禁不住人家說好話，你不是問到這里嗎，待我告訴你，我在此找橫錢，可不是一天半天拉，我就憑我闖出來的名氣，與手中這把鋼刀，插花蓋頂，古樹盤根，會的是三十六路天罡刀，我自己一折變，演成了三百六十多手，這可以算作我的絕藝，提起我的名字，無論六扇門裏六扇門外，男女老幼，回漢兩教，是無有不知，無有不曉，少爺微笑，說道但不知你叫什麼名字，那人說，我若是說出我的姓名，只怕嚇破了你的苦胆，我家住北京城三河縣，姓馬名成龍，提起我來，你或頗有個知道不知道，若是提起我的胞兄來，大概你必能有個耳聞，只因他老人家出世甚早，武藝也算是高人一等，可有一節，若是與我相比，別看他老人家是我胞兄，可還差着一些，少爺說，你胞兄他叫何名字，那人說我胞兄他老人家，也姓馬，名叫如龍，江湖人稱談笑將軍，現在兩江巡撫王老大爺台前，身為隨營差官，他老人家只憑手中兵刃，要與飛龍島衆位寨主，分一個勝敗存亡，羅少爺聞言一愕神，心說，我怎麼未曾聽說馬如龍有這麼一位胞弟，少爺扭頭回頭，向白爺說道，兄長你這里來，白爺邁步上前，問賢弟有何話說，羅少爺說，你與馬老爺相處甚久，你可知道他有這麼一位

胞弟嗎，白爺搖頭說，我就知道他有一位胞兄名喚馬雲龍，在故鄉三河縣，務農爲業，乃是一位安守己的農夫，聽此人所說，只怕其中有假，我二人且將他拿下，帶回營去，交與馬老爺便知真假，兩人正然敘話，只聽面前那人，高聲喊道，你二人若是懼怕我們弟兄的威名，趕緊留下金銀，若是心中有個不服氣，來來你我大戰三百合，羅少爺回手拉刀，說道，就是罷，待我上前擒拿此人，說罷一伏腰奔至那人切近，說道，也別管你是誰，不怕你站着頂破了天，坐着榻陷了地，我也要將你擒住，那人說，你年輕輕的，難道也不怕死嗎，依我說你趁早別麻煩，趕緊拋兵刃，獻出財帛，饒你不死，羅少爺說，不成不成，我是耗子咬貓尾巴，非要找死不可，說着話，雙手捧刀，向那人胸膛便遞，那人一閃身，說道，你可別後悔呀，別說我將你傷了，你埋怨我手下無情，少爺也不答言，二次向前遞刀，刀奔那人小腹，只見他向後一退，少爺趕步上前，一伸右腳，只聽古冬一聲，將那人蹄倒在地，這小子倒在埃塵，鋼刀也拋出多遠，少爺趕步上前，用右足踏住那人胸膛，一舉鋼刀，說道，小子你不是說你身負絕藝嗎，爲何才這手就趨下拉，那人央告道，大太爺你老人家可別說這個，我小子那會什麼絕藝，只會的是挨打，可不打人，我說的不算，你老人家還能與我一般見識嗎，來罷，你將我放了罷，羅少爺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小子乃是淨會說大話，其實並無實在，我且問你，你倒是姓字名誰，家住何處，那人說我不是業經告訴你老拉，我姓馬名成龍，乃是馬如龍的一母兄弟，小爺一舉刀說，馬如龍身爲爺家五品護衛，焉爲有你這樣子的兄弟，你說出真情實話，還則罷了，如其不然，我鋼刀一落，就叫你屍首兩分，那人央告道，大太爺你老息怒，我有下情告稟，你可別拿着刀威嚇，我心裏直發毛，我們爺倆，還犯的上動刀嗎，少爺說小子你別多話，我問你到底是姓

甚名誰，家住何處，那人說，我姓馬可不叫馬成龍，我叫馬得勝，我家住在此地離此不足三里，我是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遊手好閑，坐食山空，被一家人衣食所迫，萬般無奈，才想出這等攔路行劫的下策，我又不明武學巴勢，又怕劫不好他人，反來被他人給打拉，因此我假說名叫馬如龍，乃是馬如龍的胞弟，聽他人傳說，有位兩江撫王大老爺，駐兵徽山湖上，要剿辦飛龍島，他老人家手下，有一位差官老爺姓馬名如龍，外號叫談笑將軍，威名遠震，老幼皆知，我才假冒我是他的胞弟，藉他老人家的名氣，遇見孤身行路之人，也好取他幾個銀錢，拿回家去度日，這是我真情實話，你老人家高擡貴手，將我放了，我必然給你叩頭，羅少俠客勃然大怒，說道，你這人攔路搶劫，也夠可恨拉，你還敢冒他人之名，這罪也更其重拉，你就休想活命，那人見少俠客鋼刀將舉在空中，堪堪就要落下，連忙央告說道，大老爺你老千萬別殺我，殺死我不值緊要，可憐我家中遺有白髮老母，綠髮妻室，我一死我母無人奉養就是三條人命，你老積德修好，我全家都感念你老的大恩大德，白爺也湊至近前，伸手相攔，說道，賢弟且慢動手，此人口口聲聲他是劫財奉母，看來他到是一位孝子，你且將此人放了，我有話問他，少俠客聞言一擡腿，馬得勝站起身形連忙與二人行禮，說道我小子先謝謝二位不殺之恩，白爺說，你藉他人之名氣，作此打劫之事，不知被你害死了多少性命，真乃是死有餘罪，只因你說爲奉養家中白髮老母，才在此劫道，或者你是一位孝子，來來，你引領我等，到在你的家中，看一看明白，只要你所說之話，並無虛假，我等還要週濟於你，馬得勝連忙答應，轉身拾起自己鋼刀在前引路，向西走出大約有三里之遙，只見路旁有座房屋，裏面透出燈光，馬得勝伸手指一指，說道，這便是我的草舍，二位在此少候，待我上前叩門，說罷，來至門前輕輕敲門，多

時裏面才有婦人聲音，問道天到這般時候，你是何人叩門，馬得勝說是我，你快將門開放，還有客人要到我們家坐會子，裏面婦人，華拉一聲，將板門開放，白羅二人隨在馬得勝進入院中，那婦人將門關好，也就隨後而入，白爺見正面有三間房，馬得勝將自己鋼刀，藏在簷下，然後執手相讓白羅二人，進入房中，只見乃是一明一暗，房中破棹子壞椅子，看其形式，可是異常貧苦，馬得勝讓二人坐在土炕以上，喚那婦人過來，與二人見禮，白爺見這婦人，衣服襤褸，面黃肌瘦，臉上可是滿臉正氣，只見這婦人，低眉斂目，向二人飄飄行禮，說道，不知二位貴客光臨，小婦人未曾遠迎，還望恕罪，可惜我家非常貧苦，房中過於不潔，二位還要多多海涵，白羅二人，見這婦人說起話來，真可以算作溫柔典雅，兩人點了點頭，向馬得勝說道，你家中這有這般的賢妻，你在外面爲非作惡，實在是於理不合，從今以後，你須要改惡向善，奉養你的老母賢妻，馬得勝長歎一聲說道，小人我倒是甘心習正，無奈我也曾與三位言說，我是身無一技之長，謀生無術，因此才生出邪念，又被二位所遇，從今以後，小人我寧肯全家餓死，也不敢再作這無本錢的買賣拉，衆人正然敘話，只聽裏間房中，有老婦人聲音問道，天到這般時候，你們爲何還高聲喧叫，這婦人聞言，三步兩步，跑進房去，說道，婆母你不知道，你兒子從外面請來兩位朋友，在我們家歇息一會，你老人家只管安心睡覺能，那老婦人長歎一聲說道，你丈夫終日不作正事，他的朋友，只怕也不是正經之人，媳婦你千萬別出頭露面，少與惡人接近提防受了他們的鬼計，可憐你公爹下世過早，家中坐食山空，將幾畝薄田，全然典賣乾淨，你丈夫游手好閑，不習正業，眼睜睜你老婆媳就要凍餓而死，我如此年紀，死就死了罷，只可惜媳婦你年紀輕輕的，自從過得門來，千辛萬苦，何等享過一天福，就憑你這般的賢孝，

我就敢說這乃是蒼天無眼，神佛無靈，老婦人說到此處也就哭拉，只聽這婦人陪笑勸道，婆母你老人家不必傷心，保重身體要緊，但願你兒子回心轉意，媳婦我縱然受苦，也是甘心的，婆媳二人，在房中所說之話，聽了個真真切切，白國良向馬得勝說道，你若不肯改邪歸正，你焉能對得起你的老母與你賢妻，我見你身體魁梧，我薦你吃糧當差，你心意如何，馬得勝道，我久是此意，無奈無人引進，你們二位若能送我去吃糧，終身也不忘你們的大恩，白爺回手從腰中取出白銀十兩有餘，放土炕以上，說道，你將家中安頓完畢，你隨後去至徽山湖大清營中，我兄弟二人，必能與你薦妥此事，馬得勝福至心靈，忙說，原來你們二位乃是欽差王大老爺手下的差官，小人不知，多有得罪拉說罷，跪在地上不住叩頭，白爺說馬得勝你不必行禮，世間以上，乃是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當先，你只要能以孝順你的老母，你後福定然是無可限量，譬如說，今夜晚間，你在松林截徑，你口中不住言說你家中有白髮高堂，我們哥倆才念其你必是一位孝子，因此隨你前來查看，你若是不提起你的母親來，只怕此時，你性命已然不保，馬得勝說，我小子雖說是不務正業，可總也沒敢忘了我的老母，你們二位，若是不肯相信，你只管進入裏間，問問我的母親，也就知道我所說的是實在拉，羅少俠客說，這事也就不必問拉，我們二人，出營探賊，奔走一夜，現都腹中有些餓拉，你們有什麼吃食之物，與我們預備一點，我們吃完還要趕路呢，馬得勝說，給你們二位，熬鍋小米粥，配一點鹹菜，將就吃一頓罷，就是吃別的，我家也沒有，白爺說是飯就充飢，你快去做來，馬得勝連忙答應，轉身進入房中，幫着他的妻子，添水做飯，少時小米粥得拉，端將出來，白羅二人，又飢又渴，兩人各自喝了幾碗，這時候天色也就亮拉白羅二位，站起身來，告辭要走，馬得勝便連忙相攔，說道：我還

沒請問二位差官老爺，尊姓高名，仙鄉何處，望二位說將出來，但等小人說到大營之時，也好求見你們二位，白爺伸手一指羅少爺，說道，此位姓羅名超，乃是濟南府的人氏，我姓白名國良，我們二人隨欽差大人，查辦飛龍島，與適才你所提的，那位談笑將軍馬如龍，是同營當差，還是知己好友，你到大營之時，我等在欽差大人面前，定然與你求說，吃一份糧餉，若是能以軍前立功，將來大小還能博得個前程，馬得勝聞言，連忙跪倒行禮，說道，二位老爺你們就多費心吧，三天兩天，我必然趕到大營，白羅二人，起身向外行走，馬得勝隨後相送，二人來至大道以上，白爺擡頭觀看，只見此來，青山隱隱綠淙水淙，景致甚是為幽雅，忙回頭向馬得勝道，但不知此地叫何名字，馬得勝道，這地方名叫三岔路，從此向西，再走二十餘里，乃是白沙河龍虎灘，從此向東，十里之遙乃是萬花嶺，黑風崗，各處可全有強人嘯聚，從此向南，走出五十餘里，那就是微山湖拉，白爺點了點頭說道，你回家去罷，我二人即是就要營交令去了，馬得勝再三與二人道謝，然後回家去了，後文書此人離家投道，路過黑風崗賊黨，將馬得勝擄進山寨，派充小頭目，羅少俠客探山遇險，多虧此人打救，才得不死，所以這段白羅二人，誤走三岔口，看着乃是一段無關緊要之辭，其實乃是為羅少爺探山遇險之伏筆，再說這段書，也是有勸人行孝之意，在這部青衣女內，也不過就是福善禍淫，忠臣孝子，節婦烈女，必能以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為非做惡之人，遲早必然遭報閑話少提，且說羅少爺向白爺說道，兄長你來看從此向東也不過十餘里之遙，便是黑風岡，你我何不前去查看一回，夜巧還須與馬老爺幾人相遇，白爺想了想說道，如此亦好，你就就此動身，二人這才勾奔正東而來，天到正午，只見前面，高峯突起，上插雲霄，從林木之間，飄搖搖露出旌旗之類，羅少爺回頭向

爺說道，此山必是黑風崗了，但不知何如才得進入山寨，白爺正欲回答，猛聽一陣馬搖金鈴，恍恍作響，兩人知道是有人乘馬而來，連忙各自在樹後藏好身形，偷眼觀看，只見自正西來了一人，看此人的年紀，總有四十開外，身穿二藍色綢子袴褂，面色萎黃，豹頭環眼，濃眉闊口，坐下一匹白馬，鞍轡甚是鮮明，鞍旁掛着兵刃包袱，此人行至山下，翻身跳下坐騎，手牽馬匹向上而行，剛行未多遠，猛聽一捧鑼聲，自密林之中，轉出一隊婁兵，一個個抱定兵刃，攔住南路，那人上前答話，然後也就進入山寨去了，白爺二人，看在眼里，心說此人必是賊黨，若不然也不能這等容易，就進入山寨以內，書中代言此人姓麻名天林，乃是陝西延安府的人氏，江湖人稱黃面狼，現時在龍虎灘，錦毛獅子阮天龍手下，當了一名寨主，今日乃是奉了阮天龍所派，來至黑風崗，面見海底蒼龍方佩亮，商量一件機密之事，原來大清兵攻打飛龍島，各處已然知道了消息，阮天龍，只怕飛龍島被官兵攻破，龍虎灘也難得太平無事，因此與手下衆位寨主商量數次，要連結黑風崗二龍山等去，暗中進兵，攻取清兵之後路，以解飛龍島之圍困，因此才派黃面狼麻天林，到各處送信，這麻天林爲人甚是奸險，善於言詞，無奈就是好酒食杯，時常誤事，今日來至黑風崗，又被白羅二人相遇，這也是該當白羅二人立此一件大功，且說少俠客羅超，見那人已然進入山寨以內，心中一動，回頭向白爺說道，兄長我有一事，與你商量商量，不知可以不，白爺說賢弟你有什么等話，只管講在當面，我們二人是何等樣子的交情，難道還有礙口的地方嗎，羅少爺傲然一笑，說道，兄長適才你不是看見有人進入此山以內嗎，常言說得好，人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以進入山內，可見此人必是與賊人有關，我有意在此山下，等候此人出山，你我隨在暗處，查考他的行爲，萬一從此人之道



上，問出黑風崗之實情，豈不是無意之中，立了一件功勞，但不知兄長你心意如何，白爺笑道：「此事倒是可以，無奈此人若是留此山以內，三五日不出來，你我在此等候，豈不誤了正事耳罷？少爺道：「你我候至日落，此人若是不出來，你我也只好回營交令，白爺點頭應允，兩人在僻靜之處，藏好身形，席地而坐，休息養神，直到日落西山，還不見有人出山，白爺說：「你我不必再等拉，天到這般時候，尙未用午飯，我可是不能支持拉，羅少爺也覺十分飢餓，站起身形說道：「既然如此，你我即時回轉大營，兩人剛要動身，猛聽自山上傳來一陣鈴聲，羅少爺側耳細聽，低聲向白爺說：「你君這小子當然被我等來拉，兩人不敢怠慢，暗暗出了松林，只見晚靄蒼茫，暮景一片，馬搖金鈴，自遠而近，少時只見白晝之人，騎馬而來，但見此人，坐在馬上，前仰後合，醉眼呆斜，揚鞭打馬。勾奔西北而行，羅少爺向白爺一遞眼色，白爺會意，兩人緊緊隨在此人身後，大約有五里之遙，天色也就昏黑拉天上星光閃耀，羅少爺一拉白爺的衣襟，兩人斜刺裏越過前面騎馬之人，迎頭一站，攔住去路，羅少爺故意高聲喊道：「前面來人，趕緊報上名來，如其不然，我可要發暗器拉，書中代言，這騎馬之人正是黃面狼麻天林，這小子到在黑風崗，面見海底蒼龍方佩亮，說明來意，方佩亮甚是願意，定下日期，三處發兵，攻取大清營，方佩亮又分付設備酒宴，款待黃面狼，這小子嗜酒如命，酒杯盡盞盞乾，一直吃到黃昏日落，方佩亮留他在山寨安歇一宵，明日早行，麻天林百般不肯，言說還要去到二龍山送信，不敢久留，因此才與方佩亮告辭，下得山來，騎在馬上，迷々糊糊，向前而行，剛走出五六里遠近，只聽面前有人喊叫，麻天林一怔神，抬頭說道：「前面的朋友，你是合字罷，這小子說起話來，舌頭都團拉，羅少爺問道：「你說我們是合字，你且通報你的姓名，我聽聽你是那座

山寨中人物，麻天林說，在下我姓麻雙名天林，在江湖以上，小小有一點名氣，人稱黃面頭，時下在龍虎灘，寨主錦毛獅子阮天龍手下，當了一名寨主，今日乃是奉了我家阮寨主之命，來至黑風崗商量一件機密大事，時下我要勾奔二龍山，去見坐山豹子謝春元，我將話說明，但不知你們二位，姓字名誰，是那座山寨的朋友，羅少爺眼珠子一轉，計上心頭，說道，你問我嗎，我告訴你罷，我姓李名強，他姓王名綱，我二人乃是黑風崗巡山寨主，乃是奉方寨主所差，從昨夜晚間，就出山辦事，現時乃是要回山交令，麻天林哈哈大笑，說道，如此說來，你我可是一家人拉，可惜此處無有酒店茶鋪，若不然咱們總痛飲一場，羅少爺說你拉倒罷，你也没拿我們哥倆當作了朋友呀，真若是拿我們當作一家人，你也就不至於高坐馬上，與我們二人答言拉，麻天林聞言，巴叉一聲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子，說道，我真不是東西，見了朋友為何也不下馬，說着翻身跳下坐騎，一手牽着牲口，恍恍蕩蕩，奔白羅二人而來，行至切近，抱拳說道，二位別生氣拉，我乃是被黃湯灌醉拉，禮貌不週，多多原諒，羅少爺哈哈大笑，說道，麻寨主你說話透着親熱，你真是一位可交的朋友，你我此後，必須要近乎近乎，麻天林道，我闖蕩江湖，所結識的朋友無多帶少，無人不知我為人誠實可靠，你們哥倆日後若是走到龍虎灘，千萬到在山寨以內，我們盤桓盤桓，時下我還要趕路，你我是青山不改，後會有期，麻天林說罷拉馬要走，羅少爺趕緊相攔，說道，麻寨主慢走，我二人不遇見你便罷，既然遇見你了，焉能立談幾句，就與你分別，我們哥倆可是喜愛交朋友，又見你是一位忠誠之人，因此更不忍放你走拉，你不是有公事在身，還要趕路嗎，我們兄弟送你一程，你看如何，麻天林說道這可不敢担，只要你們哥倆，拿我當作一位朋友，我就算萬幸，此後你我來至黑風崗的機會，可多着呢

，你我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不必送我走拉，這小子說着仍然要走，羅少爺說，麻寨主你這就不對拉，我們弟兄要送你一程，你不該攔我們，你若是一攔，豈不顯着我們不配與你結交拉，麻天林說對對，就是罷，你們二位真夠朋友，來罷，我們同路而行，說罷三人信步前行，羅少爺說道麻寨主你不在龍虎灘，來到我們的黑風崗，不知爲了何事，麻天林一翻二白，說道，你們二位問我別的事，我若是不說，我就是王八，惟有你問我這事，我可不敢說，只因這事過於機密拉，其中可關乎着飛龍島，黑風崗，龍虎灘，二龍山的生死存亡，白羅二人，聞言一愕神，羅少爺說道麻寨主，你這就不對拉，你既然拿我們哥倆，當作了朋友，你就不應該不說實話，難道說你心裏，並不願與我們弟兄二人交往不成，麻天林說道，寨主兄弟，你千萬可別說這個，我麻天林一生就是喜愛交結賓朋，爲朋友寧肯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你們哥倆，若是不憑信，你們就訪查訪查，羅少爺說道，我也不必訪查，就拿眼前的事情說罷，你不肯說出你的機密言語，豈不是拿着我們哥倆，當作了陌路之人，我二人在此黑風崗，蒙方寨主百般垂青，當作了心腹之人，凡事總要與我等加一商議，現時你雖然不肯說出真情實話，少時我二人回轉山寨，方寨主必然與我等說明，所以這件事，麻寨主你若說罷，就顯着擊我弟兄當作朋友，你不說罷，我也不敢強問，你我這就分別了罷，黃面狼聞言，連忙相攔，說道，李寨主你可別生氣，我麻天林討大說罷，你是老兄弟，哥哥我是這麼個體性，你若於交往，漫說一點子小事，我連性命都肯交給你，我不過是臨來時節，我們阮寨主再三囑付我，言說此事關係重要，千萬不可洩露，因此我才不願說，你既然要問，待我告訴你罷，只因爲大清國選派兩江巡撫王義，帶兵攻打飛龍島，我們阮寨主，念其唇亡而齒寒，不忍坐視不救，因此才派我先到黑風崗，

面見你們方寨主，商議連兵攻取清兵後路，只要先破了王義，然後龍虎灘，飛龍島，黑風崗，二龍山，兵合一處，將打一家，公舉蕭天王爲盟主，進兵攻取徐淮，南下金陵，以圖大事，方寨主甚爲願意，今日不是八月初五嗎，我等已然定期在八月中秋，乘夜進兵，攻其無備，一鼓擊敗大清兵，這是我的真情實話，並無半句虛假，我時下還要勾奔二龍山，而見坐山豹子謝春元，言明此事，我想二龍山與飛龍島久有來往，此事必成，但等八月十五夜晚之間，三處合兵攻破大清營，大事必可成就，蕭天王南面爲尊，你我也是一殿之臣，白國良道，此話可當真，麻天林一拍胸膛，說道，我這話若是有半句虛假，我死在兩軍陣前，馬踏如泥，你看如何，羅少爺說就是罷，我二人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們後會有期，麻寨主你就請罷，麻天林說你們哥倆有暇，必須到在龍虎灘，盤桓幾日，說罷，騎上馬匹向西而去，白爺說，此人既然是賊人黨羽，又要各處搬弄是非，就該將他拿回營去，交與大人治罪，你爲何放他走拉，羅少爺笑道，兄長你有所不知，此人乃是無名之輩，將他拿下，也無大用，且叫此人到各處勾結賊黨，攻取我營之後路，待我回轉大營，稟與大人，給他個計上加計，然後再殺他個片甲不歸，白爺點頭說道，賢弟你真算精明，將這位麻天林調治得心服口服，甘心吐出實情，羅少爺道，這也是欽差大人之洪福，我營將士不該遭其塗炭之苦，才神差鬼使，此人被我所遇，又湊巧這小子在酒醉之時，才洩露機密，若不然這三處合兵，攻我無備，豈不就要全軍覆沒，白爺點了點頭說道，夜已二更有餘，腹中甚是飢餓，這便如何是好，羅少爺道，你我且順路回營，在路上尋些吃食之物，也好充飢，兩人這才一前一後，勾奔正南而來，直到東方透出白光，才遇見一座村鎮，兩人吃了一頓早飯，又休息一會子，問明路徑，這才動身回營，剛然來至微山湖岸上

只見面前有人動手打人，羅少爺高聲喊叫，飛奔上前，東方明一抬頭，見有人來拉，連忙捨了馬如龍，奔至湖邊，跳上小船，回轉飛龍島去了，且說羅少爺上前觀看，見這被打之人，正是談笑將軍馬如龍，羅少爺連忙上前將馬爺扶起，問道，馬老爺你這是與何人打架，馬爺笑嘻嘻說道：這小子他是飛龍島賊黨，叫做邁步跨山東方明，這東西也夠損拉，嘴裏說好聽的，抽冷子使掃堂腿，我跟他沒完，羅少爺笑道，人家已然去遠拉，馬爺抬頭觀看，果然見有一隻小船，蕩悠悠勾奔飛龍島而去，馬爺說有朝一日，我將這小子抓住，我非咬他一塊肉來不結，白爺過來說，賢弟你幾時回至大營，我二人奉了大人之命，追尋你等，一直到在黑風崗下，也沒能以與你們相遇，馬爺說，你二人剛走，我等就回來拉，事不宜遲，你我即刻進帳見過大人，與楊老俠客，才爲正理，白羅二人連聲答應，三人一同進入大營，先由值日差官，進帳稟明，然後三人進入大帳，白羅二人，與大人請安，又見過楊老俠客與何羅二位老俠客，大人說道，白國良你與羅少俠客出營之後，馬如龍等人也就回來拉，但不知你二人曾至何處，白國良這才將一路之上，所經之事，細細稟明，後來又提到麻天林所說八月中秋，偷營劫寨之事，老大人聞言一楞神，連忙向楊老俠客說道，衆賊人連結一處，要前來劫營，這便如何是好，楊老俠客說道，此事既被我等探知，將計就計，定可大獲全勝，老大人倒不必擔憂，大人點頭說道來人呀你們與羅超白國良二人，記上功勞簿，白羅二人謝過大人恩典，退在一旁，楊老俠客派精細兵士，去至各處哨探，有何等消息，隨時回營報信，重重有賞，正在這般時候，猛然有探事人進帳稟道，探得飛龍島竹城大開，有無數戰船沖出竹城，必是前來討戰，楊老俠客搖手說道，再探，探事人走後，楊老俠客目視兩旁衆人開言說道，飛龍島既然約我等於明日決戰，但不知時

下爲何事列隊而出，鐵胆俠何瑞說道，賊人野性不馴，鬼計多端，也須要乘我無備。前來冲殺，這事倒不可不防，楊老俠客點頭說道，老俠客所見甚是，我有意請何羅二位老俠客。在此早寨，保護大人，老朽我帶領衆人，到在水師營，準備與賊人交鋒，何羅二位老俠客連聲答應，楊德威這才與欽差大人告辭，率領衆人，登在戰船，各自備好兵刃，楊德威分付一聲列隊，中軍鳴起大炮，接着一陣鼓響，大船分付移動，所有戰船，是二龍出水式，出離水師營，抬頭觀看，並不見賊人影跡，連忙派出遠探，查看賊人動靜，少時探事之人回船送信，言說飛龍島竹城緊閃，城上防守甚嚴，楊老俠客分付船隻撤回大營，天到黃昏時分，又有探事之人，前來稟報，言說賊人船隻又漫江而來，及至大清營戰船列隊而出，賊人已然退回飛龍島，話不可重敘，賊人一夜之間，虛張聲勢，前後擾鬧數次，清營將士，一夜未眠，少時天光大亮，三軍造飯，早餐已畢，衆人略微一休息，老俠客楊德威傳令各自準備出兵，少時欽差大人，帶領何羅二位老俠客，與老英雄贊天燕子甘茂才，總兵王錦泰，來至水師營，楊老俠客率衆人船頭相迎，人大問戰船可曾齊備，楊德威稟道，齊備多時，大人說老英雄就該傳令亮隊，楊老俠客點頭答應，手捧金批令箭與令字旗，分付船奔飛龍島，中軍鳴炮，炮聲冬冬，震天動地，衆水手一齊搖船，直奔飛龍島而來，少時船隻靠近竹城，楊老俠客，搖令旗，船隻列開，水手投錨落帆，衆三軍磨拳擦掌，準備迎敵，正在這般時候，猛聽竹城以內，鑼聲一片，少時竹城大開，從城內冲出船隻無數，大清陣上衆人抬頭觀看，只見爲首戰船，船頭太師椅上，端坐飛龍島大帥，令松閣海神鰲聞天桂，兩旁仍然是田秦二位軍師，聞天桂身後，站立八員戰將，乃是黃家四鬼，焦氏四虎，左首戰船，可就是黑面閻羅高登霄，帶領數位寨主，右首可就是副帥孟子彬，

與仇亮公等人，其餘各船以上，人位甚衆，一個個虎背熊腰，精神百倍，兩陣對面勁矢，射住陣角，老俠客楊德威，分付水手搖船，來至當場，點手喚主將答話，聞至切進，微然欠身，說道，但不知楊老俠客，有何話說，楊德威道，聞大帥你昨日

前來投書，我也曾言明，今日一決勝負，不該施用鬼計，虛張聲勢，前後數次擾鬧我營將士，聞大帥你乃是明智之人，知多見廣此事只怕於禮不合，聞天桂哈哈大笑說道，老俠客若問昨日之事，你豈不知兵不厭詐，有能爲今日在此兩軍陣前，分一個強存弱死，也就不必費此口舌，楊德威點頭說道，此言正合我意，只因時至今日，飛龍島已然萬難洗心悔過，投降大清營，而大清營將士，也萬難歸服飛龍島，作爲賊人同黨，你我惟有用武力解決而已，老頭子說罷，賭氣回船，聞天桂也就撥轉船頭，回至原處，分付水軍，搭好戰船，聞天桂向兩旁衆人說道，今日之戰，必須將清營將之銳氣折盡，衆位寨主，自己須加一番核計，若是估量自己武學不佳，也就不必出頭，聞天桂話剛說完，只聽有人答言，說道，小可不才我甘願與清營將士，比試武學，聞天桂見此說話之人，正是跨步登山東方明，這小子昨日在微山湖岸，毆打馬如龍，又被羅白二人趕到，這小子見有人來拉，連忙跳上小船，回轉飛龍島，先見過水軍副帥，追風趕浪臥海犀牛仇亮公，然後又乘馬登山，來至天王殿，向藍面天王蕭道榮，稟明大清國欽差王義，原書退回，約期明日決戰，聞天桂點了點頭，分付東方明出殿休息，蕭道榮向聞天桂說道，王義一心要與我飛龍島爲仇作報，這便如何是好，聞天桂道，此事王駕倒不必在念，大清營兵微將寡，不足爲慮，但等明日交鋒，定要挫其銳氣，聞天桂派人持自己令字旗，傳諭水軍副帥仇亮公，選派船隻，多派水軍，擾鬧清營虛張聲勢，擾鬧清營將士，不得安睡，直到第二日天明

，聞天桂升坐聚義廳，分付鼓鑼聚衆，少時人位已齊，這才率領衆人夠奔水寨，各自登在戰船以上，這時候大清兵也就到拉，且說邁步跨東方明，手使開山大斧，跳在送戰小船，水手搖櫓，少時來至戰船切近，丹田提氣，跳上大船，向大清陣上，高聲喊叫，說道，你等肯不怕死的，只管前來，楊老俠客看得分明，回頭問道，那位前去迎敵，馬如龍一想，這小子昨日在大營以外，打得我好苦，今日我非報仇不結，別看這小子長得身材高大，好像半截黑塔，我老馬自然有巧計贏他，馬爺想至此處，連忙高聲答言說道，未將甘愿與賊人交鋒，說罷脫去兩截羅汗衫摘去頭上紅纓帽，露出來一身土黃布的袴掛，換了一雙山東皂鞋，繫了一條青布帶子，跨好了鋼刀，收拾完，就要出頭，與賊人交鋒，旁面轉出來白國良，低聲說道，賢弟你可要加一番核計，可出頭便出頭，千萬不可強出頭，死生就在眼前，可不同兒戲，再說這勝敗可關係甚重，依我說還是讓與別位前去立功，你且在此觀敵略陣，馬爺一滋牙說道，兄長你可別攔我，你若攔我，我可腦啦你沒看見這討戰的賊子，是昨日到在大營，投奮的東方明嗎，這東西恨得我牙根都癢癢，我非奏他不結，你別看這小子虎背熊腰，橫眉立目，其實乃是無能之輩，我必有巧計勝他，你就萬安罷，馬爺說畢，跳在小船，催水手搖船前進，少時兩船相近，馬爺也飛身上了大船，伸手一指東方明說道，明兒小子，你算什麼東西，你嘴裏說好聽的，抽冷子暗下無常，使用掃堂腿，將我這堂堂五品之官，就給打倒在地，你說你夠多可恨罷，東方明一翻二目，說道，馬如龍你少說閑話，我問問你，你來至戰船，是爲了何事，馬爺說，我來奏你，因爲你小子恨得我牙根都癢癢，我非奏你不結，東方明面目一沉，說道只要你武學高強，來來漫說是奏我，我東方明連性命都交給你啦，說罷一搖開山大斧就要動手，馬爺連連搖手，說道



東方明你先別着急動手，今日我既然來至戰船，必然將與小子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若不然跟你沒完，你這小子，過於橫啦，你到在大清營，前去投文下書，我是關照你，才親自送你出營，你不該嘴裏檢好聽的說，抽令子就使破絆子，我問問你，你大概是不知道我馬如龍，是何如人也，我告訴你罷，我憑手中兵刃，闖出一份名譽，提起我來，江湖以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口鋼刀，淨是絕招，就會三四百手，若不然也不配爲爺家五品護衛之官，昨日也是我一時沒加提防，才被你這東西給奏啦，今日我討令登船，可是專要拿你報仇，若不然就憑你這一名小賊，庸碌無奇，無驚人之本領，我營中來一位小卒，都能以將你拿住，何必用我這樣大官老爺，親身動手，小子你聽透：你今日既遇見了我，也算你月令不佳走的是背字運，依我相勸，你對你家中老幼有什麼心腹言語，趕緊與你們賊黨言明，叫他等與你帶一口信，若不言好時你屍首兩分，有話也不能說啦，東方明哇呀呀怪叫如雷，說道，馬如龍你休要滿嘴胡說，好漢子過打可不過罵，鬪藝不鬪口，你只要有能爲，不怕你殺七個宰八個，都無人叫你償命，你若就憑口舌之能，取巧罵人，你也不是英雄，可就是狗熊啦，馬爺艾約一聲說道，好小子你可罵苦了我啦，憑我這位堂堂五品護衛，你就敢罵我是狗熊，這不是反了嗎，漫說是你，就是你們賊頭聞天桂，他在我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喘，你就敢罵我，你這不是成心找死嗎，東方明冷笑一聲說道，馬如龍你別不害臊啦，背地罵人，取巧佔便宜，你算什麼東西，我們聞大帥轟轟烈烈，可以算作人物字號，你爲何背後辱罵於他，你這談諧東西，真真可恨，馬爺說，東方明你不是說你們賊頭小聞，他是人物字號嗎，他只好虎你們這羣小賊，他可敢在我面前混裝人物，你若是不信，你看我叫他一聲小聞，馬爺這時候已然將鋼刀藏在背

伸左手，向賊人

隊中一指，高聲說道，小聞你聽明白，我今日在此戰船，要殺賊立功，你可別說我不開面，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馬爺這麼一說，東方明還以爲馬如龍當真與聞天桂答話，不由得扭頭回頭，觀看聞天桂如何回答，馬爺容着這小子回頭工夫，連忙一個箭步，臂到東方明身後，連肩帶背就是一刀，說小子你就納命來罷，東方明心說不好，我中了壞馬的計啦，連忙一毛腰，登登登向前出五六步遠，才算將馬爺鋼刀躲過，這小子勃然大怒，回頭說道，馬如龍你暗下無常，這算什麼能爲，馬爺說你這東西，說理不說理，東方明說我怎麼不說理，馬爺說，難道說，就許你抽冷子奏我就走，不許我抽冷子宰你，我這手工夫，名目叫做金風未獻蟬先覺，暗下無常死不知，我一刀打發你回你老老家，豈不是乾淨，東方明氣滿胸堂，一掣開山斧，邁步上前，冲着馬爺，斜肩就是一斧子，馬爺心說成啦，只要將這小子惹生氣啦，你我有十成武藝，也就滅出九成，馬爺見斧子堪堪落下來啦，連忙撤步坐腰，閃坐一旁，然後擎刀進招，這東方明也是一股子急勁，將斧子使展開啦，呼呼亂響不住取馬爺致命之處，馬爺招招架架，又算落了下風，馬爺心中盤算，暗說我以爲先用言語，將這小子夠上氣來，然後動手，就容易將他戰敗，不成想這小子還真不含乎，一把斧子，使得風雨不透，看起來我非落敗不結，兩軍陣前，這勝敗倒是小事一段，惟若是死於戰船，雖說是爲國捐軀，能以博得我名載史冊，可惜我年已三十多啦，還沒娶過媳婦，一朵鮮花未開，小命就喪在戰船，這有多冤呀，悔不該不聽從我兄長白國良的勸告，我執意要出頭報仇，現時仇未報成，性命還不保啦，艾約約，我馬如龍算玩完啦，陣前動手，只怕心神難亂，若是心思一亂，必敗無疑，馬爺這麼一尋思，可了不得啦，刀招也忘啦，步法也散啦，不住向後倒退，這時候東方明可滿心歡喜，暗道常言說得好，好大言

者無實學，馬如龍這小子專說大話，聽着倒像是武藝高強，其實倒是稀鬆平常，無能小輩，我也不犯與此人虛磨時間，我手起斧落，取了他的性命，也就完啦，東方明想到此處，用了一手插花蓋頂，大斧子夠奔馬爺頭頂，馬爺縮頭藏頸，打算躲閃頭上的斧子，其實這東方明乃是虛招，這小子見上面斧子落了空啦，上面一飛右腳，可了不得啦，只聽撲冬一聲，將這位談笑將軍馬如龍蹄在水中去啦，只見湖水一翻，這位馬老爺身沉水底，馬如龍身落水內，大清陣上，已然看得分明，楊老俠客趕緊派深明水性之人，下得水去，將馬爺撈將上來，搭在船頭，這時候早已怒惱了一位少年英雄，討令前去會戰東方明，原來此人，乃是小神飛俞元，且說俞元見東方明一脚將馬如龍蹄在水內，心中大怒，連忙向楊老俠客討令，說道，小可有意登船會戰，未知老俠客你意如何，楊老俠客點頭說道，小義士出戰，必須加一謹慎，小英雄答應一聲，收拾得緊趁利落，帶好兵刃暗器，跳上送戰小船，分付搖櫓開船，小船直奔戰船而來，少時兩船靠近，俞元一飛身上了大船，伸手一指東方明說道，你這萬惡賊人，助紂爲虐，抗拒天兵，眼見就要身受國法，難免一刀之苦，今日還敢在此戰船以上，耀武揚威，東方明聞言說道，憑你一個乳臭小兒，也敢當面辱罵於我，你且通名受死，俞元說，你家小少爺，姓命名元，人稱小神飛，今日特來取你狗名，休走着刀，俞元說着話，回手拉刀，邁步上前，冲着東方明就是一刀，東方明微然一閃身形，將刀躲過，一舉開山斧，泰山壓頂，冲着少爺頭頂就落少爺不敢怠慢向左邁步，躲過一旁，然後再向裏邁刀，兩人一來一往，殺在一處，別看小少爺身體矮小，全用的小巧綿軟之功，閃轉騰挪與東方明殺得難分難解兩人動手工夫很長，少爺漸漸就覺氣力不加，賊人東方明越殺越勇，俞元心想，常言說得好逢強者智取，此人勇猛非凡，我何不用暗

器傷他，小少爺想罷，乘機虛施一刀，然後轉身退在一旁，暗中戴好皮套，回頭觀看，見東方明隨後趕來，俞元一揚手，說道：「東方明，你休要追趕於我，看我暗器取你性命。」東方明猛一抬頭，並不見有暗器打來，哈哈一笑，說道：「小輩休要用此詐語欺人，我必追趕於你。」一斧子將你劈成兩斤，東方明說罷提斧便追，這時候俞元已然跑至東南角，與東方明相距不過兩丈遠近，小少爺一伸手囊中取出一隻鐵疾藜，衝着東方明一揚手喊了一聲打，東方明也是存了欺敵之心，只因他見小少爺年輕幼小，能有何等驚人本領，因此也就不甚防備，常言說得好，欺敵者必敗，東方明猛聽一聲打，連忙抬頭觀看，只見一點寒光，奔自己咽喉打來，說聲不好，趕緊一閃身，只聽撲赤一聲，打中了左肩頭，連忙一較勁，暗器落於船板，乃是一隻鐵疾藜，登時之間，東方明只覺半邊身子發麻，情知此物必有毒，看了看俞元，長歎一聲，心說憑我東方明，敗在小孩之才，這夠多冤啊！他可也不敢不走，連忙轉身跳上小船，回得陣來，向聞天桂說道：「小可無能，敗在敵人之手，特來請罪。」聞天桂說道：「東方寨主，你就回寨治傷去罷，且不言東方明退回大寨，且說聞天桂抬頭向兩旁衆人說道：「還有那位寨主，出頭迎敵。」聞天桂話剛說完，只聽有人答言，說道：「聞大帥，你與我觀敵略陣，待我前去會戰大清國將官。」聞天桂仔細看此答言之人，正是黑面閻羅高登霄，聞大帥滿面春風，說道：「高莊主，你老人家既要出頭迎戰，千萬多加小心。」高登霄微然一笑，說道：「大帥，你就萬安罷，我今日必要在此兩軍陣前，斬擒大清將官，以報破我黑風莊之仇恨。」高登霄說罷，收拾利落，抄起自己得意的兵刃，混鐵點鋼槍，飄身跳上小船，水手不敢怠慢，奮力搖櫓，少時我至戰船附近，高登霄丹田提氣跳上大船，這時候俞元等候賊人前來交鋒，猛見此登之人，乃是黑風莊漏網之人，黑面閻羅高登霄，小少爺也

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用手中鋼刀一指，說道，我把你這大胆賊人，你自黑風莊漏網，你就該悔罪自新，改惡向善，也好保全你的首領，今日你又來至戰船，難道說其心未死，仍然要幫助蕭道榮抗拒天兵不成，高登霄手拈海下胡鬚，哈哈一笑，說道，莊主爺我一時防備不週，被你等將我的黑風莊攻破，此仇日夜未忘，我今日要憑手中槍，將你等一個個全都殺死，以解我心頭之恨，俞元說道，你乃是我等手下敗將，你說此浪言大話，難道說也不害臊嗎，高登霄一擊手中大槍，說道，小輩你休要輕視於我，且看我取你性命，說罷，兩手捧槍，閃微微夠奔俞元胸堂便刺，俞元見槍來甚猛，連忙向左一閃身躲過槍尖，用手中鋼刀，一壓大槍，然後向前進步，夜叉探海勢，刀尖夠奔高登霄的軟脅，高登霄一收大槍，懷中抱月，向外一推，差招換勢，兩人殺在一處，動手也就在三五個照面，俞元暗中歎了一口氣，心說罷了，這位高登霄槍法果然超羣，不愧會坐鎮黑風莊，身爲獨擋一面之人物，今日我若想戰勝於他，可是萬難，小少爺心中這麼一沉吟，這時候高登霄用了一手霸王率槍的招數，斜肩帶背，來勢甚猛，俞元連忙一撤身，躲倒是躲開拉，無奈這高登霄槍招過快，容着俞元向後一閃，連忙向前邁步，手中槍向少爺一點，只聽撲赤一聲，槍刺俞元左肩穴，深約二寸，少爺向後一坐腰，不敢戀戰，跳上小船，回歸本陣，這時候已然有人跳上小船，分付一聲開船，衆人抬頭觀看，只見這位前去會戰高登霄之人，正是少俠客浪裏飛行銀面太保羅超，他人還不知道高登霄之二女兒，東海仙姬高佩珍，與羅少俠客靈犀互通，情意纏綿，惟有羅少俠客心中明白，心想，將來若是與高佩珍有夫婦之分，這位黑面閻羅高登霄，可就是自己的老泰山拉，無奈今日在此兩軍前，乃是立功的機會，別管是誰，只要是賊人同黨，就須當場會戰，施展自己的絕藝，以求戰勝於他，因此

羅少爺見元負傷敗回，這才跳上小船。工夫不大了，已然來至戰船切近，少爺輕輕一飛身，已然登上了大船，高登霄正然拈鬚觀看，見是羅少爺前來會戰，不覺哈哈大笑說道，羅超你乃是我手下敗將，何苦前來送死，當日你喬裝改扮，隨着奸細楊德威，進入我的黑風莊，哨探王義下落，也是被我窺破隱情，你二人當場被我所擒，也是你命不該絕，是我派人押解飛龍島，中途路上，你等又被他人救走，你既然知道我的厲害，今日你何必前來送死，依我良言相勸，你即刻退回陣去，叫楊德威出頭會我，你黃口孺子，我不殺你，羅少爺微笑道，高登霄你休要藐視於我，當日我在黑風莊，也是一時之間，未加防備，才被你所獲，那時節你身為黑風莊主，乃是人傑地靈，我才當場落敗，今日在此戰船，我可要取你性命，高登霄聞言，點了點頭說道，羅超你既然執迷不悟，甘心一死，休要怨我手下無情，你就接兵刃罷，說着話，用的是玉帶圍腰的招數，大槍桿奔少爺腰間便打，少爺丹田提氣，聳起三尺多高，躲過大槍，容着兩足落於船板，警刀向前便遞，用的是葉底藏花的招數，刀刃向上，刀尖沖下，向賊人肚腹便挑，高登霄一收大槍，槍桿向外一迎，然後插花蓋頂，古樹盤根，刷刷不住取少爺致命之處，羅少爺也就振起精神，兩人殺在一處，動手只有十幾個照面，羅少爺堪堪不敵，大清陣上，就有一人，非常着急，此人可就是老俠客羅榮，常言說打仗總要親兄弟，上陣還須父子兵，老頭子見自己愛子，非是賊人敵手，堪堪落敗，這才站起身形，向楊老俠客說道，老朽有意前去會戰高登霄，不知老俠客心意如何，楊德威笑道，兄長你此去，須要多加小心，羅榮答應一聲，收拾已畢，背後插好鋼刀，囊中帶好暗器，老頭子人稱多臂俠客，他老人家的暗器，可全得很拉，別管是那稱暗器，雙手會打，兩手會接，百發百中，且說羅老俠客，跳上小船，少時來

在大船以上，高聲說道，我兒你且退下來，待爲父我瞻仰瞻仰高莊主的槍法，羅少爺正然心中着急，一聽自己的天倫，前來替換，不敢戀戰，連忙虛施一刀，抽身後退，向羅老俠客說道，你老人家既要領教高莊主的武學，孩兒我可要回陣去拉，少爺說罷，轉身跳上小船，退回本陣去了，且說高登霄手擎大槍，一打量羅老俠客，見此人雖然是白髮蒼蒼，已到花甲之年，可有一節，此人一表非俗，精神百倍，連忙問道，來人通上名來，莊主爺手下不死無名之鬼，老頭子羅榮，哈哈大笑說道，高登霄你也不必明知故問，老天羅榮，當日在黑風莊，也曾與你見過一次，今日我特意前來會你，我是先禮而後兵，就要指引你一條明路，只因大清國君王有道，國運方興，山鳥水寇，絕難成其大事，你堂堂儀表，身負絕藝，何必甘心從賊，願爲賊人之黨羽，我勸你及早改惡向善，洗手爲民，千萬不可爲飛龍島賣命，想此島乃是彈丸之地，時下天兵壓境，猛將如雲，攻破此島，不費吹灰之力，大丈夫處世，要光明坦白，俯仰無愧，豈可執迷不悟，捨身從賊，高登霄聞言，哈哈一笑說道，羅老俠客你說的雖然有理，無奈我高某平生爲人，就是注重誠信二字，我與蕭天王八拜結交，神前立盟，情如骨肉，又蒙他老人家，百般看重於我，封我爲一字並肩王，鎮守黑風莊，常言說得好，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高某身受蕭天王之大恩，必然要肝腦塗地，以報其恩，我還能中途改節嗎，我也知這勝者王侯敗者賊，不過是高某既然身歸飛龍島，也就實心實意，爲蕭天王效命若想把言語打動於我，勸我投降官兵，勢比登天還難，你既然登船，來來，你有什么等絕藝，我情願領教，羅老俠客點頭說道，我是良言難醒執迷人，你我也只好以武學分其勝負拉，老頭子說罷，回手抽刀，邁步遞刀，兩人搭上手，一來一往，槍來刀去，各施所能，殺在了一處，這黑面閻羅高登霄，當年闖

蕩江湖，憑手中一條大槍，威名遠震，因此蕭道榮才設法與此人結交，收作自己的左膀右臂，後來又派他獨鎮黑風莊，封爲一字並肩王，若無真實武藝，焉能受這等優遇，老俠客羅榮，其先還可以與高登霄交手比併，到後來只覺堪堪不敵，一來是年老力衰，再說人家使的是長兵刃，俗語說大槍爲兵刃之祖，一寸長一寸強自己的是短刀，因此動手二十幾個照面，就算落了敗拉，老俠客眉頭一皺，心說，我不是打不過你嗎，就是罷，我且用我的暗器勝你，老頭子想罷，乘機虛施一刀，然後拖刀便走，暗中探手於囊，取出金鏢一隻，回頭觀看，見高登霄隨後趕來，相距只有兩丈遠近，老頭子右手一揚，金鏢勾奔高登霄的咽喉打來，高登霄乃是久經大敵，識多見廣，適才與羅老俠客動手之際，見老頭子眼珠子亂轉，心中明白，知道這位多臂俠，必是見自己武藝不敵，想要施展鬼計取勝，高登霄可也說加了隄防拉，後來老頭子拖刀退走，高登霄擎槍便追，心中可加了十分小心，後來見老頭子打出鏢啦，高登霄用手槍向外一迎，堂郎郎金鏢落於船面，高登霄哈哈大笑說道，老匹夫羅榮，你的外號叫做多臂俠，必是會打各樣暗器，來來，你有何等的能爲，你就向外施展，我高某可要開開眼，羅老俠客點了點頭，說道，高莊主你的武學，果然超羣，我羅榮甚是佩服，你既然要我施展我的暗器，我也不敢違命，你就多加小心罷，我再用金鏢打你，若是不能傷損於你，我羅榮甘敗下風，高登霄笑道，就是罷，你只管檢我致命之處打來，我若是身中鏢傷，或是當場亡命，那算我經師不到，練藝不高，死不足惜，羅老俠客說，如此高莊主你可要加一仔細，老頭子說罷，將刀插於背後，回手取鏢，這時候高登霄提槍勾奔正北，不住扭頭觀看，老頭子一揚手，這隻鏢頭不搖，尾不慌，勾奔高登霄後背打來，高登霄不慌不忙，見金鏢來至切近，微然一閃身，金鏢落空，羅老俠客三



次取鏢，就要向高登霄三次打出，正在這船時候，猛聽有人高聲說道，羅老俠客且慢發鏢，老朽來也，羅榮聞言，回頭觀看，見此說話之人，正是鐵胆俠何瑞，原來何老俠客在於船頭，觀看羅高二人動手，後來，見羅老俠客堪堪落敗，心中甚爲着急，又見羅榮抽身發鏢，並未打傷高登霄，何老俠客心說，這高登霄乃是武學高強之人，只怕羅兄長之金鏢，難以佔勝，我何不趁此時前去替換於他，也省得我兄長他老人家，見金鏢打不中敵人，有了羞愧之心，何老俠客想到此處，這才與楊德威言明，自己要出頭會戰，楊老俠客點頭說道，何兄長你必須小心在意，何瑞答應一聲，收拾已畢，然後跳上小船，剛來至大船切近，又見羅老俠客二次發鏢不中，這才高聲喊叫，接着飛身登在大船以上，笑哂哂向羅老俠客說道，兄長你老人家，憑囊中暗器，才闖出多臂俠客的美稱，你老人家只要發出暗器鬼神全然吃驚，小弟我甚爲愛惜高莊主的槍法，你老人家且不必用你絕藝，傷了高莊主，且容小弟我，與高莊主過過招，領教他的六合槍法，老頭子羅榮，心中明白，知道何瑞這乃是給自己維持顏面，心中甚是感激，趁勢下台，將手中金鏢，送入囊中，說道，既然賢弟你要瞻仰高莊主的六合槍法，小兄我甘願相讓，其實我也是愛惜高莊主的武學，因此才連發兩鏢，乃是虛打虛發，可也沒敢傷損於他，何瑞心中暗笑，暗說，我這位老哥哥，居然也會說起大話來拉，你豈是不忍下毒手，這乃是人家工夫，善以躲避暗器，若不然你一鏢還不將人家打了一個窟窿，何瑞心中這麼一沉吟，這時候羅老俠客，已然抬起自己金鏢，下船退回本陣去了，且說黑面閻羅高登霄見有人登船，但見此人，年紀六十多歲，一身藍綢子袴褂，足登青緞子薄底快靴，背插金背摺鐵刀，赤紅的臉堂，一表非俗，連忙開言問道來人通上名來，何瑞傲然一笑說道，老朽姓何名瑞，家住濟南府天涯莊，人稱

鐵胆俠，你雖說不認識於我，我可十分相識於你，只因大清兵攻破你的黑風莊，那夜晚間，我可任場，也曾見你出入萬馬兵中，甚是饒勇，不愧身為蕭道榮左膀右背，無奈武學雖好，心地却欠清淨，蕭道榮屍居餘氣，清兵眼見就要掃蕩巢穴，拿問正法，你不明順逆，不識天時，未免可惜，大丈夫貴于懸崖勒馬，江心收船，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趁此改惡向善，還不能失爲識時務之俊傑，若甘心從賊，執迷不悟，只怕山破之日，就要玉石俱焚，身敗名裂了，高登霄聞言，冷笑一聲說道，何瑞你妄被他人稱作俠客，你豈不知受人點水之恩，就該湧泉答報，我高某蒙蕭天王百般優遇，恩禮有加，推心置腹，視同骨肉，我是甘爲效死，以報知遇之恩，你有能爲只管亮兵力取我性命，高某死而無怨，若想用口舌之能，勸說我歸服大清國，漫說是你，就是蘇秦重生，張儀再世，高某也是萬難信從，你就別費言辭，何瑞冷笑說道，高登霄你也別自抬你的身份，像你這等人，大清國有你也不多，無你也不少，並非是大清國但願你前來投降，不過是我見你若大年紀，我等俱是練武之人，我才苦口相勸，你既然甘心願爲蕭道榮賣命，我成全你也就是了，老頭子說罷，回手抽刀，向前邁步，向高登霄胸膛便遞，高登霄撒步雙槍，接架相還，兩人就殺在了一處，一來一往，一進一退，真也算作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兩人戰過二十幾個回合，仍然是不分勝負，賊人隊中，小諸葛田文廣口念無量佛，向聞天桂說道，聞大帥你看高莊主連勝數次，氣力必然不加，現時又遇見了勁敵，你就該傳令去，問問有何人出頭會戰，將高莊主換回，聞天桂點了點頭說道，先生所見甚是，待本帥令去，聞天桂說罷，連忙向左右問道，那位寨主，前去將高莊主換回船來，聞天桂話剛說完，只聽有人高聲說道，小可不才，甘願登船會戰，聞天桂打量這位答話之人，乃是追風趕浪臥海犀牛，飛龍

島水軍副帥仇亮公，原來這位追風趕浪臥海犀牛仇亮公，家住安徽鳳陽府雙陽鎮，自打幼年，訪求明師，學會了全身武藝，竄高就矮，陸地飛騰，手中一隻亮銀戟，重四十餘斤，殺法驍勇，力敵萬人，專在長江一帶販運私鹽爲業，治得家資豪富，爲當地之首戶，此人水性過人，能在水中停留三日三夜，因此江湖之人送一美稱，叫做追風趕浪，臥海犀牛，那年仇亮公在家鄉雙陽鎮，教給自己愛子仇明遠練武，這孩子年方一十七歲，長得容顏俊美，天資甚好，隨着自己的天倫，練了數載武工，學會了十八般武藝，長拳短棒陸地飛行，武學甚是精通，後文書此子出世，闢成了一份名譽，人稱玉面小哪吒，作了無數事業，此是後話，暫且休提，且說仇亮公一日在家中閑坐，忽然有自己手下夥計，梅花鹿李廣，前來送信，說道，現有北京城內庭總管秦福，派心腹之人，去至兩廣採辦珍奇花草，修飾自己府下的花園，兩廣總督福綿，乃是旗籍大員，要交結這位秦總管，贈牡丹花盆，這牡丹花看着可是真花，其實乃是能工巧匠，以彩綢扎製而成，如真花是一般無二，這還不算，惟有這花盆以內，埋藏着馬蹄金三萬兩，這乃是兩廣的民脂民膏，被這位福總督搜括來，贈與這位秦總管，各地綠林聽知了這等消息，全有乘機劫取之心，因此特來稟知，仇亮公聞言，心中一動，問道，但不知這運花之人，自那條道路勾奔北京而行，李廣稟道，此事已然探明，這押運之人，共是二十餘名軍漢，一位守備，駕大船三隻，自水路緩緩而行，自江蘇入長江，從揚州入運河，一路勾奔北京，時下已然到在江陰縣境，仇亮公沉吟多時，說道，既然如此，我派你前去齊人，李廣連聲答應，這才分頭各處傳人，三日之後，人位已齊，仇亮公分付備快船五隻，衆人扮做鹽商模樣，各自上船從長江北上，勾奔瓜州，將船停在清靜之地，又派梅花鹿李廣，扮作漁翁模樣，獨駕小舟，順江而下，前

去探聽，第二日李廣回船送信，言說押運花草之船，每日只行三十里，時下剛走到靖江縣，惟有這押船守備，非常精細，聽說自運河奔北京，須經過洪澤湖微山湖，各處乃是強人出沒之地，只怕有了意外之事，因此向長江水師提督梁德威，要戰船十隻，軍卒一百名，兩位守備，一同護衛而行，仇亮公點了點頭說道，既然他等有了防備，我們也須到各處請人，才得成事，仇亮公說罷，仔細想了想，一時又想起請誰，往遠處請人，又怕路遠往返多費日期，誤了大事，後來想起微山湖飛龍島，現有藍面天王蕭道榮聚衆稱王，手下之能人甚多，十分興旺，倒不如與此人連接，共作此事，仇亮公想定主義，這才駕快船一隻，星夜北上，那日到在微山湖，船奔飛龍島遞名帖求見蕭天王，蕭道榮也聞聽人言，江湖之上，有這麼一位人物，連忙接進案去，兩人促膝而談，甚是投緣，後來兩人一商量切取黃金之事，蕭道榮亦甚願意，這才派手下寨主，駕快船十隻，約期在洪澤湖動手，那日押運花草之軍士，到在洪澤湖附近，昏夜之間，一齊動手，殺傷軍卒甚多，將一切花草，全然拋於水內，單將八盆牡丹花，運回了飛龍島，衆人一分劈，仇亮公得黃金一萬餘兩，有心運回家鄉，又怕這位秦總管失落黃金，其心不甘，要派人拿賊，因此也就情願在此飛龍島，落草爲寇，暗中將家人接入山寨，一同居住，蕭道榮派仇亮公爲水軍副帥，同掌兵權，後來聞天桂派人將老俠客，神箭手千里飛俠孟子彬，請進山寨，與仇亮公共爲副帥，蕭天王甚爲倚重，這日見黑面閻羅高登霄，在戰船以上，戰勝數陣，聞天桂傳令，派人前去替換，仇亮公一時技癢，這才高聲答應，言說情願出頭與大清國將官會戰，聞天桂陪笑說，仇副帥此去，多加小心，仇亮公連聲答應，收拾已畢，抄起亮銀戟，飄身跳上小船水手搖櫓，少時來至大船切近，輕輕一登，到在船上，高聲說道，高莊主你連勝數陣，

尼見你武學精明，也是我一時技癢，故此才來至戰船，你且退回休息，待我與此位過過兵刃，高登霄聞言，虛施一槍，退在一旁，向仇亮公說道，既是仇副帥要與何老俠客過過招，我甘願相讓，說罷下船回陣不提，且說老俠客何瑞，手拈海下白鬚，說道，來人通上名來，仇亮公說道，我姓仇名亮公，乃是安徽鳳陽府的人氏，人稱追風趕浪臥海犀牛，現為飛龍島水軍副帥，我見你老人家、刀法精妙，一時只覺技癢，因此才來至戰船，要領教領教，何老俠客點了點頭說道，我見你一表非俗，何必捨身從賊，一日為賊，終身之辱，依我良言相勸，你不可執迷不悟，不必甘心為飛龍島出力，還是隱迹江湖，為大清國之良民，豈不強於助紂為虐，為賊爪牙，仇亮公微微一笑說道，戰船以上，講的是強存弱死，你就別費言辭，何瑞說就是罷，我且看你能有多大能為，說罷向前遞刀，刀走中盤，挑仇亮公的肚腹，仇亮公連忙閃身，一搖亮銀戟，猛虎出洞式，勾奔老俠客肩頭便刺，老俠客向左一邁步，躲過亮銀戟，然後遞招，兩人一進一退殺在一處，兩人搭上手，就算拚了命拉，惡殺惡劍，各不相讓，工夫一長，鐵胆俠何瑞，究竟是有了年紀之人，鼻淌見汗，吁吁帶喘，刀招透着緩慢這位仇副帥，將亮銀戟施展開，刷刷白光一片，將何老俠客就困在當中，何瑞心說罷了，我何瑞闖蕩江湖，創成一份名譽，不成想今日栽在此人之手，往日英名，今日豈不要付與流水，何老俠客心思這麼一亂，可了不得拉，刀招越發散啦，不住向後倒退，大清陣上，一個個非常着急，馬如龍這時候已然將肚子裏湖水吐淨，換了一套乾衣服，捧刀站在船頭，觀看戰船以上，動手交鋒，後來見何老俠客堪堪落敗，馬爺艾約一聲，回頭向何氏弟兄，說道，二位老兄弟你們上眼罷，你們的老爺子可算落了敗啦，你看他身子漸向後退，眼看就要退到船邊，若能以像我老馬一落在水內洗個澡，還算萬

幸，只怕這位仇亮公手頭黑，一戟將你們的老爺子刺了個透明窟窿，依我說你們二位，可別見死不救，趕緊過去替他，這也見出你們弟兄孝道，少俠客玉面小如來何鳳，一聞此言，連聲說馬老爺你所見甚爲有禮，我也不便討令，我要會戰賊人去啦，少爺說罷，兩腿一邁，飄身落在小船以上，連催水手搖櫓，少時來至戰船切近，高聲說道，大胆賊人，休得逞能，你家少爺特來取你性命，少爺說罷丹田提氣，飛上了大船，身輕似燕，一點聲息皆無，仇亮公正要取勝，猛聽有人登船，連忙一收亮銀戟，整戟觀看，見面前站立一位少年，只見此人，面如團粉，容顏俊秀，形如美女，真好像玉樹臨風，令人喜愛，仇亮公手拈胡鬚，打量多時，然後開言說道，你這頑童，你可知道這戰船以上，乃是爭強奪勝，生死所關，你小小年紀，乳黃未退，何必來至此地，少爺笑哂哂說道，我來至戰船，乃是要擒賊立功，我生就的體性，就是嫉惡如仇，想你等乃是大清國之百姓，不該捨身從賊，甘受萬姓之唾罵，上貽祖宗之羞，下爲子孫之累，真乃是神人共棄，國法不容我若不見你們這類人，可就紅了眼啦，今日非要將你拿回營不結，仇亮公聞言，而目一沉，說道，你能有多大能爲，也敢說出這等言語，你且通上你的名來，少爺見自己的天倫，已然坐船回陣去了，這才回手取兵刃，華郎郎一聲響，十三節亮銀鞭，取在手中，向仇亮公說道你若問我姓名，待我告訴於你，我姓何名鳳，有一美稱，叫做玉面小如來，家住濟南府天涯莊，適才與你動手的那位何老俠客，非是別人，乃是我們的天倫，仇亮公享了一聲，說道，你這頑童，取巧罵人，大量你是不知道本帥的厲害，我手起戟落，可就要取了你的性命，你休怨我手上無情，少爺說只怕你不能那麼容易就要了我的命吧，仇亮公也不答言，一搖亮銀戟，分心就刺，少爺微然一閃身，躲過戟尖，向前邁步，緞女投梭，鞭梢勾奔仇亮

公的面門便點，仇亮公一收大戟，撥草尋蛇，用大戟一迎少爺的亮銀鞭，少爺早就留了心拉，只因人家使的是長兵刃，自己使的是軟兵刃自己亮銀鞭，若是纏了大戟，自己的氣力，只怕敵不過人家，那時節這亮銀鞭非得出手不結，因此少爺不敢叫亮銀鞭撞在大戟以上，趕緊右手向回一帶，伸左手接住鞭梢，這時節仇亮公的大戟，也就到拉，少爺只得用小巧綿軟之功，閃轉騰挪，身形滴溜亂轉，工夫一長，少爺可不成拉，只有招架之功，並無有還手之力，再有幾個照面，少爺非敗不結，輕則帶傷，輕則廢命，正在這般時候，只聽有人登船喊道，何少俠客，你且退回休息，待老朽領教仇副帥的本領，何鳳聽此說話之人，乃是老俠客楊德威，連忙走後留招，聳出圈外，擡頭觀看，果然是老俠客楊德威，來到了戰船，書中代言，楊老俠客，在此船頭，懷中抱定令旗令箭，留神觀看，戰船以上，動手交鋒，見今日所有登船交鋒的賊人，全是飛龍島出色人物，老頭子心中明白，就知道今日賊人是要有贏無敗，後來見大清將官連敗數次，心中甚是着急，又見少俠客何鳳，到在戰船，與仇亮公殺在一處，無奈不是賊人敵手，堪堪落敗，老俠客回頭向兩旁看了看，心說除了我之外再也無人能以迎敵，老頭想罷，站起身形，將懷中令箭，交與老俠客羅榮，說道，兄長你且代管此物，我要前去與賊人比評高低，羅老俠客說，你身為主帥，不可妄動，還是派別人出頭才為正理，楊老俠客一搖頭，說道，兄長你老人家千萬別攔，老俠客這才摘去頭上得勝盔，脫去兩截羅汗衫，背插紅毛寶刀，開了關蓋中金鏢三隻，然後跳上了小船，飄搖搖來至大船，輕輕一飛身，跳上了大船，這時賊船退回休息，仇亮公一收大戟，見是紫面飄鬚俠楊德威，哈哈一笑，說道，你老人家輕易可不肯出頭交戰，今日也是看得起我仇亮公，肯其登上戰船，仇某何幸，今日得以與老俠客你過過兵刃，

我就是當傷落敗，也是非常高興，來來，待我瞻仰瞻仰你的刀法，楊老俠客微笑，說道，老朽徒有虛名，並無實學，豈敢受副帥如此看重，我打算在仇副帥面前，說一番忠告之言，不知聽與不聽，仇亮公冷笑一聲說道，老俠客你既然親自登船，你我二人，也只能以武學分其勝敗，你若打算用言語勸我脫出飛龍島，歸服大清營，那可就妄費言辭，只因仇某素以一忠字爲念，既然身歸飛龍島，也就休要中途改節，泰山可移，此志無他，楊老俠客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仇副帥你就施展你的絕藝，老朽奉陪，仇亮公說既然如此，老俠客你就接兵刀罷，說罷一舉大戟，勾奔老俠客胸膛便刺，老俠客一閃身形，讓過戟頭，手擎紅毛寶刀，向前邁步，刀尖勾奔仇亮公的軟脅，仇亮公見刀勢甚快，連忙向後撤步，搖手中大戟，與老俠殺在一處，別看仇亮公殺法饒勇，若與楊老俠客走到一處，可就顯出來他的武學，還差着一些啦，只因楊老俠客，刀招精奇，久經大敵，動起手來，刀招是刀招，步法是步法，一絲不亂，兩人動手也就在二十幾個照面，楊老俠客心說，我今日若是戰不勝仇亮公，也就無顏回轉本陣啦，老頭子想至此處，振起精神，留心觀看，見仇亮公兩手擎戟，奔自己胸膛刺來，老頭子微笑一閃身形，用手中紅毛寶刀，輕輕向戟上一搭，老頭子刀招，其快無比，仇亮公抽戟略微一慢，只聽克叉一聲響，仇亮公戟頭落於船板，老頭子身形是何等之快，刀光一閃，刀尖勾奔仇亮公硬喉，仇亮公驚魂千里，見刀來切近，右手一鬆，大戟不要啦，連忙向後一仰身，古冬一聲，倒在船面，接着用就地十八翻的工夫，古魯魯身形亂滾，撲冬一聲，身形落於水內，在水中一提氣，用踏水法，回轉戰船，滿面含羞，向聞天桂說道，仇某無能，敗在楊德威之手，特來請罪，聞天桂陪笑說道，仇副帥你連勝兩陣，足見你武學高強，既然楊德威親自出頭，待本帥



派別位前去迎敵，你且回船休息去罷，且不言仇亮公退回自己船中，更換衣服，且說老俠客楊德威手拈海下胡鬚，哈哈大笑，向聞天桂說道，你們這位仇副帥，若不是借水遁逃走，只怕此時，已然身首異處啦，你們還有那位不怕死，前來與老朽比併，老俠客話剛說完，只見飛龍島竹城以內，飄搖搖沖出來一隻大船，船頭以以，有兩張太師椅子，上面端坐着兩位道長，但見上首這位仙長，身穿深灰色細布道服，巴掌寬的青緞子護領，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冠，足登白襪雲履，手執拂塵往臉上看，面如三秋古月，一部白髯，飄洒胸堂，右首一位道長身穿二藍色細布道服，一般是青緞子圓領，青緞子九梁道冠，童顏鶴髮，相貌甚是清奇，兩人身後，站立兩位道童，手中各自捧定寶劍一隻，乃是綠沙魚皮的劍匣，黃絨挽手，燈籠穗，真金打造的各樣飾件，甚是精美，書中代言，兩位仙長，正是飛龍島逍遙樓中兩位俠客，這上首道長，便是銀面仙翁無極子呂道明，下首道長，乃是蓋天第一仙客余道生，只因聞天桂水面列隊，與清兵見伏，一心要大獲全勝，因此臨出兵之時，暗中派人與兩位仙長送信，請二人駕船出島，前去觀陣，如有緩急之時，也好協力相幫，二位仙長也要看一看清兵之形勢，因此弟兄二人，動身離了逍遙樓坐山轎來至白沙灘，登船而來，且說聞天桂見二位仙長前來，心中甚是歡喜，連忙站起身形，抱拳施禮說道，弟子不知二位仙長前來觀陣，未曾遠迎，當面請罪，呂余二人，口念無量佛，說道，聞大帥免禮，少時兩船靠近，衆人挨次見過仙長，蓋天第一仙客余道生，口念無量佛，說道，但不知勝負如何，聞天桂這才將適才交鋒情形，詳細一說，然後又手指戰船，說道，仙長你來看，在戰船以上耀武揚威之人，便是蕭天王結拜好友，紫面飄髯俠楊德威，此人反覆無常，不但不肯助幫蕭天王共圖大事，還要歸於欽差王義手下，與飛龍島爲仇作對，時

下此人在大清營中，乃是執掌兵權，只要將此人戰敗，清兵不難一鼓而破，蓋天第一仙客聞言，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待貧道前去會會此人，看他能有多大能爲，仙長說罷，將手中拂塵交與道童，接過寶劍，帶在腰間，然後跳上小船，水手搖櫓，少時來至大船就近，只見仙長輕輕向下一發，身落大船以上，兩脚踏在船沿，飄搖不定，好像風吹楊柳，看樣子一不小心，都能以身落水內，其實這乃是一手工夫，楊老俠客看得分明，見老道仙風道骨，飄然有出世之概，連忙高聲問道，來人通上名來，然後也好動手較量，仙長微然一笑，口念無量佛，說道，楊德威難道連貧道余道生都不相認嗎，楊老俠客聞言一愕神，冷笑一聲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你老人家，乃是蓋天第一仙客，想仙長身爲當代之劍客，就該尋一深山古廟，靜悟參修，雖不能夠白日飛昇，成爲正果，都能以長生不死，壽與天齊，也免受輪迴之苦，你不該與賊人爲伍，甘心助紂爲虐，想我朝自人關定鼎以來，君正臣良，萬民樂業，四海寧靜，國運方興，亂臣賊子，焉能成其大患，再說仙長乃是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該一塵不染，萬緣俱空，難道說不忍捨了紅塵，尚有還俗之念不成，余道生哈哈大笑，說道，楊德威你有所非知我與我之師兄，已然身爲三清弟子，豈肯貪戀紅塵，再墜世網，只因肅天王對我二人，恩禮有加，也是我二人見盛情難却，才應允出頭協助，單等大事成就，我二人也就還俗，並不貪圖功名富貴，楊老俠客說道，仙長此言差矣，蕭道榮喪心病狂，甘爲叛逆，早晚之雷，必然是身受國法，你老人家身爲劍客，鋤惡除奸乃是你的天職義務，豈可助紂爲虐，甘爲賊人爪牙，美玉置於污泥之中，豈不是可惜，依我相勸及早回頭，飄然而去，尋一清靜洞府，保持劍客的名譽，修一個長生不老之體，豈不甚好，何苦留戀於紅塵之間，受天下人之恥笑，余

這生聞言，哈哈大笑，說道，楊德威，你也不必在我面前，說長道短，就像你所說之話。我早已知道，我也曾與你言明，我兄弟雖說是出家之人，不該多管紅塵之事，無奈我二人，受蕭天王百般優待，因此才要協助於他，早成大事，再說你等學會了微末武學，在此江湖以上，就妄自誇張，自以爲身負絕藝，曠世無匹，我出家人，固然是六根清靜，七情沉寂，其實聽了這等言語，心中却也不平，我借此機會，要仰瞻仰瞻你等有多大本領，也敢目中無人，楊老俠客一愕神，說道，仙長你何出此言，想我楊德威，在江湖以上，薄有虛名，蒙衆人抬愛，贈我以美稱，叫做俠客，其實可不配這俠客二字，素日之間，待人接物，總不脫和平二字，豈敢因爲自己會了武學，便同他人誇張，楊某也深知，天地之大，能人多有，就像我這微末武學，真可以算是車載斗量，我焉敢自生驕傲之念，仙長說道，就是你未曾說出這等狂傲之言，我今日也要與你過過兵刃，只因我已然來至戰船，也萬難空手而回，你有什么等絕藝，只管施展出來，我必奉陪，楊老俠客冷笑一聲說道，既然余劍客你一定要與楊某較量，我也不便推辭，你就接兵刃罷，老頭子可惱拉，只因這位蓋天第一仙客，一心要以武學比併高低，足見此人不明順逆，妄有劍客之名，老頭子惡狠狠向前遞刀，仙長傲然閃身，抽劍在手，劍光一閃，迎風劈柳，劍尖夠奔老俠客面前便劈，楊老俠客不敢怠慢，也就接架相還，兩人殺在了一處，動手之間，楊老俠客留神觀看，只見這蓋天第一仙客，手中寶劍，劍招精奇，摘掛撕擄，非常之乾淨利落，腳底下動轉挪移，非常之爽利穩重，真不愧這劍客之稱，兩人一來一往，一進一退，動手也就在十幾個照面，仙長也暗含着點頭，暗中佩服這位紫面飄髯俠刀法出衆，居然能與自己走十幾個照面，老道心中這麼一高興，也就將劍招一變，使的是八仙劍法，刷刷劍光一片，也就將楊老俠

客，圍在當中，大清陣上，所有人位，一個個留神觀戰，見楊老俠客，不是人家對手，衆人也就心中着慌，只聽馬如龍艾約一聲說道，完了，楊老頭子今日要寡駕，牛王爺，馬王爺，你們何人前來救駕，馬爺這麼一吶喊，猛見賊人船隻，紛紛移動，馬爺心中一動，急忙回頭，向老俠客羅榮說道，老爺子你上眼，賊人船隻可活動拉，依我之見這賊頭聞天柱，必然是猴拉稀壞了腸子拉，定然是見戰船以上，楊老俠客，堪堪落敗，他就要傳令沖殺過來，你老人家手中可抱着令旗令箭，就該早早作一準備，也免得全軍覆沒，羅老俠客道，依我說，應該如何傳令，馬爺笑道，老爺子你何不傳下令去，派弓箭手在前，多備強弓勁矢，以提防賊人前來衝突，羅老俠客點頭說道，馬爺老你真可以，身臨戰陣，還能智謀百出，不愧這談笑將軍的美稱，馬爺滋牙一樂，說道，這不含忽，你上眼罷，將來我還有登台拜帥之時呢，羅老俠客傳令，調弓箭手在前，嚴防賊人沖殺，老頭子剛然傳令已畢，猛聽賊人隊內，鼓聲一片，登時之間，賊船蜂擁而來，齊聲吶喊，驚動天地，欽差大人，究竟是位文官，那見過這等衝鋒陷陣之事，猛見賊人殺來，不覺驚魂千里，慌做一團，先站起身形，分付趕緊回船，老英雄贊天燕子甘茂才，與蘇州總兵王錦泰，緊緊保護大人，衆軍士見欽差大人要乘船而走，衆人也就紛紛潰散，飛龍島賊人，奮勇追殺，直追出十里之遙，然後才鳴鑼收兵，退回飛龍島去了，大清兵見賊人去遠，這才聚在一處，敗回營來，查點人數，軍士傷亡四五百名，損失大小船隻甚多，少時楊老俠客，自水中逃回營來，衆人問交戰之事，老頭子說道，適才我正然與余道生，在戰船以上動手較量，後來見賊人沖殺過來，余道生抽劍跳出圈外，口念無量佛，說道，善哉善哉，這是何人出這等狠毒之計，這也是在劫數者難逃活命，我趁老道自言自語之際，我才跳入水中，回得營來

爲今之際，我軍銳氣已折，且料理善後要緊，老頭子連忙派人查明死傷之人，記好花名冊，受傷之人，送徐州府調養，戰死之人，預備請朝廷優恤，諸事料理已畢，這才面見欽差大人，道驚請罪，大人說道，勝負乃是兵家常事，今日之敗，也非是諸位之罪，乃是賊人鬼計多端，暗下無常，若非是羅老英雄，調弓箭手在前迎敵，今日幾乎就要全軍覆沒拉，看起來羅老英雄，亦有將帥之才，老俠客羅榮欠身說道，我可不敢掠他人之美以爲己功，出謀定計之人，乃是馬謹衛，此人識見甚多，他見賊人船隻移動，就告訴我趕緊調弓箭手迎敵，若無此舉，我軍傷亡還要慘重，大人聞言，點了點頭，向馬如龍說道，馬如龍你粗中有細，本院已然知道拉，此後總要實心任事，遇事不可談諧，本院定然提拔於你，馬爺單腿請安，說畢職先謝謝老大人恩典，單等此後兩軍陣前，我軍再落敗之際，我準能想出好主義，也就是拉，大人一翻二目，亭了一聲說道，你何故出此不吉之言，馬爺一想，自己將話說錯，也只得低頭不語，大人滿面秋霜，一臉怒氣，衆人都不敢說話拉，大人沉吟多時，向楊老俠客，說道，賊人如此猖獗，但不知何日才得奏凱，衆人見大人說此傷心之言，俱各默然無語，這時候已然是黃昏時分，大人分付各自用飯安歇，夜晚之間，楊老俠客分派人位，巡查營寨，怕的是賊人乘夜前來攪鬧，一夜晚景，休提第二日清晨，三軍用過早飯，猛聽飛龍鳥號炮驚人，少時有探事之人，前來稟報，言說賊人亮隊，單等交鋒，楊老俠客分付再探，探事之人走後，老頭子目視兩旁衆人，開言道，我軍新折銳氣，只宜暫時堅守，不與賊人接仗，無奈賊人又乘勝而來，這便如何是好，衆人低頭不答，馬如龍越衆而出向楊老俠客，說道，飛龍鳥賊人，全好對付，惟有這兩位牛鼻子老道，可真不好惹，我有心舉薦一人，只要此人到在戰船以上，就能以戰敗兩名老道，不知老

爺子你心下如何，楊老俠客心中高興，說道，但不知此人是誰，現居何處，馬爺說、提起此人，真可以算作轟轟烈烈，武學蓋世無雙，戰敗兩位雜毛，可是不費吹灰之力，楊老俠客含笑說道，既有如此能人，馬護衛你就該說說他的家鄉居處，姓字名誰，老朽我寧知大人，然後派人前去搬請，馬爺說，老爺子你若問此人是誰，待我告訴於你，他就是救我兩次不死的，那位青衣女俠，此人雖然是位女流，可有一節，劍法高明，身負絕藝，只要請此人前來，何愁兩位雜毛不敗，飛龍島不破，楊老俠客一翻二目，說道，此人現在何處，馬爺搖頭說不知道，楊老俠客心中不悅，冷笑一聲說道，馬護衛這不是廢話嗎，你既然不知此人在於何處，你何苦鄭重其詞說與我聽，這幸虧是我，若是大人面前，豈不就大有不便，時下賊兵猖獗，軍情緊急，我奉勸馬老爺，你不必談諧，以免誤事，馬爺也不言語拉，正在這般時候，有把守營門軍士，進帳稟道，現有飛龍島大帥聞天桂，派人前來下書，楊老俠客聞言一皺雙眉，說道，喚他進帳問話，這軍士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果然帶進一人，乃是婁兵打扮，進帳向上叩頭說道，小人奉了聞大帥之命，前來投書，諸位老爺們過目，說能手中高高舉起書信，旁面有差役將信接過來，傳與楊老俠客，老頭子折書觀看，只見信中不過是催促亮隊，憑武學以分勝敗存亡，楊老俠客冷笑一聲，向飛龍島婁兵說道，我也不便修書，你回得山寨，向你們聞大帥稟報，就說我營道就亮隊，隨後使到，婁兵叩頭起身而去，楊老俠客見婁兵已走，向衆人說道，聞天桂欺我太甚，他料我等於大敗之後，必然不敢出頭，今日我偏要前去會戰，那怕武學不敵，當場而亡，這也算爲國效忠，分所當然，還望衆人協助與我衆人齊聲說道，同爲國家出力，何言協助二字，你老人家就傳令亮隊，我等甘願與賊人決一死戰，楊老俠客剛要傳令，忽有差役進

帳裏道，營門外現有蘇州府阮良，求見楊統帥，與羅老俠客，楊老俠客聞言，回頭向老俠客羅榮說道，這位鬪海銀龍阮良，在江湖之間，名氣甚大，我久有個耳聞，前日在黑風嶺外，打救羅超不死，我甚願與此人相見，無奈可也沒能得其機會，今日在軍情緊急之時，可不知道此人爲何前來求見，兄長你說派何人，去至營門相迎於他，羅老俠客說道，馬護衛乃是阮良師姪，就派馬老爺前去迎接，才爲正理，楊德威點頭向馬爺說道，馬護衛你去至營外，請阮老英雄，大帳相見，馬爺答應一聲，動身向外行走，少時來至營外，果然見是自己師叔，在門外站立，馬爺連忙上前行禮，說道，不知師叔你老人家前來，小姪我有失遠迎，當面請罪，老英雄阮良哈哈大笑，說道，如龍免禮，我聽說你作了官拉，這也不負你恩師教導一回，將來兩軍陣前，立下戰功，不難越級高陞，愚叔我甚是歡喜，馬爺說，師叔你老人家多誇獎拉，楊羅二位老俠客，在帳中恭候，派小姪前來迎接，你老人家這就隨我進帳罷，阮良說既然如此，如龍你領前帶路，馬爺答應一聲，在前而行，兩人一前一後，少時來至帳外，馬爺回頭說，師叔你老人家暫在此少候片時，待小姪我進帳稟知衆人，也好前來迎接，阮良點頭說，就是罷，馬爺這才邁步進帳，向楊老俠客稟道，阮老英雄在帳外候命，楊老俠客聞言，站起身形，率領衆人，迎出帳來，內中只有羅氏父子與馬爺三人，與阮良相認馬爺趕緊指引，後此俱各聞名已久，楊老俠客哈哈大笑，說道，阮老英雄，姓名滿江湖，真可以算作大名鼎鼎，楊某只怕未得拜瞻顏色，今日一見，也是三生有幸，阮良笑道，阮某一介庸愚，何敢勞動老俠客如此誇獎，反是楊老俠客，名貫宇宙，遐邇同欽，阮某拜訪來遲，罪甚罪甚，老頭子說罷，又上前見過羅老俠客，說道，聖叔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姪我隱居家鄉已久，不願出頭露面，因此久疏展拜，羅老俠客

笑道，阮良你打救羅超不死，我正要與你道謝，也是因爲大營以內，軍情緊急才不得脫身，不成想今日在此相見，我這裏謝謝你罷，旁邊轉過來少俠客羅超，說道，不知兄長你老人家駕到，小弟我未能遠迎，甚是有罪少爺說罷，回頭向馬如龍微笑，馬爺也明白拉，心說小羅你也別對我來這個，你這是顯露你跟我師叔呼兄喚弟，現時我也不惹你，單等無人之時，我再與你論理，衆人執手相讓，阮良進得帳來與衆人分賓主落坐，差役挨次送上香茶，楊老俠客開言問道，聞聽羅超之言，才知道阮老英雄自蘇州動身，一路尋訪令郎阮孝，但不知近來可有何等的消息，阮良雙眉微皺說道，小兒阮孝，只爲了尋訪偷盜蘇州府印信之賊人，背我離家，不知去向，是我放心不下，才一路追趕，各處訪查，才自蘇州動身，各地尋訪，於今一月之久，既不見小兒蹤影，又不知賊人落於何處，想來令人甚是着急，前日行至玄妙觀，得遇老劍客魏道莊，此人乃是飛龍島呂余二劍客之師兄，我二人在廟中盤桓多日，甚是投機，因此在此廟中，一住多日，那日私探黑風莊，行至左輔橋下，巧救羅賢弟，後來黑風莊攻破，我也就二次回轉玄妙觀，仍然尋訪小兒，只是不見蹤影，昨日回轉玄妙觀，魏老劍客言說，昨日他老人家，圍繞微山湖查真賊勢，後來見我軍列隊，與賊人在水面交鋒，他老人家也沒能出頭露面，回轉玄妙觀，因爲心中放心不下，不知道勝負如何，因此才派我前來探問一原來這位魏老劍客，乃是小兒阮孝的業師，只因他老人家，在蘇州府教小兒阮孝練武，多年也沒能以回，今年自蘇州動身，回轉大別山松陰觀，看視他師弟呂余二人，不料呂余兩位劍客，受了蕭道榮之聘，進入飛龍島，作爲鎮島人物，魏劍客心中不悅，只因呂余二人，失身從賊，失了劍客身分，他老人家這才自大別山動身，來至微山湖岸，查看形勢，尋找入山暗路，一心要進入島中，暗中查明



呂余二人之行爲，無奈一向並未進入島中，時下我軍攻打飛龍島，不知勝負如何，若是賊勢猖獗，或是呂余二人，無人敵擋，魏老劍客，定然是身臨戰陣，奉勸呂余二人，脫出飛龍島，回轉大別山，我見魏劍客，雖然是置身林泉之間，心中却不忘忠君愛國，恨賊人之狂妄憂黎民之塗炭，我心中甚是贊歎，因此才前來面見諸位，也好問明交戰之事，楊老俠客聞言，這才將昨日蓋天第一仙客余道生，出頭會戰，清兵大敗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後來又說到時下賊兵，欺我軍新敗，又派人前來投書討戰，阮良聞言，說道，既然如此，這呂余一人，可是甘心作賊人之爪牙，待我回轉玄妙觀搬請魏老劍客，將呂余二人收服，以免他二人協助賊人抗拒天兵，衆人正然敘話，猛見探事之人，前來稟報，言說賊兵水面列陣，百般叫罵，楊老俠客搖手說知道拉，探事之人叩頭而去，阮良雙眉深皺說道，聞天桂有多大能爲，竟敢如此猖狂，老俠客你何不傳令出營，老朽不才，先與賊人比併，楊老俠客點頭應允，這才分付鳴炮亮隊，大船紛紛移動，二龍出水式，船奔飛龍島而來，這時候飛龍島前來叫陣之船隻，已然退走，工夫不大，大清國船隻，來至賊船切近，楊老俠客一搖令字旗，全船列開，衆人抬頭觀看，只見賊船以上，人位甚衆，却不見呂余二位劍客，楊老俠客回頭問道，那位將軍，攻打頭陣，老頭子話剛說完，只聽有人應聲而出，說道，小可不才，甘願登船與賊人比併，老俠客一閃二目，見此答話之人，乃是金頭獅子武瑞公，老俠客說，武義士此去，多加小心，武爺答應一聲，收拾完畢，帶好兵刃，原來武瑞公的兵刃，乃是一對跨花籃，乃是老劍客妙手仙客遲玉成之親傳，只因武瑞公前次獨闖飛龍島，與蕭道榮言語不合，在天王殿前，動手較量，武爺孤掌難鳴，當場落敗被發遭擒，這對兵刃，也就被蕭道榮給入了兵器庫拉，武爺脫出飛龍島，也就沒能以將自己兵

刃盜出，回得營來，一時打造不及，只得拾了一把金背摺鐵刀，臨時應用，且說武爺坐着小船，來至戰船切近，輕輕一飛身，上了大船，行至當中，伸手一指賊隊，高聲說道，聞天桂你聽真，前次武某獨自一人，闖入你等巢穴以內，只因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才被你所獲，那時節我求死不能，被你等所囚禁，也是我命不該絕，又遇了救拉，你以為你們這座飛龍島，乃是固若金湯，依我看來，也不過是荒山野寨，別人莫要說起，就是我武瑞公這等碌碌無能之人，也都能以任意出入，如入無人之境，依我良言相勸，然就該知道是邪不能侵止，飛龍島不足以依恃，急速改惡向善，捨了飛龍島，再作大清國之良民，你若果執迷而不悟，但等山破之日，可就要玉石俱焚，悔之已晚，武爺正然指手畫腳，高聲喧叫，猛見賊人隊中，冲出一隻小船，船頭站立一人，但見此人穿青掛黃，面如鍋鐵，好像半截黑塔，少時兩船相近，但見此人，飛身登在大船以上，用手中寶鐵棍一指，向武爺說道，你這人在此船上，指指畫畫，說長道短，你且說說你什麼名字，武爺說，你若問我姓名，待我告訴於你，我姓武雙名瑞公，人稱爲金頭獅子，黑漢你姓甚名誰，報名受死，賊人說你問我嗎，我姓嚴名世光，人稱鐵霸王，你大概有個耳聞，我們弟兄三人，在此飛龍島，身爲鎮山寨主，奉聞大帥之命，把守飛龍島內劍峰山，我弟兄三人，人稱爲嚴氏三俠我大哥，嚴世龍，人稱神鞭賽崑崙，我二哥嚴世文，人稱鐵掌鎮山東，我三人把守劍峰山，乃是清苦差事，因此與聞大帥討令，攻打前敵，今日我來至戰船，就要軍前立功，你就接兵刃罷，賊人說畢，一舉鎖鐵棍，泰山壓頂，向武爺頭頂便落，武爺趕緊閃身，賊人鐵棍落空，武爺向前邁步，刀奔賊人胸膛，嚴世光懷中抱月的架式，向外一推，武爺也就接招換勢，兩人殺在一處，武爺動着手，留神見賊人鐵棍沉重，呼呼帶

信肩膊，十分勇猛，自己的兵刃，若是撞在鐵棍以上，非出手不結，武爺不敢疏神大意，閃轉騰挪，身形亂轉，這位鐵霸王嚴世光，性加烈火，見自己憑手中鎖鐵棍，戰不勝武瑞公，不覺心頭起火，大吼一聲，翻轉身形，將鎖鐵棍招數一變，好像狂風驟雨，如同棍山一般，武爺心說罷了，江湖之間，竟有這等武學精奇之人，我自從隨恩師學會了全身武藝，以爲是縱橫天下，無我之對手，不成想戰敗飛龍島，被賊人所擒，幾乎性命不保，今日在此戰船，却又遇見了這位嚴世光，看起來我所會的，真乃是滄海之一粟，不及他人多拉，但等飛龍島被清兵攻破之後，我必然尋訪我之恩師，二次練藝，也好學成驚人之本領，武爺這時候就算遞不進刀拉，只好招招架架，躲躲閃閃，有心抽刀敗走，無奈又被嚴世光用棍圍住，一時之間，也就難以抽身退走，正在這般危急之際，猛聽有人高聲喊道，武義士你且退回船去，與我觀陣，待我領教，這賊徒有多大本能爲，嚴世光動着手，猛聽有人喊叫，連忙一收鎖鐵棍，站在一旁，武爺喘吁吁，回頭觀看，見此說話之人，正是小俠客張春芳，原來小少爺在船頭以上，看得明白，見武瑞公不是賊人敵手，堪堪落敗，小少爺心中一動，暗道，嘗言說得好，錘棍之將，不可力敵，必須用計取勝，我何不去將武爺換回，然後我用金鏢取勝，少爺想罷，也沒向楊老俠客討令，點手喚來小船，飄身落於船中，這才來至大戰船，且說武瑞公見小俠客來至戰船，口中不言，心中暗道，張春芳你小小年紀，何苦前來與賊人會戰，我武瑞公既然不成，難道說你的武學工夫，還能比我高嗎，武爺雖然是這麼暗想，可也不便不下船回陣，這才陪笑說道，張賢弟你來看，這位寨主，姓嚴名世光，乃是山東省嚴氏三俠之一，人稱鐵霸王，賢弟你必須多加小心，我回陣去了，武爺說罷，下船回歸本隊不提，且說小俠客見武瑞公已走，用手中刀一指，

說道，胆大賊人，還不伸頭過來，我克又一刀，將你結果了，也省得將來送你到雲陽市口，受國家之王法，嚴世光聞言大怒，說道，小娃娃，你姓甚名誰，你且言明，我棍下不死無名之鬼，小俠客說，我張名春芳，江湖人稱聖手小俠客，今日特來取你狗命，嚴世光哇呀呀一聲怪叫，手擎鐵棍，冲着少爺頭頂便落，少爺見棍勢過猛，不敢怠慢，向左一閃，擊刀向前就遞，別看賊人身材肥壯，可是非常靈便，見刀來至切近，趕緊一收鐵棍，懷中抱月，向外一推，然後古樹盤根，鑿鐵棍勾奔少爺雙腿打來，少爺丹田提氣，平地聳起四尺多高，才算將棍躲過，容着腳落船面，二次擊刀進招，可全用的是小巧綿軟之功，並不敢疏神大意，來來往往，動手也就在三五個照面，少爺心說，此人勇猛非常，我何不用暗器傷他，少爺想罷，虛施一刀，抽身而走，走出數步，扭頭觀看，只見嚴世光手擎鐵棍，哈哈大笑，說道，小娃娃你動手不過是三招兩式，你就拖刀逃走，依我看你必是打算施展你的鬼計，憑我鐵霸王，焉能中了你的牢籠，少爺一笑說道，黑賊你真可以，你就能以識透我是要用巧計，其實也不算何等巧計，也不過就是我之恩師，他老人家教給我的三隻金鏢，我苦學苦練，才練得白晝百步穿楊，夜晚之間，百步外打香火頭，百發百中，鏢不落空，今日在此戰船，我就打算叫你嘗嘗我的金鏢，是何等滋味，誰料想你這黑賊，胆量太小，不敢追趕於我，這也算是你知其時務，知道少俠客我的鏢法出奇，你這才擊棍不追，其實你若追過來，我非在你的硬桑咽喉，穿了我這金鏢不結，少爺剛說完，嚴世光哇呀呀一陣怪叫，說道，你乃是黃口孺子，乳黃未乾，你也敢說此浪言大話，我嚴世光闖蕩江湖多半輩子，劍俠異人，會過甚多，焉能懼怕你這幼小孩子，來來，我且看看你的鏢法能有何等厲害，賊人說罷，邁步上前，少爺心中一樂，暗道小子你中了我的激將

之法，就怕你不追我，只要你敢來趕我，我若是不能以用鏢傷你，我妄叫聖手小俠客，少爺邁步勾奔東南，探手於囊，然後扭項回頭，將右手一揚，說一聲看我暗器，嚴世光一抬頭，仔細看了看，並無何等暗器打來，不覺哈哈大笑，說道，小孩子你專會使詐語，並無實學，我手起棍落，取了你的性命，你休怨我意狠心毒，賊人說罷，二次擎棍追趕，少爺這時候，早將金鏢取在手中，一面向前奔跑，一面回頭觀看，容着夠上步位，斗手就是一鏢，賊人猛一點寒光，勾奔自己咽喉打來，吃了一驚，急忙向左閃身，這隻鏢擦耳而過，賊人一愕神，心說好險哪，不料想這孩子小小年紀，却如此厲害，賊人這麼一出神，少爺二次發鏢，勾奔賊人小腹，嚴世光向左躲閃，稍微遲慢，只聽撲赤一聲響，鏢中賊人右腿，只痛得這小子一滋牙，兩腿一較勁，鏢落船面，抬頭看了看少爺，這子打心眼裏就不服氣，有心動手，無奈已然負傷，也只得長歎一口氣抹轉身形，回陣去了，少俠客毛腰抬起自己金鏢，擦淨血跡，帶在腰中，正要向賊人隊中喚賊人出陣會戰，猛聽有人口念無量佛聲音洪亮，少俠客抬頭觀看，只見一位道長，已然來至戰船，但見此人，面如三秋古月，童顏鶴髮，白鬚飄洒胸前，身穿銀灰色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頭，腰繫黃絨絲帶，燈籠穗垂於身旁，足登白襪雲履，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冠，金簪縮住頭髮，身後斜插寶劍，是綠沙魚皮的劍匣，另外還背着一隻竹筒，上面插着一隻杏黃綢子蜈蚣旗，可不知道這竹筒子能有何用，少俠客看罷多時，伸手指，說道，老道你叫什麼東西，也取來至戰船討死，老道一閃二目，亭了一聲說道，小娃娃你若問出家人叫何名字，你且站穩，聽我說與你聽，我姓苗名林，號叫清風，在江湖之上，有一名號，叫做神劍羽士，在此飛龍島，身為天王殿，鎮殿寨主，小娃娃你也通上你的名來，然後山人打發你回去也就是了，少俠

客說好你雜毛，你家少俠客姓張名春芳，人稱聖手小俠客，老道你今日來至戰船，可趁了我心頭之願拉，只因我的體性，就恨的是你們這等出家之人，不斷紅塵之念，還要幫助賊人爲非作惡，殺害生靈，我從早就立下了心願，只要遇見這等出家的雜毛，或是禿驢和尚，我非了他的命不結，你今日既然登船，也是你惡貫已滿，該當死於我手，老道你若朋友，你將二目一閉，我過去一刀，就叫你滴滴溜溜刮一陣清風，前去認母投胎得拉，老道聞言一翻二目，說道，胆大張春芳，你竟敢辱罵祖師爺，難道說你吃了熊心豹胆，休走，看我取你性命，老道說罷，回手抽劍趕步上前，兩手捧劍，分心就刺，少爺接架相還，兩人也就殺在了一處，一來一往，兩人動手也就在五六個照面，只見老道，虛施一劍，抽身便走，將劍插於背後，伸手抽出竹筒，在上風頭站好身形，冲着少爺，一拉彈礮，只見一隻黑團，勾奔少爺而來，小少爺一怔神，這黑團就落在少爺身上，登時之間，衣服就發了火拉，書中代言，此物名爲乾坤烈火旗，乃是以容易燃燒之藥料，配製而成，全仗彈礮之力，向外發出黑團，落在人身，登時就能以發火，百發百中，乃是苗林絕藝，且說張少俠客驚慌失色，連忙倒在船板，就地猛滾，打算將火撲滅，老道趁此機會，抽劍上前，惡狠狠向少爺脅堂就刺，小俠客心好不好，連忙就地翻滾，古魯魯滾至船邊，只聽撲冬一聲響，小英雄身落水內，水花濺起多高，大清陣上，看得分明，趕緊派水兵前去撈救，工夫不大，已然將少爺救回船來，搭在船頭，容着將肚中湖水吐淨，馬爺滾到小俠客身旁，微笑道，老兄弟你這個澡洗得怎麼樣呀，張春芳滿面通紅，一語不發，少俠客羅超，在一旁看着不公，過來說，馬老爺你何必耍笑他人，難道說你還忘記你也曾身落湖內不虧，馬爺一翻二目，說道，小羅你聽透，你向我師叔阮良叫兄長，你不該對我顯派，時下

我與羅賢弟說笑，你又在一旁插言，你這不是成心找我的別拗嗎，你若是有能爲有胆量，你也不必在此與我說長道短，你就去至戰船，與那位雜毛老道動手較量，你若能以軍前立功，回頭我才服你是一條英雄好漢，羅少爺微笑，說道：馬老爺你也不必用此激將之法，你我既然置身於行伍之間，衝鋒陷陣，乃是分所當爲，不能畏刀避箭退縮不前，你看這時已然有人登船會戰，你我且看誰勝誰負，少時我必出頭也就是了，馬爺聞言，抬頭觀看，果然見有一人，正然與老道殺在一處，仔細觀看，才認此人乃是，鐵背賽孟賁程元志，原來程元志自來至清營，寸功也未立，自己暗中着急，不知道何日才得立下功勞，博得一官半職，也好改換門庭，光前裕後，大清營幾次與飛龍島列陣交鋒，所有出頭會戰之人，武學全比自己高，因此也只得呆立船頭，觀看他人動手，今日一見這老道劍法並不出奇，全仗手中竹筒，能以發火，才將張春芳戰敗，程元志心說，我何不趁此時去至戰船，只要用力逼住老道，不叫他取下他的竹筒，我也就能以勝他拉，也不討令，飄身跳上小船，水手搖船，勾奔大船而來，少時來至近前，丹田提氣，向上一飛身，已然來至船上，神劍羽士苗清風，正然等候來人動手，忽見程元志前來，連忙高聲問道，來將通名受死，程元志道，我姓程雙名元志，江湖以上，稱我爲鐵背賽孟賁，老道你也報上名來，苗林道，你家祖師爺，神劍羽士苗清風是也，你休走看劍，老道說罷，雙手捧劍，分心就刺，程元志接架相還，因爲心中想好了主義，乃是要用手中的刀，將老道逼住，不容有抽取竹筒之暇，主義想的倒是挺好，無奈這位，苗林可非等閑之輩，就憑人家的美稱，叫做神劍羽士，就能以知道此人劍法高明拉，且說鐵背賽孟賁程元志，施展自己的刀法，與苗林殺在一處，動手也就在五六個照面，程元志就顯出不是老道敵手了，只因老道從容不迫施展

自己之太極劍法，不住取程元志致命之處，程元志就有些手忙腳亂，吁吁帶喘，老道見此情形，微微一笑，虛施一劍，抽身便退，站在上風頭，送回寶劍，取出竹筒，冲着程元志一打彈礮，又是一股黑團，撲奔程元志而來，落在身上，登時發出黑烟，接着也就冒出火光，程元志一怔神可了不得拉，衣服全着拉，他也忘記就地翻滾拉，抹轉身形，向後便跑，這時候老道已然將竹筒收拾，取劍隨後便追，相差兩三步遠近，老道用手寶劍，向程元志背後一點，只聽撲赤一聲，劍刺程元志左肩穴，程元志一痛，向外一閃撲冬一聲，身落水內，大清陣上，趕緊的人前去撈救，少時將程元志從水中救回，只見滿身火傷甚重，肩頭劍傷二寸多深，昏迷不省，事，楊老俠客趕緊派人擦好金瘡藥，送回大營調養，馬爺回頭向羅少俠客說道，老道使用的玩意，可真厲害，這雜毛必是火神爺轉世，你有能為，有胆量，你何不就趁此時，前去會戰玩羅少俠客微微一笑，說道，馬老爺你不催我出戰，我也不能退縮不前，你且在此觀戰，待我會會這位老道，少爺說罷，跳上小船，盪搖搖來至大船附近，高聲喊道，老道休要揚揚得意，看我取你性命，少爺說罷，飛身上了大船，老道抬頭打量少爺，見此人面如敷粉，形如美女，老道口念無量佛，說道，白面書生，何苦前來送命，少爺說，老道你乃是出家之人，何苦幫助賊人為非作惡，適才你放火將人燒傷，其心不足，還要趕上前去，用劍傷他，像這等趕盡殺絕的心腸，可非是你們這出家人所當有，想你身為清三清弟子，就該焚香拜佛，靜悟禪理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罩紗燈，一塵不染，萬象皆空，你何苦助紂為虐，甘為賊人爪牙，你今日在此戰船，使用邪法，連勝數陣，你就趾高氣揚得意非常，你豈不知泰山之外，還是高山，滄海之外，還有大海，我勸你即時改惡向善，回轉你的廟宇，不必為飛龍島賊人賣命，老道冷笑一聲



說道，你既然來至戰船，也就不必說長道短，我二人且以武學工夫，分一個勝敗存亡，可有一節，你家祖師爺，寶劍雖快，不斬無名之人，你且道上的名來，少爺說，我家住濟南府清雲莊，姓羅名超，江湖以上，有一名號，叫做浪裏飛行銀面太保，老道你叫什麼東西，老道說，我姓苗名林，號叫清風，美稱叫做神劍羽士，羅少爺說，老道你既然執迷不悟，你休走，看我取你性命，少爺說罷，抽刀向前便遞，老道接架相還，兩人也就殺在一處。羅少俠客的刀法，較比程元志可強得多拉，老道暗含着點頭說道，別看此人年輕幼小，刀法却甚出衆，我也不必在此，熬磨時間，我還是使用我的烈火旗勝他也就是了，羅少爺動着手，見老道眼珠子亂轉，就知道，老道心中又打算使用邪法拉，少爺一面動手，暗中伸左手，取出金鏢一隻，心說老道你一轉身，我就給你一鏢，工夫不大，老道果然虛施一劍，抹轉身形，向後便退，羅少爺高聲說道，老道休走，看我暗器取你，說罷斗手就是一鏢，老道聞言，回頭觀看果然見白亮亮一物，夠奔自己後心打來，老道避緊一閃身，金鏢擦身而過，落於船面，老道回身取下來乾坤烈火旗，冲着少爺一拉彈礮，少爺說聲不好，連忙向後倒退，撲冬一聲，落於水內，泗水回陣，馬爺見羅少俠客敗回船來，艾約一聲說道，小羅你也是外甥打燈籠照舊，敗回來拉，看起來這牛鼻子的能為，別位全不成拉，必須我馬如龍前去勝敵，衆人聞言，心中俱各不服，小俠客張春芳傲然一笑，說道，馬老爺你既然能以勝賊，你何不出頭，將老道拿回船來，馬如龍說，老兄弟你聽透，我馬如龍若是無有真實本領，也不能身為爺家五品護衛，我告訴你罷，我乃是藏藝不露，但等你等衆人，全然敗在賊人之手，我才出頭露面呢，羅少爺說，馬老爺你看戰船以上，這位老道，戰勝數陣，這時候你不出頭，還待何時，馬爺點頭說，就是罷，你們看我的，我若

不勝老道，我擦粉戴花，前來與你們哥幾個陪酒取樂，馬爺說罷，抄起自己鋼刀，跳上小船，水手以爲馬爺前去會戰呢，抄起櫓來，搖船前進，馬爺連連頓足，說道你們這些東西乃是擠兌我呀，我也沒分付你，你爲什麼向前搖船，水手說，馬老爺既然登在小船之上，不去打仗交鋒，但不知意欲何爲，馬爺說，你將船搖至白護衛船旁，我有機密事，要與白老爺商量，水手不敢怠慢，用力搖船，少時來至白國良來坐之船隻以旁，馬爺向白爺點手喚道，兄長你這裏來，我與你說一句機密話，白爺聞言連忙跳上小船，湊至馬爺身旁，問道，賢弟你有何話說馬爺說適才我在小羅面前，可發出了浪言大話，我言說非要去至戰船，戰勝老道不結，其實我這兩下子別人不知，我還能瞞你老人家嗎，我若是憑我的武學，前去迎戰還不被老道將我牽拉，我算計好拉，有力使力，無力使智，我見老道使用的竹筒子，並不是何等妖法邪術，必是用易於燃燒之藥料，配製而成，這事總須兄長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二人破了老道的竹筒子，豈不是大功一件，白國良說，但不知你叫我怎樣協助於你，馬爺說你我二人，一同駕船前往，我登船與老道動手，你站在小船之上，作爲與我觀敵略陣，但等老道放火之時，你抽冷子就用水澆他，給他個以水尅火，大諒他的竹筒子也就無用拉，白爺說，就是罷，我必照辦，馬如龍分付水手，預備好了水盆，放在船中，二人坐船，夠奔大船而來，少時來至切近，馬爺向白爺說，兄長你可要手急眼快，千萬不可看着我被雜毛燒死，白國良說賢弟你只管前去會戰，不必說此不吉之言，馬如龍這才伸手按了按背後鋼刀，然後一飛身，上了大船，神劍羽士苗清風，正然盼望有人前來動手，猛見上來了一人，但見此人土黃布的袴褂，黃焦焦的臉堂人不出奇，貌不壓衆，老道打心眼裏就沒看起，伸手一指說道，來人少要前進，你且報名領死，馬如龍聞言一滋牙

，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子，說道，你連我也不認識，提起我老人家的名諱，真可以算作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乃是天字第一號的人物字號，老道說你且報上你的名來，我聽聽是怎麼個人物，馬如龍說，我乃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藏龍臥虎，北京城的人氏，姓馬名如龍，現爲大內班五品護衛，有一美稱，叫做談笑將軍，老道你怕不怕我，苗清風傲然一笑，說道，我當你是何人，原來你就是大清國的馬如龍，我聞聽人言，你去至飛龍島下書，被囚遇救，那時節我可沒在山寨以內，我若是在山寨裏，我非向蕭天王求說，立時將你斬首不結，只因你這東西，談談諧諧，全無實學，專與飛龍島爲仇作對，我等恨入骨髓，恨不能生食你肉，馬爺艾約一聲說道，你好這牛鼻子老道，我馬如龍也沒招你，沒惹你，你就要生食我肉，難道說你也不怕塞了你的狗牙。老道勃然大怒，說道，馬如龍你也不必巧嘴罵人，你今日登在戰船，也就是你的死期臨頭，這乃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你休走接兵刀罷。老道說着話，抽劍在手，邁步向前，冲着馬爺頭頂就劈，馬爺不敢怠慢，急忙接架相迎，其先兩人劍來刀去，還分不出高低勝敗，到後來馬爺可就透出不行拉，只聽他不住艾約，說道，好你這雜毛老道，你成心擠兌我，叫我施展絕藝呀，你聽透，老道也不肯答言，不住用寶劍相逼，馬爺可真不行拉，手忙脚亂，手中刀，也就成胡攪和拉，老道向外一變身形，冷笑一聲說道，馬如龍你這是打那裏學來的刀法，祖師爺我也不便與你多費時間，你就閉目等死罷，老道說畢回手取下來乾坤烈火旗，冲着馬爺就要拉彈礮，白國良這時候已然叫兩船相靠，眼睜睜看着老道，單等老道放火燒人，自己也就動手用水澆他，後來老道向外一變身形，回手抽下來竹筒子，白爺可不容老道拉彈礮，連忙用木盆盛起湖水，冲着老道就澆，老道做夢也沒料着有人暗算於他，白國良一盆清

水。全澆在老道衣服以上，老道這麼一愕神，第二盆水又到拉，只澆得老道全身淋漓，衣服盡溼，乾地烈火旗也被水溼拉，老道冲着白馬二人，一翻二目，賭氣抹轉身形，一語不語回陣去了，馬爺哈哈一笑，說道，今日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你不是會放火嗎，我可會發水，馬如龍說完了，一想不對，會發水豈不成了王八拉，連忙一伸手，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子，說道，話也不會說拉。正在這般時候，猛聽賊人隊中鑼聲一片，賊船紛紛移動，緩緩退回竹城以內，白馬二人，也就下船回陣，馬如龍向羅少俠客說道，你們看見了罷，就憑我這樣子的能為，你們服不服氣，羅少俠客傲然一笑，說道，馬老爺你總算見景生情，隨機應變，你見老道發火燒人，你才想出以水剋火的法子，其實這等計策，容而且易，無論何人，也都能以想出來，也未必見就是你一人，才能以想出這等計策，馬爺說你說這話，必是不服我，別管怎樣，先說我可將老道趕跑拉，不像你們仗着會水，泗水敗回本隊，兩人正然說話，只聽中軍鳴鼓，三軍齊聲吶喊，隨後追賊，賊人堅閉竹城，清兵豎起雲梯，相繼登城，上面用滾木擗石，石灰瓶子，向下亂打，清兵死傷甚多，天到日色平西，楊老俠客分付鳴鑼收兵，全隊退回大營，楊老俠客，發放軍情已畢，三軍各自造飯，少時飯罷，楊老俠客派人請各位俠義，到中軍大帳，商議軍情，工夫不大，衆人到齊，楊老俠客開言說道，今日在此陣前，我營將士，連敗數陣，後來可不知賊人何故收兵，楊某我蒙飲差大人，百般錯愛，叫我代管三軍，執掌攻打飛龍島之事，已經兩月有餘，前後與賊人見仗多次，互有勝負，惟有昨日，我軍大敗，死傷五百餘名，飲差老大人，心中甚是憂悶，老朽我心中萬分慚愧，我有心而見飲差大人，辭去此職，另派他人執掌中軍，我又怕大人見怪於我，說我於戰敗之後，就生此退志，我若是帶兵前進，賊勢又甚猖獗，不能一

鼓而下，細想起來，甚覺進退兩難，諸位有何高見，不妨與我言明，洗耳恭聽，衆人聞言，俱各默然無語，惟有老英雄，圍海銀龍阮良，欠身說道，老俠客且不必爲難，我有意今夜晚間，進入飛龍島，探查賊勢，爲什麼話回頭再說，可有一節，我打算借你老人家寶刀一用，但不知心意如何，楊老俠客說道，既然阮老英雄，要進島探賊，但願你早去早回，老頭子說罷，回手解下來紅毛寶刀，交與阮良，阮良接將過來，與衆人告辭，說道，阮某此去，多則三日，少則兩天，一定回轉大營，說罷，回轉自己坐船，帶了炒米一切應用之物，用油綢子包好，帶在腰中，然後出得船來，向水中一聳，湖水一分，阮良身沉水內，泗水而前，十幾里水程工夫不大，已然來到竹城切近，阮良圍着城外查看，只見水中按設轉輪刀，甚是銳利，另外還有銅蒙鐵網，十分堅固，老英雄向左而行，湊到竹根以下，見此處並無消息也不過只有碗口粗細的竹根，密排水中，寸根以上，生滿了水鏽，老英雄抽刀，用刀削斷竹根，看了看能以伏身出入，然後將刀送入匣中，輕輕向裏一聳，然後露出水面，看明了方向，預備出島之時，也好自此而出，且說老英雄圍海銀龍阮良，抬頭觀看，只見眼前半里之遙，號燈齊明，船隻無數，不時有小船來往巡察，老頭子一伏身，進入水內，從水中勾奔正東，少時露出水面，仔細觀看，藉着燈光，看得分明，只見船隻密排，當真豎立大旗，旗竿以上，懸掛一面杏黃色蜈蚣旗，上面斗大黑字，乃是飛龍島水師，船頭以上，懸起一般站立十餘名彪形大漢，一個個身形高大，虎背熊腰，一色身穿青細布袴褂，紅靴坎，前後心自月亮，一面一個兵字，脅下懸掛磨刀，向艙中觀看，只見一人，憑案而坐，左手執書本，右手拈鬚，就着燈光，正然觀看，身後站立兩名差役模樣，人位雖衆，却是鴉雀無聲，連大氣都無人敢喘，書中代言，這位觀書之人，正是水軍副

帥，追風趕浪臥海犀牛仇亮公，阮良看罷多時，剛然要泗水勾奔他處，猛見一隻小船，飄搖搖自遠而近，船上掛着燈籠，兩名水手，輕輕搖櫓，船頭站立一人，手捧令字旗，勾奔大船而來。少時兩船相靠，只見執旗之人，湧身跳上大船，單腿打阡，高聲說道，聞大帥有令，派仇副帥嚴查竹城水寨，提防有大清國奸細，前來攪鬧，明日閉城堅守，無有大帥之令，無論何人，不許開城與清兵交戰，仇亮公聞言說道，知道了，傳令之人，二次跳上小船，水手撥轉船頭，向原路而去，阮老英雄只顧伸首竊聽，却忘了隱藏身形，這小船上水手，有眼快的，一眼看見水內露着黑忽忽一物，連忙高聲說道，水中有了人啦，趕緊鳴鑼，阮老英雄，大吃一驚，連忙一縮頭，進入水內，又聽有人說，你且慢鳴鑼，飛龍島好像是銅牆鐵壁，焉能有人進入島中，這必是湖中魚蝦之類，出水遊戲，你且備好魚叉，少時這魚出來，你就又他，回頭我們痛飲三杯，阮良在水中，聽夠多時，並不見動靜，二次出水，探頭觀看：只見適才小船，已然走出一箭之遙，老頭子心中一動，暗道我在島中地理不熟，何不隨着這隻小船，勾奔大寨，查看聞天桂動靜，老頭子想罷，連忙穿水而行，少時已將小船趕上，只見小船越過白沙灘，勾奔正東，圍着山根，向東而行，一路之上，巖石壁立，水面甚窄，灣灣曲曲，行夠多時，小船停泊不行的，老頭子伏在山石以上，抬頭觀看，只見此地有小船十餘隻，也有點着燈光，有人在船頭敘話的，還有黑暗並無光的，湖水激撞山石，聲音甚猛，只見手捧令旗之人，穿着水手將小船灣好，此人也就湧身跳上岸去，順着羊腸小路，一步步登山而去，書中代言，此地名叫螺絲灣，在白沙灘以東二十餘里，打此處登山，可以不走，飛雲飛熊飛虎三關，自螺絲灣登山，經過螺絲谷，乃是臥雲山莊，再向前走，便是聚義廳天王殿，不過是道路幽僻，地理不熟之人，難以行

走，且說阮老英雄，看眼裏，又沉了一會，容着小船以上，衆人俱各倒頭安眠，這才踏水行至山下，看了看寂靜非常，這才輕輕向岸上一靠，湊到山石之後，將水衣水靠脫得下來，用油綢子包好，帶在腰間，然後背後插好紅毛寶刀，一切收拾完畢，然後邁步登山，順着適才那人所走的道路，施展夜行術，向山上前進，一路之上，奇石夾道，形如鬼怪，側耳細聽，只有蕭蕭萬木，瑟瑟秋風，仰面觀看，一天星斗，閃出微光，在東山頭，露出一輪明月，書中代言，這時候正是八月初旬天氣，眼看就到了中秋佳節，且說老英雄，越向前走，越是羣峯相連，蒿萊滿地，好像無人行走一般，直到明月行至天中，才影影綽綽，見路旁有一片房屋，透出燈光，老頭子喘了一口氣，坐在山石以上，略微一休息，辨明了方向，然後又繫緊腰中英雄帶，按了按背後紅毛寶刀，然後才邁步向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鹿伏鶴行，向前而行，容湊至近前，抬頭觀看，只見這片房屋，聚山峯之下，四面並無牆垣，老英雄湊至窗外，側耳細聽，只聽房中有兩人敘話，只聽一人說道，你我弟兄，被派看守螺絲谷，可真是一件清閑差事，你想此地非常僻靜，大清國奸細，萬難自此出入，你我終日，只可安心飲酒睡覺，倒不必注意巡查，不過是有山寨之人，自此出山，倒須檢驗腰牌，這總比在前敵攻打交鋒，勝強百倍，又聽有人說道，兄長你所說的，固然不差，可有一節，此地緊連聚義廳天王殿，乃是緊要所在，你我既然奉命在此把守，也就該加一番小心，才爲正理，你且在房中稍候，待我出外巡查一回，老頭子一聽有人來啦，連忙向后退步，藏於山石之後，少時自房中走出一人，手擎單刀，低頭向東去了，老頭子不敢怠慢，躡足潛蹤，勾奔東北，心中暗想，適才這嘍兵也會言說，此地距離聚義廳天王殿不遠，我這時就該前去查看才爲正理，老頭子想罷，也就穿林渡澗，急忙向

前行，天到四更左右，來至一座山峯，只見此山，高峯插天，形勢甚爲險峻，緊靠山峯之下，房屋一片，靜悄悄，既無人聲，更無犬吠，老頭子各處細細探聽，並無人語聲，書中代言，此處可不是天王殿，此地名叫劍峯山，在天王殿以東，距天王殿二十餘里，阮老英雄自螺絲谷夠奔天王殿，就該一直往北而行，也是因爲老頭子在山中地理不熟，一路之上，來至東北，誤走劍峯山，此山有兩位寨主，帶領三百名嘍兵，在此鎮守，前幾日，鎮守此山之寨主，乃是嚴氏三俠，神鞭賽崑崙嚴世龍，鐵掌鎮山東嚴世文，鐵霸王嚴世光，兄弟三人，在此劍峯山鎮守甚久，弟兄三人，終日無事，甚是清閑，後來大清兵攻打飛龍島，三人向天桂討令，要攻打前敵，聞天桂這才另派鎮山寨主，展翅大鵬極亮春，與穿山耗子柳玉春二人，來在劍峯山防守，只因此山，乃是天王殿聚義廳之屏蔽，自此向西，便是逍遙樓候義廳天王殿等處，自此向北，可就是東天門，迴雁峯鷹愁瀾拉，且說阮良在各處探查多時，也未見動靜，猛見東方透出白光，知道天光就要大亮，老頭子恐怕露了形跡，連忙下得山來，牽藤附葛，尋了一座幽僻山洞，看了看亂石縱橫，只有鳥飛，並無人跡，老頭子在洞中窺好身形，閉目養神，腹中餓了，有帶來的炒面，略爲充飢，好容易盼至天色黃昏，老英雄站起身形，收拾一切之物，容着天色黃黑，連忙下得山來，辨認方向，心中暗想，此地雖有房屋無數，可不知道其中有何人在此居住，觀其形勢，必不是天王殿聚義廳，我既然冒險而來，就該查看天王殿，偷看軍情，乃是正理，何必在別處虛磨時間，老頭子想罷，也就順着山路，向前緊行，走夠多時，猛然抬頭，只見迎面紅牆圍繞，藉着星月之光，只見牆內房屋無數，老頭子湊至牆下，四顧無人，攏步坐腰，向牆上一瞥，單鵬背搭在牆頭，向裏面觀看，只見樓閣連雲，勢派甚是非凡，老頭子回手取



出問路石，向牆裏一拋，聽了聽乃是實地，連忙越牆而過，躡足潛蹤各處查看，只見房中也有人對坐敘話的，也有有人在房中睡覺的。查來查去，來至一處，只見正廳高爽院落寬大，簷下一拉溜點着口對氣死風的蠟燭，光亮非常，房門大開，匾額以上，寫着聚義廳三個大字，院中來往行人不斷，老頭子見面乃是一座高門樓，連忙輕輕一飛身，登在門樓以上，隱住身形，抬頭向廳內觀看，只見廳中人位甚衆，所有飛龍島出色人物，全然在座，當中坐的是飛龍島大帥，金槍國海神撥開天桂，左首坐的是神箭手千里飛俠孟子彬，右手乃是黑面鬪羅高登霄，再往下可就是兩位軍師，一位是小諸葛田文廣，一位是賽陳平秦宗義，衆人正然議論退敵之策，廳外站着無數戔兵，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甚是威風，無奈相距甚遠，廳內說話，聽不真切，阮老英雄看了看，兩旁乃是配房，急忙暗中抽身，跳上了配房，穿房越脊，繞至正廳以後，見空庭無人，這才早地拔葱，向上一聳，雙手搭住房檐，珍珠捲簾，身子貼在房上，抬頭向廳內觀看，只聽聞天桂開言說道，今日大清兵攻打甚急，我已派仇副帥着衆嚴守，不許出戰，只因王駕接至黑風崗方案主密函，言說龍虎灘寨主，阮天龍連結飛龍山，黑風崗三寨，定於八月中秋，襲取大清營，那時節我等派兵冲殺，前後夾攻清兵必然大敗。我等乘勝，進兵徐澄，走馬搶金陵以爲基業，大事必成，今日已然是八月十二日，只有三日之久，就可大破清兵，因此本帥才有意令三軍人等，養精蓄銳，以備攻殺，這兩日且不必與清兵交戰，衆位寨主，總須齊心努力，共退清兵，但願王駕南面稱孤，我等也就能以列土分茅，光前裕後，衆人聞言，齊聲說道，我等願聽軍令，決不退避，阮老英雄正然聽得出神，猛聽身後有人輕輕咳嗽一聲，只下得老頭子一多索，兩手一鬆，用了一手雲裏翻的工夫，身子落於就地，輕如落葉，一點

聲音全無，抬頭觀看，只見迎面站立一人，白鬚飄洒胸前，藉着月光，認出此人，乃是飛龍島副帥，老俠客孟子彬，原來孟老俠客，正然在廳內與衆人敘話，猛然回頭，見後簷之下，有人向廳內偷看，老俠客心中一動，暗道此人不知是誰，看其情形，必非山內之人，我何不如此這般，問明此人姓名，若是大清營中派來之人，我指點於他，叫他急速出島，不必在此虎穴以內，以性命爲兒戲，老俠客想罷，仍然是從容不迫，故意裝做無事，陪笑向衆人說道，老朽與衆位寨主告辭，我要到在外面方便，少時就回，衆人說孟副帥你請便罷，孟老俠客站起身形，轉出聚義廳，來至後院，四顧無人，這才輕輕咳嗽一聲，驚動了阮良，翻身落於就地，阮老英雄到清營不久，可不知道孟老俠客人在飛龍島，心在大清國乃是在此臥底，但等時機到來，就要雙手獻出飛龍島，交與大清國，阮良見自己被他人看破拉，也只得回手拉刀，就要動手拚命，孟子彬傲然一笑，向阮良一點手，後然抹轉身形，飛身越過大牆去了，阮老英雄心中納悶，暗道孟璋這算何意，我何不趕上前去，看看他有何等舉動，老頭子想至此處，隨後就追，只見孟子彬，順着荒僻山路，來至一處，乃是一座松林，孟子彬止住身形，阮良也就到拉，老頭子回手拉刀，開言問道，孟璋你將我引至此處，不知爲了何事，難道說你要與我動手比併不成，孟子彬聞言一愕神說道，你是何人，爲何知我姓名，阮良冷笑一聲說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家住蘇州府，姓阮名良，人稱鬧海銀龍，前日在清兵陣上，觀看你等水面交鋒，你們這飛龍島出色人位，我全然問明，以備日後相遇之時，伸手取你等性命，你有俠客之名，爲何甘心從賊，今夜晚你與我相遇，也是你賊運不旺，我就要一刀將你殺死，以爲人民除一禍害，孟子彬聞言，點了點頭說道，從前我也曾聞聽他人之言，江湖以上，有你這麼一位人物，

事隔多年，不料能以此相遇，我可沒存惡意，我奉勸於你，此地乃是龍潭虎穴，萬分危險，你就急速出島去罷，我孟璋之心事，你回到大清營，問明楊德威便知，我有事在身，不便與你久談，你千萬不可在此久留，孟子彬說罷，轉身走拉，阮良一陣出神，心說此人言語甚是恍惚，不知是何原故，我來至此地，甚是不易，焉能就憑你三言兩語，我就下山出島，我何不再尋訪蕭道榮安身之處，我若是能以將此人一刀取下首級，飛龍島失了爲首之人，定然要冰消瓦解，老頭子想定主義，抬頭觀看，只見星月交輝，光亮非常，靜悄悄疏落落，甚是寂靜，老英雄將寶刀送入匣中，邁步向前，順山路向前行走，剛走出半里之遙，只見眼前燈光一閃，老頭子抬頭觀看，只見面前來了一隊巡山之人，足有五十餘名，一個個刀槍明亮，手中擎着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頭前爲首之人，手提金背大刀，穿青掛黃，精神百倍，老頭子各處一看，只見路旁有一塊臥牛石，連忙藏在石後，少時巡山之人，來至切近，只聽有人喊道，石頭後藏着奸細，我們趕緊拿呀，老頭子一多索，心說他們好厲害的眼睛，必是我被他們看見拉，老頭子回手取刀，心說你們誰過來就算沒有命拉，老頭子等了多時，只見這些人蜂擁而去，已然走遠，老頭子心說原來他等乃是使用詐語，老頭子聽了聽再無動靜，二次站起身形，仍然向前而行，走夠多時，只見山路滿生野草，好像多時也無人行走拉，老頭子心說，我必是走到無人走的地方來，再走也是無用，我順原路回轉，若是遇見巡更下夜之人，也好問明蕭道榮存身之所，老頭子想罷，抹轉身形，順原路向回行走，書中代言，老頭子再向前走，就能以走到了萬峯嶺拉，此地乃是飛龍島積糧之所，乃是重要所在，只因阮良不明地理，所以向聚義廳來至此地當路過大王宮之時，阮良只願向前而行，因此也就並未看見，且說阮老英雄，一伏腰跑出十里

之遙。眼前又有燈光一片，阮老英雄止住身形，仔細觀看，只見迎面來了一隊裨兵，足有五十餘名，一色青布袴褂，青布包頭，魚鱗腿布，紅號坎，前後白月亮，一面一個兵字，手擎單刀花槍，高舉燈籠，頭前爲首之人，身材高大，面如鍋鐵，口似血盆，濃眉大眼，面貌十分凶惡，身穿二藍色夾袴夾襖，足登青緞子薄底快靴，腰繫英雄帶，手提鐵棍，威風凜凜，阮老英雄四處觀看，打算尋找一個藏身的所在，無奈兩旁全是削壁陡崖，無法攀登，並無有豐林茂草或是巨石山澗，老頭子這麼一延遲，衆裨兵已然來至近前，齊聲吶喊，說道，什麼人在此窺探，阮良一想，暗道罷了，我算露了形跡，事已如此，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我既被你等看見，拉，我也只可憑手中借來的紅毛寶刀，與你等拚拉，老頭子心中這麼一沉吟，衆裨兵齊聲喊道，拿呀拿呀，此人必是大清國的奸細，衆人說罷，嗆啷啷鳴起鑼來，只見爲首之人，手擎鐵棍，邁步向前，厲聲說道，前面人通上名來，若不然我就要調來弓箭手，將你團團圍住，叫你箭下亡身，阮良哈哈一笑，說道，賊人你少要發狂，我來至飛龍島，乃是要作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不料想行至此處又被你等看見，你也不必問我姓字名誰，你若是有能爲，只管過來拿我，賊人聞言，哇呀呀怪叫一聲，說道，好你個大奸細，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休走看我鐵棍取你，賊人說罷，一擎鐵棍，泰山壓頂，向下就落，老頭子趕緊撒身躲閃，見賊人棍帶風聲，來勢甚猛，心中暗道，此地甚是窄狹，動手不便，我何不退至寬闊之地，再與賊人拚命，老頭子想罷，抽刀向後便退衆人吶喊一聲，隨後追來，阮良退出半里之遙，看了看地勢平坦，這才立住身形，手擎寶刀，單等賊人前來，這時候全由各處，全得了信嘍，只因鑼聲一起，各處一齊鳴起鑼來，全知道山寨以內，有了奸細拉，聚義廬內，衆人議事未散，一聽鑼聲，

各自拋長衣服，拿起自己兵刃，奔出聚義廳，趕奔而來，且說聞天桂來至近前，藉着明月之光，抬頭觀看，只見迎面站立一人，刀光閃閃，身穿青色夜行衣，儀表非凡，聞天桂享了一聲，高聲問道，前面之人憑真，飛龍島不惡如龍潭虎穴，你就敢孤身一人，前來攪鬧，豈不是飛蛾投火，自尋殺身之禍，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來至此地，是受何人所差你須要細細說明，阮良冷笑一聲說道，聞天桂你休要說出此等言語，你說你們這座飛龍島不惡如龍潭虎穴，其實依我看來，也不過是荒山草寨，並無可怕之處，我願來就來，願走就走，並未放在我的心上，想你等生為大清國子民，就該奉公守法，報答皇王水土之恩，不料你等喪心病狂，甘願捨此父母清白之體，爲賊人效其死命，一日爲賊終身難洗惡名，上有賊父賊母，下有賊子賊孫，一旦爲官兵所獲，雲陽市口，難免一刀之苦，聞天桂你在江湖以上，薄有虛名，我不忍坐視你身受國法，因此才要勸說於你，即可改惡向善，脫出飛龍島，但不知你意下如何，聞天桂勃然大怒，說道，你這人死在眼前，還敢說長道短，真是豈有此理，有誰前去拿住此人，本帥定有一番陸賞，聞天桂話剛說完，只聽有人答應一聲說道，小可不才，甘願前去擒拿奸細，聞天桂見是巡山寨主，黑太歲張元，聞天桂道，張寨主多加小心，張元答應一聲，手提棍棍夠奔阮良而來，老頭子抬頭見此人，正是嫡才要與自己動手之人，不覺心頭火起，暗道，小子你若是不與我相遇，焉能驚動了聞天桂一干等人，想來你這小子太可恨啦，我非宰了你不可，老頭子想罷，也不管話，一舉手中紅毛寶刀，刀光一閃，夠奔賊人咽喉便刺，賊人不敢怠慢，接架相還，兩人殺在一處，阮良心中暗道，我孤身來至賊巢，賊衆我寡，我須要殺死幾人以寒賊人之胆，然後我再下山出島，老頭子想至此處，見張元鐵棍，橫着打來老頭子向後一撤步，躲過鐵棍，然後

雙刀向裏就遞，只聽撲赤一聽，刀尖刺入賊人胸膛，血光四濺張元撒手拋兵刃，死屍倒在一旁，老頭子向外一聳，看了看手中寶刀，並無血跡，心說罷了，真不愧無價之寶，聞天桂見張元被人殺死，心中大怒，回頭問道，還有那位寨主前去拿他，話剛說完，猛聽有人答應一聲說道，看我與張寨主報仇雪恨，聞天桂抬頭見出答話之人，乃是鎮守迴雁峰大營，戴天章手下之寨主，姓于名金元，人稱插翅虎，這小子手使一對護手鉤，自從來到飛龍島，一向總也未與他人動手較量，這小子心中甚是不樂，以爲是未得以顯露自己的能爲，今夜晚一聽鑼聲響亮，他也就手提兵刃，率領裒兵，自迴雁峯動身，急急忙忙，前來送死，且說于金元手擎護手鉤，邁步向前吶喊一聲，說道，好你這大胆奸細，你乃是羊人虎口，魚遊釜中，你若不知其時務趕緊拋兵刃，兩手一背，我將你拿到聚義廳，任憑我們大帥發落於你，也就是了，阮良說小子你說的倒是挺容易，惟有我手中兵刃可不甚願意，老頭子真急啦，一肇寶刀，邁步向前，白蛇吐信，刀奔賊人咽喉，于金元一愕神，心說這家火來得真快，連忙用右手護手鉤向外一遞，老頭子一翻手腕，只聽噹啷一聲賊人兵刃分爲兩斷，于金元下了一多索，這麼一愕神，老頭子寶刀早到，只聽撲赤一聲，于金元恍了兩恍，一語不發，翻身栽倒埃塵，于金元一死，旁面有人怪叫一聲，說道，好一個胆大奸細，竟敢傷了我們的于寨主性命，待我將你拿下，阮良抬頭觀看，見此說話之人，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面色灰白，濃眉闊目，大嘴叉，連鬚落腮胡鬚，身穿元青色綢子褲褂，手提一條鍊子錘，勾奔自己而來，只聽此人喊道，對面奸細，你可認得飛龍島巡山寨主，雙頭蛇胡強嗎，阮老英雄冷笑一聲說道，無名之輩，不必前來送死，胡強心中火起，一搖鍊子錘，華郎郎直響，勾奔老頭子面門便點，老頭子趕緊閃身，用了一手海底撈針，寶

刀冲下往上一翻，只聽克叉一聲，胡強手中，可就剩了半截鍊子啦，胡強這麼一愕神，老頭子寶刀也就到拉，只見刀光一閃，胡強打算向旁面一躲閃，可也就來不及拉，只聽撲赤一聲，胡強屍首兩分，死屍倒在就地，這也是爲賊寇之下場，話不可重敘，老英雄阮良，憑手中寶刀，連傷飛龍寨主十餘名，聞天桂心中大怒，派人調來弓箭手，在四面團團圍住，又回頭向衆人問道，那位葉主前去擒拿奸細，自問自己若是武學不如此人，也就不必出頭，以免傷了自己性命，聞天桂這麼一說，武學低洩之人，也就不肯向前拉，聞天桂見無人出頭交戰，心中甚爲着急，正在這般時候，只見自東北來了一隊婁兵，手舉燈籠，上寫紅字乃是迴雁峯三字，少時來至切近，只見頭前之人，正是鎮守迴雁峯大寨主，病太歲戴天章，只因有人前去送信，言說插翅虎于金元，死於大清國奸細之手，戴天章聞言，甚是惱怒，這才帶領婁兵三十名，手提畫杆戟，自迴雁動身，要與于金元報仇，聞天桂見戴天章來至此地，心中甚喜，說道，難道說戴寨主你有意與奸細動手比併不成，戴天章點頭說道，小可正有此意，聞天桂道，多加小心，戴天章說不勞囑咐，說罷邁步向前，用手中畫戟，一指阮良說道，你死在目前，還不束手受擒等待何時，老頭子也不答言，擎手中刀向裏便遞，戴天章接架相還，阮良一心要用手中寶刀，將賊人兵刃削斷，無奈戴天章久經大敵，他見老頭子手中這口刀，光華燦爛，料定是一口寶刀，因此也就不肯叫自己兵刃，撞在刀上，兩人一來一往，大戰二十多個照面，也未能以分出勝負，這時候飛龍島人位全然到齊，就有黑面真人法通，來至當場，高聲說道，戴寨主你且退下來休息，看貧僧擒拿此人，戴天章聞言，抽戟退回，法通一舉鑿鐵禪杖，上前與阮良殺在一處，老頭子見和尚禪杖分量沉重，也就不敢叫自己寶刀，撞在禪杖以上，兩人動手四十多個照面，老

頭子可就透出不行啦，只因連戰十餘陣，年邁之人，總覺有些個疲乏，黑面真人法通，年富力強武學又好，因此阮良堪堪不支，鼻淌見汗，吁吁帶喘，法通見是機會到啦，將手中禪杖加緊，也就將老英雄困在當中，阮良脚底一不留神，被石子一絆，仰面倒在埃塵，蒼郎一聲，寶刀就算出了手啦，法通一舉鐵禪杖，向下就落，只聽有人高聲說道，休要傷了此人性命，法通一回頭，見此說話之人，乃是副帥孟子彬，旁面過來婁兵，將阮英雄四馬穿蹄網了個結實，又將寶刀插於老頭子身後，聞天桂派婁兵盛斂死去之寨主，葬於後山，受傷之人，送後寨調治，諸事完畢，衆人回轉聚義廳，聞天桂獨自一人，來至天王宮，面見蕭天王，道驚請罪，稟明奸細業經被擒，尙未審問，蕭道榮說道，飛龍島有竹城水寨，山後各地各有重兵把守，竟有大清國奸細，屢次進入島中攪鬧，看起來必是還有防備未週之處，聞大帥你乃是三軍司命，爲飛龍島之主帥，此事可就是責無旁貸拉，你多加小心才爲正理，聞天桂見蕭天王面沉秋水，滿面怒氣，也只得連聲答應，說道，聞某此後必要嚴查整理，小心防守，蕭道榮道，聞大帥你將奸細審問明白，還須稟我知道，聞天桂連聲答應，然後退出天王宮，回轉聚義廳，分付將奸細帶上來，婁兵答應一聲，如狼似虎，推推擁擁，將老英雄阮良，帶至廳上，老頭子昂然而立，狂笑不止，聞天桂道，你既被擒，你就該說出你的姓名居處，來至飛龍島受了何人嗾使，也免得皮肉受苦，阮良哈哈大笑說道，聞天桂你也不必問我姓名，像我等爲非作惡之人，人人得而誅之，我本打算要乘你等不備，將你等刀刀殺盡，以爲百姓除害，不料想你等人多勢衆，我一時不加小心，被獲遭擒，我速求一死，別無話說，你若是當面羞辱於我，別說我要罵你，聞天桂勃然大怒，說道，來人呀，將這老匹夫綁至寨外，頂上餐刀，衆婁兵答應一聲，過來就要動手



小諸葛田文廣趕緊相攔，說道，大師你且息雷霆之怒，待貧首問問衆位寨主，有無認識這奸細之人，聞天桂怒氣不息，說道，既然好此，軍師你就快些問明，田文廣這才目視兩旁說道，衆位寨主聽真，你若若有知道此人姓甚名誰，家鄉住處，只管說出，衆人聞言，俱各搖頭不語，書中代言，飛龍島中所有人位，只有老俠客孟子彬，算是知道阮老英雄姓名，別人可就無人知曉，田文廣見衆人搖頭不答，就知道無人認識，然後開言向阮良說道，你既然被獲遭擒，也就休想活命，只因你連傷我們寨主十多位，常言說得好，殺人者償命，欠債者還錢，你既殺傷人命，難道說你還要想平安無事不成，依我相勸，你在臨死之際，你就不心隱瞞姓名，你即可說出你姓甚名誰，家住何處，來至飛龍島，是受何人所派，一切之事說得詳細，我這快與你求一人情還賜你一個全屍而終，阮良聞言哈哈大笑，說道，老道你這不是廢話嗎，我若是肯道出我的姓名，還用等到你問我才說嗎，你乃是牛鼻子道人，也不配與我說話，我就被擒須只求一死，你再多話，可別說我檢不好聽的罵你，田文廣聞言大怒，伸手一指，說道，我把你這老匹夫，你死在目前，還敢出口傷人，我非叫你受慘刑而死不結，老道說罷，回頭向聞天桂道，大帥你就不必追問此人姓名，傳下令去，將這老匹夫綁至寨外，亂刀分屍，倒也爽快，聞天桂點頭說道，就是罷，來人呀，將奸細帶至帳外，用亂刀分屍，衆兵答應一聲，蜂擁而止，將阮良架將起來，向外就走，旁面急壞了老俠客孟子彬，連忙說道刀下留人，衆妻兵聞聽有人阻令，各自止住身形，扭頭觀看，孟子彬欠身向聞天桂說道，賢弟你且聽愚兄一言，此人既然被擒，諒他插翅難逃，何必急於將他殺死，依愚兄之見，不如將此人交與愚兄，我帶回寨去，仔細盤問他的姓名居處，來至飛龍島，是何人所派，一切問明，然後再交與賢弟發落，豈

不甚好，你現時在盛怒之下，若是未能問明一切之事，就用亂刀將此人殺死，將來天王爺問起此人賢弟你何言答對，聞天桂想了想，點頭說道，兄長所見，甚是有理，說能向衆兵說道，你等再將這奸細，送至副師府，小心看守，衆妻兵答應一聲，簇擁着阮老雄英向外而去，聞天桂見妻兵已去，這才向衆人說道，飛龍島內各處全有重兵把守，我以爲是亞賽金湯之固，不料想竟累次有大胆奸細於黑夜之間，進入島中救人殺人放火攪鬧看來必是有防備不週之處，本帥受王駕倚負之重，深怕有忝其職我有意重新將寨內各處，加一番整頓，不知衆位寨主心意如何，衆人齊聲說道，理當如此，聞天桂派人取出全山花名冊，細看一遍，說道水師營，乃副帥仇亮公鎮守，加派嚴氏三俠協力相幫，白沙灘由方佩明鎮守，加派四位寨主，是九首真人屠仇，地行仙東方泰，登山餓虎華謙，浮水寒鴨單良，飛雲關原有寨主，穿雲神箭岳麟把守，再派顯道神丁強，錦毛吼蔡信，協力相助，飛龍關原有爲首寨主，神鞭賽尉遲譚順，帶領四位寨主防守，也就不必添人，飛虎關大寨主，跨虎登山賽玄壇魏元霸，原有八位寨主，只因此地，距聚義廳甚近，乃爲緊要所在，再派邁步跨山東方明，鐵頭猿猴梁玉，巡海夜叉劉禮，鎮山野熊侯廷，四位寨主一同防守，後山迴雁峯大寨主仍歸病太歲戴天章把守，手下寨主于金元命喪奸細之手，再撥雙頭豹工谷振祥，混江龍胡俊，歸戴天章部下，把守劍峯山寨主，展翅大鵬梅亮春，穿山耗子柳玉春，萬峯嶺乃是屯糧之所，派花面魔王焦亮，帶領八位寨主前去小心防守，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五老峯等處，各位寨主仍舊不動，把守鷹愁澗青面虎史通，將出山繩割斷帶領妻兵五十名，日夜看守，天王宮歸獨角獸馮林，派孟副帥巡查全山各處，如有人疏懈公務，以違令處分，前山竹城，由黃家四鬼，負防守之責，調鐵背羅漢陳龍，神劍羽士苗林，金

蟬子空照長老，妙手看人施方，神劍崑崙子法靜，黑面閻羅高登霄，鎮守天王殿，爲四路救應使巡湖總轄寨主鎮江龍孫得明帶徐毛頭星高旺，紫面如來秦成，白面判官汪福義，巡查水寨加派黑面真人法通，與九首神鷹杜運明，同爲巡山總轄寨主，歸孟副帥調遣，巡查全山各處，便宜行事天王殿總轄寨主，聖手猛將軍宋振江，所有人等各司其事，如有疏懈，決不寬容，聞天桂傳令一舉衆人誰敢不遵，一個個分頭而去，這時候天色已經四鼓第二日清晨，聞天桂升廳議事，只見老俠客孟子彬進得廳來，向聞天桂說道，愚兄特來與賢弟請罪，聞天桂道兄長你何罪之有，孟子彬雙眉一皺，說道愚兄於昨夜晚間，將奸細帶回府去三推六問，此人不但不露真情，還敢辱罵愚兄，也是我一時之間，怒氣難遏抽出寶劍，將此人揮爲兩斷，又派人抬至府外，用亂刀分屍，聞天桂聞言一愕神說道，屍首現在何地，孟子彬道，愚兄我已派人，用簸蘿抬來，請賢弟過目，老俠客說罷，分付將屍首抬上來，工夫不大只見有兩名婁兵，抬着一隻簸蘿，裏面盛着一堆血肉，只見面貌四肢，全然被亂刀所傷，甚是可慘，聞天桂看罷多時，見被殺之人穿章打扮，果然是昨夜被擒之奸細，這才向孟子彬說道，此人被兄長殺死，待小弟前去稟知王駕，再作定奪，聞天桂說罷站起身形，走出聚義廳夠奔天王宮，向把守宮門之人說明來意，有人稟知蕭道榮，蕭道榮分付請聞大帥廳上相見，聞天桂進得廳來參見王駕，蕭道榮分付免禮看坐，問道大帥你不在前廳議事，來至天王宮不知有何故，聞天桂道啓稟王駕得知，只因昨夜被擒之奸細經百般推問不肯吐露姓名，後來由孟副帥將此人帶回仔細盤問，此人不但不肯說出姓名，還敢百般辱罵孟副帥，副帥怒氣難遏，一劍將此人殺死，隨後又派人將奸細用亂刀分屍，特此前來稟知王駕蕭道榮聞言，面目一沉道，未問明奸細姓名，就不該用劍將他殺死，此人

既死，也就難以知道是受何人差派，自何處進入島中，孟璋若大年紀作事也還如此冒失，聞天桂見蕭道榮滿面怒容，也就不敢言語拉，過了多時，蕭道榮說道，這奸細總算是死不足惜，既被亂刀分屍，也就不必追問，惟有一件，此人進入島中，蓄意不良，定然是受了大清營之委派，聞大帥你就該將此人屍體，派人送至大清營，以寒他人之胆，叫大清營中，知道飛龍島乃是龍潭虎穴，不可前來送命，從此之後，聞大帥你須要加一番仔細，千萬不可叫奸細屢次進島攪鬧，聞天桂道，此後聞某必然多加謹慎，以符王駕付託之重，蕭道榮點了點頭，說道，如此你就回廳議事去罷，此後遇事，不必前來稟報，你就便宜行事也就是了，聞天桂謝過王駕，然後退出天王宮，回轉聚義廳，衆人尙然未散去，聞天桂將王駕所說言語，向孟子彬述說一遍，然後商議派何人前去大清營，送還屍體，小諸葛田文廣說道，依貧道之見，用小船一隻，專載屍體，由巡湖總轄寨主，孫得明駕駛快船一隻，將小船帶在船後，行至清營附近，將此小船拋在湖中，然後駕船而回，清兵見小船在湖中停留，必然派人前去查看，那時節豈不就能以看見了屍體，若是派人送至清營以內，只怕此人也就難以平安而回，聞天桂說道，軍師所見甚是，這才派鎮江龍孫得明，依計而行，且說孫得明駕駛船出島，水手扯滿布帆，帆藉風力，其行甚速，少時來至清營附近，連忙將小船拋在湖中，駕原船退回竹城，就有大清營巡查之人，見湖中有小船一隻飄搖不定，連忙出營查看，見船中放着一隻簸籬，其中有血肉一堆，原來一具屍體，衆人不敢怠慢，連忙回營，稟知值日差官，這差官聞言，甚是吃驚，趕緊進帳，稟知楊老俠客，且說楊德威自打阮良進入飛龍島探查賊勢，已然兩夜一日，不見回營，心中甚是掛念，這時候正然大家在帳以內與衆人閑話，猛見有人進帳，稟知小船載屍之事，老俠客大驚失色，說道，

你等即可將小船帶進營來，我要親自觀看，差役不敢怠慢，連忙出帳，派人將小船帶進水寨，楊老俠客與衆位俠義出帳觀看，果然見簾籬以內，堆着一具屍體，血肉模糊，乃是用亂刀分屍而死，馬如龍看罷多時，艾約一聲說道，完了，完了，這是誰這麼損，將我的師叔給宰拉，馬如龍這麼一說，衆人仔細一看，果然認出這被殺之人，乃是開海銀龍，老英雄阮良，楊德威長歎一聲說道，罷了，阮老英雄遭其慘死，乃老朽一段之過，只因老英雄奮勇討命，要進入飛龍島，查看賊勢，又向我借紅毛寶刀，我有心相攔，不叫老英雄前去，又怕老英雄多心，以爲我楊德威是不願借與寶刀因此我就未加阻攔，任他前去，不料命喪賊人之手，將來他的少爺阮孝，向我問起此事，我楊德威該以何言答對，老俠客羅榮，眼含痛淚，點了點頭說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大將難免陣前亡，阮良死沒於飛龍島總算爲國盡忠，楊賢弟你就該稟知大人，賜一厚葬，才爲正理。馬如龍在一旁裂着大嘴，不住哭喊，說道，師叔你老人家，成名一世，不料想死於飛龍島賊小子們手中，有朝一日，我將聞天桂蕭道榮這羣賊徒拿住，我非要摘心祭靈，與你報仇雪恨不解，可有一節，師叔你老人家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你須要在暗中助我一勝之力，若不然我不但不能與你報仇，只怕我一條小命，還要斷送賊人之手，只因我當年，隨恩師學藝之際，也沒能以苦修苦練，到如今才鬧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你老人家，英魂不遠，千萬別管我，馬爺絮絮叨叨，哭得非常悲切，少俠客羅超，過來勸道，人死不能復生，馬老爺且不必悲傷，還是保重身子，與阮老英雄報仇要緊，馬爺拭淚說道，小羅你聽透，你管我師叔叫兄長，時下此人可是被賊人害拉，你也別裝無事人，你也該想法子替他老人家報仇，才爲正理，羅少爺說，此事還用馬老爺你說嗎，只要與賊人走到此處，我羅超決不退避，兩人正然敘話，

楊老俠客已然派人將屍首搭在大船以上，用蘆席遮蓋，然後帶領衆人，來至旱寨，求見欽差大人，原來大人在旱寨以內，有總兵王錦泰，與老英雄贊天燕子甘茂才，小心保護，專盼水師勝賊，這日聽說楊德威帶領衆人前來求見，料是有緊要之事，趕緊分付請衆人大帳相見，且說楊老俠客與衆人來至大帳挨次參見大人，大人分付看坐，衆人謝坐，大人問道，近兩日賊情如何，楊老俠客見問，這才將阮良探賊遇害之事，細細稟明，大人聞言，雙眉一皺，說道，此人來至清營，爲何不與本院相見，就直往賊巢，老英雄贊天燕子甘茂才，在一旁淚流滿面，說道，我師弟自打幼年之間，就是嫉惡如仇，縱然是危難當前，也要奮勇而往，決不返顧，不料想白髮蒼蒼之年，落得個屍骨不全，可憐他妻老子幼，身後之事，甚是淒涼，想我之師弟，爲國事而忘身，捨死冒險去至賊巢，必是打算要爲國家作一番事業，不料想失機落敗，遭賊人毒手，老大人開天地之恩，加一番體恤，我師弟雖在九泉，亦當含笑感激，欽差大人手拈鬚鬚沉吟多時，開言說道，捨身爲國，因公忘身之人，本院甚爲敬重，阮老英雄，素日之間，未受國家爵祿之恩，竟能以孤身探賊，忠肝義胆，神鬼同欽，今日死於賊穴，其情可憫，惟有一節，阮良於臨行之際，也就該稟我知道，大家也好從長計議一番，只因賊勢浩大，徒死無益，留有用之身，另作萬全之計，何必輕身而入虎口，既與賊人，無絲毫之損傷，而先斷送了自己性命，因此本院才說，阮良於臨行之時，就該與我作一商議，楊德威說道，阮良臨行，向老朽借紅毛寶刀，我有心攔阻於他，勸他不必前往，又怕阮老英雄多心，以爲我楊德威不是不放心叫他進入飛龍島，乃是不肯借此寶刀，因此我也就未能阻攔，不料想老英雄命喪賊人之手，總算是志在殺賊，爲國盡忠，老大人就該賜一厚葬，以安慰老英雄在天之靈，大人點了點頭說道，這就是

了，但不知阮良家住何處，其子如今多大歲數，馬如龍稟道，我師叔他老人家，家住蘇州府，其子阮孝，今年一十七歲，乃是劍客的弟子，武藝甚好，只因蘇州府知府，黑夜之間失落印信，賊人臨行，留下詩句，言說黑夜盜印，鬥的是阮氏父子，知府大人，這才派人請我師叔到府衙問話，這位知府，清如水，明如鏡，對我師叔，十分款待，懇求我師叔，尋訪印信，我師叔回得家中，與家中之人言明此事，阮孝在旁偷聽，於第二日清晨背着家中人等，出了蘇州府，尋查盜印之人，我師叔放心不下，這才隨後追趕，那日在黑風莊外，也曾救過羅超性命，此次來至大營，乃是要爲國家出力，協助攻打飛龍島，不成想，出師未捷身先死，大人你老人家，賞罰分明，念是我師叔乃是因公而死，賜一厚葬，然後再奏請朝廷，賜他一番旌表，我師叔他老人家，雖死猶榮，大人聞言點頭說道，如龍你所說之言，甚合我意，我必然依你所說而行，大人說罷，回頭向師爺楊如春說道，本院派你主持阮良喪事，但等事後再表奏朝廷不遲，楊師爺連聲答應，連忙派人置辦上等棺木，壽衣壽帽，在旱寨以旁，高搭席棚，衆人挨次致祭，馬如龍披麻掛孝，向衆人說道，我兄弟阮孝，不在面前，我權當我師叔他老人家的兒子，頂靈送葬，全歸我拉，第二日正午，欽差大人，備了祭品，前來上祭，拈香參拜，甚是虔誠，老少人等，無不嗟歎，然後寄厝古寺，單等攻破飛龍島，那時節再運靈回籍，且說數日之後，諸事已畢，楊老俠客一想，今日乃是八月十四日明日便是仲秋佳節龍虎灘賊人，連結黑風崗，二龍山兩地賊兵，要於十五日夜間，偷襲大營，此事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總須加一番防備，老俠客想畢，派人前去飛龍島，查看動靜，少時探事之人，前來稟報，言說飛龍島，靜悄悄一如往昔，竹城以上，防禦甚爲謹嚴，老俠客一搖手，探事之人，退在一旁，老俠客派人請衆位俠

議議事，少時入位已齊，楊老俠客，開言說道，龍虎灘賊首阮天龍，連結二龍山，黑風崗賊人，要於明日晚間，偷襲我營，此事甯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等就該有備而無患，不知衆位意下如何，衆人齊聲說道，理當如此，楊老俠客又稟明欽差大人，大人聞言，心中甚爲吃驚，說道，賊人大舉來犯，這使如何是好，楊老俠客說道，大人且放寬心，楊某不才，必然與諸位俠義，協力同心，共退賊兵，明日晚間，請大人退出五里之遙，地名叫做白沙崗，由王總兵，與廿老英雄保護，居高觀戰，大人點頭應允一夜無話，第二日黃昏時分，楊老俠客升帳，派兵士五百名，隨同贊天燕子甘茂才、蘇州府總兵王錦泰，師爺韓如春，一般文士幕客，保護欽差大人，暗暗出了大營，勾奔白沙崗而去，老俠客送走欽差大人，然後目視兩旁，開言說道，今日晚間衆位須要齊心努力，奮勇殺賊，以寒賊人之胆，衆人齊聲應道，我等願聽軍令，老俠客說道，龍虎灘，黑風崗，二龍山，三處賊寇，必自西北而來，事先定然與飛龍島連通消息，定下前後夾攻之計，以期大獲全勝，我有意以水路迎敵飛龍島賊兵，不求大勝，只須阻住賊人前進之路，但等將三寨賊兵殺退，然後再共破飛龍島水寇，不知衆位以爲如何，老俠客何瑞說道，理當如此，楊老俠客說道，如此我便要傳令拉，老俠客說罷，派水師提督梁德盛，協同少俠客羅超，與小俠客張春芳，小神飛俞元，老居士鄧飛，老少五人，帶領水師，於水面列陣，多備強弓勁矢，石灰瓶子，賊人來時，堅守勿戰，還須見機而作，莫中賊人詭計，衆人應得令，出營去了，楊老俠客又派老俠客何瑞羅榮，帶領軍士五百名，埋伏大帳之右，賊人來時，鳴炮爲號，一齊殺出，又派馬如龍，白國良，帶兵士五百名，埋伏大帳之左，等候殺賊，又派程元志，帶兵士五百名，去至距此以東三里之遙，埋伏在叢林以內，但等號炮一響，截斷賊人退路



，自己帶領前後守備等人，在帳外埋伏，賊人來時，齊出動手，又派出遠探近哨，如有風吹草動，卽刻稟知，又派人備好號炮等物，這時候天色已然昏黑，衆人紛紛出營，依計而行，大營以內，虛張燈火，且說楊老俠客，只因失了紅毛寶刀，老頭子也不肯怨天尤人，在軍器堆內，尋了一把金背鬼頭刀，暫時使用，且說楊老俠客，帶領衆人在湖岸以上，蘆荻叢中，盤膝而坐，擡頭觀看，只見一輪明月，早自東山湧起，清光皎潔，光照平原，可見毫髮，晚風吹來，身旁蘆葉颯然作響，湖中靜悄悄船隻密排，息滅燈火，專候與賊人廝殺，老俠客心中想道，自我楊德威，受欽差大人所委派，執掌民權，攻打飛龍島雖士卒用命，無奈功不補過，前後傷亡軍士甚衆，飛龍島賊人，未受損傷想起此事，甚是抱愧，當日我在白雲莊，樂守田園，何等逍遙自在，到如今置身行伍之間，爲三軍之統帥，常言說得好，將帥無謀，士卒遭殃從今以後，我須要加一番仔細，早奏凱歌也好卸去兵權，再回故鄉以內隱居，落一個林泉嘯傲，杖履優游，那是何等快活，老俠客正然左思右想，猛聽號炮冬冬，聲震霄漢，原來三寨人馬，已然殺到拉，且說龍虎灘寨主阮天龍，連結黑風崗與二龍山兩寨，約定於八月十五日，黃昏在三寨適中之地聚齊，此地叫做十里鋪，自十三日起，三寨募兵陸續下山，到在十里鋪等候後到之人，且說黑風崗寨主，海底蒼龍方佩亮，帶領八位寨主，與一千名募兵，於十五日已然到在十里鋪，只見錦毛獅子阮天龍，帶領手下寨主六位，募兵八百名，二龍山寨主，坐山豹子謝春元，帶領寨主兩名一位是穿山甲潘信，一位是青面老虎韓章，還有募兵五百名，三寨合兵一處，共是二千餘名，寨主十餘名，十五日黃昏時分，俱已到齊，衆人共推方佩亮，爲三寨之主帥，方佩亮虛辭一番，然後說道，我等三寨人馬，此次偷襲大清營，爲的是解飛龍島之圍，但願我等齊心協

力，與飛龍鳥前後夾攻清兵，將清兵戰敗，然後乘勝進兵徐淮各地，走馬搶金陵，只要蕭王大事成就，我等不失爲開國之功臣，列士分茅有分，衆人齊聲說道，我等願聽方寨主之號令，方佩亮說道，此地距離大清營三十餘里，我等一鼓動身，銜枚急走，三鼓即可到在大清營，黑風寨人馬居中，龍虎灘在左，二龍山在右，乘其不備，奮勇沖殺，定可大獲全勝，如有人能將王義擒住，算作首功一件，衆人齊聲答應，各自傳令，埋鍋造飯，少時諸事齊備，一齊動身，天到三更左右，已然來至清營附近，人人爭先，個個奮勇，拔開鹿角，吶喊一聲，殺奔清營，只見大營之中，虛插旌旗，並無軍士，乃是一座空營，方佩亮猛吃一驚，情知中了他人之計，連忙傳令，後軍速退，一語未了，猛然號炮冬冬，接着各處燈光一亮，殺聲四起，喊到殺呀，千萬別放走了賊寇，衆婁兵見此情形，驚魂千里，官兵向上一圍，遇人便殺，登時之間，人頭滾滾，且說老俠客楊德威，手提鋼刀，進入人叢，見迎面來了一人，穿章打扮，與衆不同，老俠客開言問道，來人通上名來，只聽那人說道，若問我姓名，你且聽真，我姓方名佩亮，身爲黑風崗寨主，人稱海底蒼龍，你是何人，胆敢攔阻我的去路，老俠客見問，也就自道姓名，方佩亮冷笑一聲說道，我正要尋你這不顧朋友之誼，甘爲官家賣命之人，索要性命，以解我心頭之恨，不成想今夜晚在此相遇，都就納命來罷，方佩亮說着話，也就向前遞兵刃，兩人殺在一處，且說三寨各位寨主，官兵自四面殺來，各自傳令說道，我等不可束手被擒，須要齊心迎敵，少時飛龍鳥自然有大隊人馬前來接應，衆婁兵聞言也就與清兵拚命廝殺，工夫不大，飛龍鳥炮聲響亮，只見一片燈光，渡江而來，正是聞天桂親自帶領水軍前來接應，衆賊兵見飛龍鳥出兵，前來接應，吶喊說道，我等須要奮力向前，少時聞大帥的水軍也就到拉，衆嘍兵正在堪堪

敗之際，猛聽此言，精神一振，也就死力向前，與官兵混戰，登時之間，兵對兵，將對將，只殺得鮮血遍地，星月無光，工夫不大，飛龍島戰船，靠近清營，只見大清國水軍，靜悄悄並無動靜，聞天桂一搖令字旗，分付關上前去，中軍鳴鼓，衆水兵吶喊一聲向前沖擊，猛聽得擊梆子響，清軍隊中，箭如飛蝗，賊軍紛紛落落水，聞天桂也就傳令放箭，又派鱗膀子向前衝鋒，大清營陣上，用灰滾石子向賊兵亂打，兩隊軍士，死命相拒，各不後退，且說旱寨以內，大清將卒，見賊人越殺越勇，死戰不退，各自心中着急，猛見一隊人馬，自東北沖殺而來，原來程志元奉命，帶兵五百名在三里之外，埋伏在樹林以內，單等殺敗走之後，後來只聽炮聲響亮，喊殺之聲不絕，多時也未見賊軍敗走，程元志心中一動，暗道賊軍未退必是我軍不利，我何不迎上前去，協力沖殺，程元志想罷，這才帶軍迎面而來，及至來至大營切近，果見兩軍混戰，賊軍寧死不退，程元志這才身先士卒，吶喊一聲，殺入陣來，賊卒見目前來了一隊生力軍，這才各有懼怕之意，無奈海底蒼龍方佩亮，這時候已將楊老俠客戰敗，手提鎗鐵棍一聲傳令，說道，三寨軍士聽真，大清國軍徵將寡，堪堪落敗，你等須要齊心向前，如有退縮之人，我必取他性命，方佩亮這麼一呼喊，衆賊卒也就算拚了命啦，且說老俠客楊德威，其先與方佩亮動手，只因手中鋼刀，分量不甚合手，兩人動起手來，頗覺費力，方佩亮鎗鐵棍施展開，真可以說是風雨不透，老俠客一面動手，一面偷眼觀看，只見賊勢過衆，清軍堪堪不敵，心中甚是着急，一不留神，手中鋼刀，被方佩亮鐵棍撞飛，老俠客一低頭，抹轉身形，向後便退，打算用金鏢取勝，無奈方佩亮也知道，楊德威刀法絕倫，金鏢有準，見老頭子退去也就不肯追趕，提棍向前傳令，分付三寨軍士，須勝不須敗，衆兵卒聞令也就死戰不退，清軍堪堪不敵，正在這

般時候，只見西北角上，衆賊軍紛紛倒退，接着便見刀光劍影中，衆匪兵人頭滾滾，清軍見來了救軍，這才振起精神，拚命殺匪，書中代言，這前來協助官軍之人，正是臨城縣以南，高家鎮三皇觀中，老劍客長眉劍客慈明，邀請來的天下各處劍俠之中，江蘇開遠鏢局德主，神鏢李英，與手下四路鏢頭，銀頭太歲石威，赤髮靈官陸猛，催命判官左良，金面韋陀志普，水路鏢頭抄水燕子魏文良，還有金眼神鷹方德輝，乾坤奇俠司馬豐，聖手鎮東方逍遙俠馬震，這一干人等，一面動手，一面高聲喊道，匪人聽真，現有蘇州府總鎮劉大光，調來精軍三千名，邀請天下劍客俠義，前來助戰，你若死戰不退，必然性命不保，衆婁卒聞言，一個個向後便退，清軍隨後追殺，匪卒傷亡甚衆，三寨爲首之人，見勢不佳也就紛紛逃走，總算是烏合之衆，並無紀律，紛紛逃命去了，飛龍島水軍見三寨嘍兵敗走，聞天桂情知今夜之事，又成畫餅，連忙傳令，鳴金收軍，大隊退回飛龍島，水師提督梁德盛，傳令莫追，掌起燈火，查點死傷之人，然後又派出遠探近哨，怕的是匪人其心不死，二次前來沖殺，且說楊老俠客，見三寨嘍卒，紛紛敗走，連忙分付鳴金收隊，這一場混戰，清兵死傷甚衆，足有五六百名，匪軍遺屍亦不在少數，少時衆人進帳，查點人數，並無短少，楊老俠客，趕緊分付請協助解圍之人，帳中相見，少時衆人相借進帳，楊德威降座相迎，滿面春風，說道，適才匪人擾鬧大營，若無衆位協力相幫，只怕我軍就要有敗無勝，未領教諸位尊姓高名，仙鄉何處，何以知道我軍與匪軍交戰前來解圍，老俠客馬震哈哈一笑，這才挨次指引，說道，我等受長眉劍客慈明之邀，在臨城三皇觀聚齊，要與飛龍島兩位劍客，比併高低，今夜晚趕至此地，不料想正遇見匪卒來襲，因此才拔刀相助，楊老俠客笑道，諸位俠義，名揚海外，老朽我久有耳聞，今夜相見，真乃三生有幸。

，說罷，又與衆人指引，然後分賓主落坐，楊老俠客開言問道，衆位劍俠，立志協攻飛龍島，欽差大人，甚爲喜悅，在大營以內，時常盼望衆位前來，無奈一向並無消息，也無暇派人前去邀請，不料今夜晚在此緊急之時，諸位倒能以前來解圍，殺退匪軍，其功非小，馬老俠客說道，臨城距此，也不過百里之遙，我等若是前來，不用半日之工，即可來到，只在此路途以上，遇見了意外之事，因此才直到今日才算來到此處，楊老俠客聞言一愕神，說道，但不知諸位在道路以上，遇見何等之事，老俠客馬震，不慌不忙，這才將一切之事，細說一遍，衆人這才明白，書中交代，只因長眉仙長慈明，無形劍客慈禪，飛天劍客慈悅，玄真道長慈雲，師兄弟四人，聞聽他人之言，現有湖北大別山松陰觀，銀面仙翁無極子呂道明，蓋天第一仙客余道生，師兄弟二人，受了飛龍島，藍面天王蕭道榮之聘，進入島中，住在逍遙樓內，作爲鎮島人物，師兄弟四人，心中不平，只因呂余二位，身歸三清教下就該一塵不染，萬緣俱空，不該協助惡人，助紂爲虐，四位劍客，在一處齊商量，這才要搬請大下成名人物，與呂余二人，比併高低，只要呂余二人，回心轉意，脫出飛龍島，不與賊人爲伍，衆人也就不肯多管飛龍島，與兵造反之事，且說長眉劍客慈明，派人到天下各處，投遞書信，邀請能人定期七月十五日，在臨城縣以南三皇廟聚齊，然後再齊奔飛龍島，與呂余二人，比併武學，及至七月初十前後，所請的人位，差不多就算到齊，所到來之人位，有湖北武昌府豐樂村，長臂劍客梁成，四川梁家鎮三清廟老方丈，獨角大仙慧禪，河間府老俠客中天明月碧目俠黎宣志，江西景德鎮，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三清觀主持神劍飛雲子澄空長老，廣西桂林府萬里獨行俠周岱，金眼神鷹方德輝，山東魚台聖手鎮東方逍遙俠馬震，另外還有江蘇鎮遠縣局，縣主神鏢將李英，率領手下

各路標頭，銀頭太歲石威，催命判官左良，金面韋陀趙善，赤髮靈官陸猛，抄水燕子魏文良，安徽鳳陽府金刀俠鄧德源，乾坤奇俠司馬豐，男女老少共是二十餘位，每日在此廟中，盤桓武學，彼此甚是投緣，那日派鬧海苗守義，飛天鼠梁守城，自臨城動身，夠奔大清營，面見欽差大人，稟明協助攻打飛龍島之事，欽差大人甚爲喜悅，分付苗梁二人，即刻回轉三皇觀，請衆位劍俠，來至大營，以便早破飛龍島，且說苗梁二人，領了欽差大人之命，連夜往回行走，中途路上，也是二人一時之間，慌不擇奔，將道路走錯，回轉臨城縣高家鎮，自清營動身，就該向北而行，兩人不覺夠奔了西北，只因飛龍島有強人哨聚，居民百姓，只怕賊人前來槍掠，因此也就捨棄了田園，逃奔他鄉去了，一路之上，行人甚少，苗梁二人，也就無法問明路徑，因此一直向西北走下去了，天到黃昏時分，兩人只見荒郊漫野，空曠無人，心裏甚是着急，苗守義回頭向梁守成說道，賢弟你看，越向前走，越是荒野無人，我只覺腹中飢餓，四肢無力，這便如何是好，梁守成抬頭觀看，遠遠望見一縷炊煙，連忙伸手一指說道，師兄你看那邊廂炊烟騰空而起，定然有村落居民，你我緊行幾步，到在那裏，尋一點吃食之物，然後再連夜動身回廟不遲，苗守義點了點頭，這才強打精神，向前而行，工夫不大，只見樹後露出來一角紅牆兩人這才知道眼前乃是一座廟宇，兩人渡過一道清溪，已然來至廟門以外，抬頭觀看，只見匾額以上，寫着斗大金宇，乃是雲水寺三字，這時候已然到在掌燈時分，苗守義伸手叩打山門，多時裏面才有人問道，天到這般時候，外面是誰叩門，苗守義答道，我乃是行路之人，行至此處，天色已晚腹中飢餓，打算到在寶刹，尋一頓齋飯，多給香資，大師夫你就行一方便罷，裡面之人聞言，華郎一聲，將山門開放，兩人抬頭觀看，見是一位小道士，一身藍細布道服

，却也乾淨，年紀也就在十八九歲，兩人抱拳說道，原來是少師夫，我二人前來打攪，不知可能以行一方便，小道士將二人打量一番，說道，菴院寺觀，來者有緣，二位請到裏邊，兩人大喜，邁步進入山門，小道士將門關好，在前引路，順着白石甬路，轉過一層大殿，進入跨院，小道士挑起了上房門簾，兩人進入房中，只見八仙棹上，點着蠟燭，房中甚是光亮，兩人解開身上包袱，拍去塵土，在太師椅上落坐，小道士說道二位少坐片時，待我前去收拾齋飯，苗梁二人說道，少師夫你費心罷，小道士轉身走啦，工夫甚大，端來菜飯，乃是小米粥饅頭，一碟炒面筋，一碟豆腐，兩碟子鹹菜，兩人正然飢餓，風搖殘雲，少時各自吃飽，小道士們收拾碗盞，然後送上香茶，苗守義開言問道，你們老當家的，可在廟中，小和尚說，我師父正然做晚課，因此未能以出來與二位施主接談，梁守成道，但不知令師道號怎樣稱呼，小道士說，我師父法號叫做普寬，中年出家，兩人再要問時，只聽窗外有人口念無量佛，聲音甚是響亮，接着門簾一啓，只見自外面進來一位道士，但見此人，身高六尺有餘，身穿銀灰色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頭，銀灰色夾褲，白細布高筒白布襪子，青布雲履，腰繫黃絨絲緘，燈籠穗垂於一旁，頭戴九梁道冠，黃木綰髮簪子，往臉上看，但見此人，面如新磚，兩道濃眉插入天倉，一雙環眼，高鼻梁，四字口，連鬚落腮鬍子，手執拂塵，年紀半百有餘，面貌甚是凶惡，老道進入門來，打稽首口念無量佛，說道，未知二位施主光臨，有失遠迎，當面請罪，苗梁二人，趕緊站起身形，說道，我弟兄二人，路過此地，只因腹中飢餓，這才進入寶刹，與大師夫添添麻煩，老道微笑說道，二位施主，不必客氣，但不知尊姓高名，仙鄉何處，打此處路過，意欲何往，苗守義說道，在下姓苗，此位姓梁，我二八乃是回轉臨城縣，高家鎮三皇觀，面見我等恩師

，另有要事，老道聞言一怔神，說道，但不知令師是那一位，苗守義道，在下恩師，道號慈禪，江湖人稱無形劍客，老道猛然站起身形，冷笑一聲，說道，我當你等乃是尋常行路之人，原來你們乃是慈禪弟子，我正要尋訪你等，刀刀斬盡，以解我心頭之恨，不成想你們二人，今夜晚間，來至雲水寺送死，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閻王造就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今夜晚間，該當你家祖師爺，解此胸中怒氣，苗梁二人聞言一愕神，苗守義開言問道，老道你何故說出這等言語，你可知道我弟兄二人，乃是殺人不眨眼，怕軟不怕硬的英雄好漢嗎，老道伸手一指二人，說道，小輩你聽真，我若是不將話說明，大諒你二人，也不知我是何如人物，我在江湖以上，有一美稱，叫做巧手道人，現時受朋友所勸，身歸飛龍島，蕭天王封我爲鎮山寨主，甚是倚重，聞大帥派我來至雲水寺，爲一寺之住持，爲的是探聽各路消息，收羅天下豪傑，我聞聽他人之言，你等業師，無影劍客慈禪，在三皇觀中，邀請薄有虛名之人，有意與飛龍島爲仇作對，我甚是氣惱，有心去至三皇觀，將你等一千衆人，一個個全然拿獲，送在島中，交與蕭天王與聞大帥發落，又因爲廟中無人，我不得脫身，因此才叫你等苟延殘喘，今夜晚間，神差鬼使，你二人自投羅網，來至雲水寺，也就休想活命，待我先將你二人結果了性命，遂後我再抽身去至三皇觀，將所有之人，伸手拿來，老道說罷，梁守成站起身形，說道，好你這萬惡道人，你身入空門，還敢助賊造反，三皇觀中，淨是天下成名之俠劍，你有多大能爲，也敢說出這等浪言大話，你既然身爲賊黨，我等惡人即是善念，待我取你性命，梁守成說罷，回手打開包袱，取出鋼刀，勾奔老道就要動手，老道向後一退，點手說道，小輩，胆量隨我到在院中前去領死，房中狹小，動手不便，老道說罷，退出房外去了，苗梁二人，



各自手提兵刃，隨後而出，只見有小道士將老道寶劍暗器取來，交與老道，書中代言，巧手真人普寬，在飛龍島中，也算是出色人物，聞天桂嫌其島中人物甚少，這才派老道去至各地請人，上文書花面魔王焦亮，強搶少女，被天涯惹鐵胆俠何瑞父子探知，才引起父子三人，夜探焦家鎮，打救烈女，第二日何氏弟兄，二次去至焦家鎮，攪鬧天和尙，戲耍焦府教師爺，巧手道人普寬趕到，夜晚之間，與焦亮二人，去至天涯莊報仇雪恨，又被何氏父子趕走，老道與焦亮二人，敗回焦家鎮，連夜收拾細軟之物，勾奔飛龍島入夥，後來聞天桂派老道來至雲水寺，訪查消息，隨時派人，向島中送信，另外還搜羅各地豪傑，老道手下自有一般心腹之人，分頭探查各處消息，內中就有人回廟送信，言說高家鎮三皇觀中，現有無影劍客慈禪，邀請能人甚多，有意與飛龍島爲仇作對，老道聞言，心中甚是生氣，有心前去尋找衆人，比試武學，又因爲大清兵攻打飛龍島甚爲緊急，不便脫身前去，有心派人往島中送信，通知三皇觀衆人協助清兵之事，又因爲清兵壓境結陣，防備甚嚴，難以行近竹城，老道也是心性狂傲，只因會施飛劍，也就目中無人，並沒將三皇觀中一切人等，放在心上，原來老道美稱，叫做巧手真人，只因老道手使寶劍，劍招甚是精妙，另外還暗帶小寶劍一十二口，與人動起手來，乘機就將小寶劍放出，百步以內，取人性命，百發百中，寶劍乃是用毒藥喂成，只要見血，此人子不見午，必然性命難保，老道自以爲有此絕藝，也就能以橫行一世，這天晚上一聽有人前來借宿，連忙出來與苗梁二人相見，話中套話，才知道苗梁二人，乃是慈禪弟子，老道正然怨恨慈禪，不該多管飛龍島之事，因此當面自吐實情，要取苗梁二人性命，梁苗二人，乃是劍客門徒，焉能有畏避之心，三人這才來至院中，要動手比試，且說巧手真人普寬，手擎寶劍，高聲說道，你等何人

前來領死，苗守義擎刀向前邁步，說道：老道你拿命來罷，說着分心就刺，老道閃身躲開，雙劍進招，兩人一來一往，殺在一處，老道劍法，乃是名人傳授，劍招那是何等精妙，動手三五個照面，苗守義就顯出不行啦，老道猛然飛起右脚，將苗守義踹倒在地，小道士過來就細，梁守成見此光景，兩眼就算紅啦，高聲罵道：老道你快將我師兄放開，還則罷了，如其不然，你休想活命，老道並不答言，向前一聳，兩手捧劍，向梁守成胸膛便遞，苗守成接架相還，老道從容不迫，三五個照面，又將梁守成踹倒在地，小道士過來要細，老道連忙相攔，用寶劍指點着說道：祖師爺且不殺害於你，藉你之口，趕緊回轉三皇觀送信，叫慈禪等人，速速前來領死，三日以內不來，我將被擒之人，用寶劍割去耳鼻四肢，送回三皇觀，小輩你就逃命去罷，梁守成聞言，站起身形，冷笑一聲說道：老道你等着罷，必有你的樂子，說罷轉身出廟，辨明方向，向西北而行，天到東方透出白光，已然來至臨城縣以外，連忙竄城而過，勾奔三皇觀，一路之上，心意似箭，懶觀路旁之景，恨不得一步跑回廟中，拜見自己恩師，稟明水雲寺，陷矢自己師弟梁守成之事，也好搬請衆位劍俠，前去尋找老道普寬報此仇恨，救出苗守義，且說梁守成，心中一面思索，也就腳底下加勁，天色靠近正午，已然來至三皇觀中，急忙進入禪堂，拜見恩師，老劍客慈禪，一閃修行目，點了點頭，開言說道：爲師我派你二人，去至大露營中，面見欽差大人，陳明我等協助官軍之事，不知如何，你師弟他往何處去了，苗守成聞言，這才將如何誤走雲水寺，巧遇老道普寬之事，細細述說一遍，老劍客聞言，口念無量佛，說道：善哉善哉，此事我不能不管，你且退出休息，待我說與你之師伯等人知道，老劍客說罷，連忙站起身形，向外而行，到在後面靜室，只見衆人正然敘話，慈禪這才將苗梁二人之事，向衆人

一說，衆人俱各驚疑不止，內中就有長眉劍客慈明，口念無量佛，說道，是非皆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多出頭，巧手道人普寬，既然身歸飛龍島，探知我等有意協助官軍，當然要與我等爲仇作對，事已如此，我等且一齊去至雲水寺，看看此人，有多大能爲，衆人俱願前去，老劍客說道，我等自此動身，可以先後而行，不必一處而行，約定於後日正午，在雲水寺相見，但等此事辦完，然後齊赴大清營，以備與呂余二人比併高低，衆人齊聲應允，在廟中休息一日，第二日早飯之後衆人陸續離了三皇觀，在先動身之人，乃是金刀俠客鄧德源，金眼神鷹方德輝，乾坤奇俠司馬豐，神鏢將李英，銀頭太歲石威，赤髮靈官陸猛，催命判官左良，金面韋陀趙普，抄水燕子魏文良，由開海鼠苗守義，頭前引路，第二撥動身之人，乃是萬里獨行俠周岱，神劍飛雲子澄空，逍遙俠馬震，碧目俠黎宣志，銀面仙翁陸鳴岐，長臂俠客梁成，獨角大仙慧禪，長眉劍客慈明，無影劍客慈禪，飛天劍客慈悅，第三撥可就是玄真道長慈雲，帶領自己弟子，廣寒散仙黎慧娘，青衣女俠梁小環，老少男女二十餘位，陸續自高家鎮動身，向南而行，且說第一撥人位，天到正午，已然來至雲水寺就近，苗守義，伸手指一，說道，眼前便是雲水寺，待我先進廟中，將老道喚將出來，衆位伸手捉拿，也好救出我的師弟，衆人點頭說道，如此你即可上前答話，苗守義連忙湊至山門以外，伸手敲打門環，高聲說道，廟中老道聽聲，有不怕死的，只管出來與我等相會，如其不然，殺進廟中，將你等全然拿下，不留活口，苗守成喊叫多時，只聽門內有人問道，何人在此門外，大呼小叫，苗守成說，開門吧賊道士，難道說連小太爺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嗎，裏面之人聞言，華郎一聲，將門開放，苗守成抬頭觀看，但見這開門之人，正是巧手道人普寬的弟子，苗守成用手指點，說道，你這東西夠多可恨。前日我師

兄弟二人，來至雲水寺，你等以多爲勝，我師弟已時不慎，被你等擒在廟中，今日小太爺來至雲水寺，就要冤怨相報，小道士聞言，微微一笑，說道，施主你聽透，常言說冤有頭，債有主，此事乃是我師父他老人家所作之事，與我等無干，你既然搬請能人，來至雲水寺報前日之仇，你也不必着急，且請至廟中，我有下情奉告，苗守義道，有何等言語，即可說出，我等也不願進入廟中，多費時間，小道士笑道，此處並非談話之地，何必在此敍話，難道施主你是懼怕廟中有何等埋伏，因此才不敢進廟不成，苗守義倒翻二目，說道，小小雲水寺，也並未放在我的心上，縱然設備了刀山油鍋，我也敢以進去，你且少候片時，待我稟知隨我同來之人，苗守義說道，急急轉身，來至衆人面前，將小道士所說之話，細述一遍，衆人齊聲說道，既然如此，我等一齊進廟，看他等有何詭計，說罷衆人進廟，小道士將山門關閉，在前引路，將衆人引至禪堂，衆人落坐，小道士連忙挨次送上香茶，逍遙俠馬震，開言說道，我等今日來至雲水寺，乃是要與此廟住持普寬相會，你即可將此人喚將出來，與我等相見，小道士陪笑說道，施主你所說的這位仙長，他老人家乃是我等師父，施主你既然分付下來，照理我就該將他老人家請將出來，與衆位施主敍談敍談，無奈我師父昨日動身外出，未在廟中，衆人聞言一愕神，馬震說道，但不知他往何處去了，小道士說道，他老人家，臨行時節，也曾與我明言，乃是去至泰安州城外二十里，碧霞山上清宮，面見他老人家道友，碧霞真人廣善，另有要事，諸位施主，若者是面見我家師父，就請在此雲水寺，等候數日，他老人家也就能以回廟，若是心中着急，不能久等，我師父說，就請諸位，自此動身，去至上清宮，有什麼話到在那里說去，亦無不可，苗守義問道，但不知我師弟現在何處，小道士說我師父臨行之時，言說被擒之人，押在雲水寺

，他老人家如心不下，因此將此人一同帶往泰安州去拉，衆人聞言，彼此相觀，想不出主義，正在這般時候，第二撥人也就到拉，衆人相見，將方才小道士所說言語，學說一遍，長眉劍客慈明，口念無量佛，說道是了，這必是普寬懼怕我等，這才自此雲水寺，前往上清宮躲避我聞聽人言，泰安州上清宮，有一位碧霞真人廣善，此人劍術精奇，夠其劍客的身分，會使各樣暗器，無奈所傳教授的弟子，內中多有爲非作惡，不習正業之人，普寬既然帶領梁守成去至上清宮，我等必須隨後前去，尋訪普寬，再會會這位碧霞真人廣善，衆人齊聲說道，既然如此，我等就此前去，雲水寺小道士，趕緊相攔，說道，諸位施主既要至泰安州，且請在此用過齋飯，然後動身不遲，衆人之中，赤髮靈宮陸猛，性如烈火，一聽小道士要挽留衆人，預備素齋，這才一翻二目，伸手一指，說道，我把你這小牛鼻子，你師夫乃是飛龍島賊黨，你們廟中飯食，也就是搶奪而來，我等乃是正人君子，焉肯食用你們的飯食，神標將李英心中暗道，我這位兄弟，嘴直口快，心裏有什麼，嘴裏就說什麼，你罵這位小道士是牛鼻子，你也不想，我們衆人之中，也有數位道長，你這是不加檢點嗎，李英想至此處，連忙向陸猛說道，賢弟你也不必與此人生氣，待愚兄與衆位商量此事，李英說罷，向老劍客慈明說道，仙長你看此事該當如何，我們自臨城縣來至此地，足夠四十多里的路程，此時腹中可是飢餓，小道士挽留我等用飯，但不知是用飯以後再走，或是不用飯就此動身，長眉劍客慈明，口念無量佛，說道，普寬既然未在廟中，我等也不必在此久留，即可回轉臨城，投宿一宵，明日動身夠奔泰安州也就是了，衆人聞言，這才各自站起身形，向外行走，雲水寺小道士，在外相送，衆人行至廟外，老俠客黎宣志止住身形，向衆人說道，依老朽看來，只怕此事有詐，普寬必是在此廟中隱藏，不

敢出頭與我等相見，我們若是不加詳察，就動身去至泰安州，只怕受了此人之欺騙，此地到泰安足有四五百里，來往總得若干時日，豈不誤了協助官軍之事，慈明長老點了點頭，說道，依老俠客之意，此事該當如何，黎宜志道，諸位且請先行一步，在前面松林以內等候於我，我要暗暗進入雲水寺，探聽真假虛實，然後再作商議，衆人點頭應允，向前而走，且說黎老俠客，見衆人去遠，抬頭觀看，只見天色已然午錯，連忙繞至雲水寺後，四顧無人，撒步坐腰，輕輕向上一縱，單膈背搭在牆頭，抬頭向牆內觀看，只見牆內乃是一座菜圃，種着名樣蔬菜，靜悄悄並無人蹤，老頭子飄身而過，邁步向前行走，轉出一道角門，乃是一座小小院落，門窗關閉，看樣子乃是空閑，其中無人居住，老頭子又向前走，穿出一條夾道，又是一座院落，仔細觀看，正是廟中禪堂，適才衆人也曾在此吃茶鼓話，老俠客一聽房中有人說笑，連忙湊至後窗以外，側耳細聽，只聽有人說道，師兄你乃是足智多謀，心思巧妙之人，你推算推算，我們師父他老人家，去至上清宮，而見碧霞真人，協議迎敵慈禪等人的事，不知誰勝誰敗，又聽有人說道，師弟你問到這里，我不能不說，若論我們師父，他老人家，手中一把寶劍，劍招精奇，等閑之人，萬難戰勝於他，再說暗帶飛劍一十二口，百步以內取人性命，易如反掌，就憑這樣子，然武藝也能以橫行海內無奈他老人家，老成持重，他念其慈禪等人，人位甚衆，又是薄有名氣之人，常言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因此我們師父，才動身去至上清宮，面求碧霞真人，出頭露面，與慈禪等人，一分勝負，這位碧霞真人，與我們師父，當年乃是結拜好友，中年才身入空門，這位碧霞仙長，手使一隻金如意，能爲出衆，藝業高強，足夠劍客的身分，還會打各樣的暗器，自打幼年，練就的童子工，一粒混元氣，刀槍不入，練成羅汗

之體，只要他老人家出頭，足以戰敗三皇觀中所有人位，碧霞仙長手下，還有四名弟子，一個個武工純熟，各有驚人之藝，適才慈禪等人，言說必要去至上清宮，尋我們師父，他等不去乃是他們的便宜，若是去呢，只怕有敗無勝，我們師父也會說過，只要將衆人戰敗，他等也就要銷聲匿跡，無顏協助官軍，飛龍島聞大帥，就可以帶領精兵猛將，長驅徐淮之間，無人敢擋，然後再南下金陵，以爲基業，大功豈不是眼看就要成就，那時節我們師父也就算開疆拓土的功臣，立國興基的元勳，你我都有一份好處，黎老俠客，在窗外聽得分明，知道巧手道人普寬，果然往上清宮去了，老俠客不敢久站，連忙抽身，順原路出了雲水寺，追趕衆人，走出三里之遙，與衆人相見，言明適才竊聽之事，金刀俠客鄧德源，向前說道，既然如此，我等救人勝於救火，趕緊去至上清宮，打救梁少俠客要緊，衆人俱各答應，仍然分撥而行，約定在泰安州南街天順店聚齊，不見不散，衆人也就陸續而去，衆人走後，玄真道長慈雲，與領廣寒散仙黎慧娘，與青衣女俠梁小環，三人也就來至雲水寺，且說慈雲師徒等人，來至雲水寺山門以外，見山門緊閉，聽了聽靜悄悄並無動靜慈雲心中一動，回頭向小環說道，我等已然來至雲水寺，爲何不見動靜，小環道，待我越牆而入，探聽明白，前來稟知，慈雲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速去速回，我師徒二人，且在此等候，小環點頭答應，連忙滾至牆下，四顧無人，用了一手旱地拔葱，身子向上一飛，單膈背搭在牆頭向院中觀看，這時候已然是黃昏時分，只見迎面高台階黑魏魏五間正殿，兩旁各有配殿，靠東有座月亮門，裏面透出燈光，小環越牆而入，鹿伏鶴行邁入月亮門，乃是一座院落，正房以內燈光明亮，房中有人說話，小環連忙滾至窗前，側耳細聽只聽有人笑道，今日白晝之時，來了這夥人，一個個虎背熊腰，儼貌出奇，看樣子好像是很有

能爲，其實他等，只要去至碧霞山上清宮，準要當場落敗，只因我們師父與碧霞真人廣善，同心協力，就足以取勝，又聽有人說道，師兄你知道，師父他老人家，何時才可以回廟，又聽有人說，師父臨行，也曾說過，他等將慈禪等人戰敗，那時節他老人家即可回廟，只因時下大清兵攻打飛龍島，軍情緊急，他老人家趕緊回到廟中，也好探聽消息，查訪軍情，不能在外久待，小環聽夠多時，也猜不出其中倒是怎麼一段情由，心中惟恐慈雲師徒，等候已久，連忙抽身，越牆出廟，見着慈雲師徒，將方才所聽言語，述說一遍，慈雲道長，開言說道，據此語想來，難道這普寬未在廟中，出外搬請高人協助不成，我等既已來此，就該叩打山門、向廟中之人，問一詳細，黎慧娘說道，既然如此，待我上前叩門，說罷，湊至山門以外，用力叩門，過了多時，只見門裏燈光一亮，接着有人問道，外面是何人叩門，黎慧娘道，你且將門開了，我有話問你，裏面之人聞言，華郎一聲，將門開放，一舉手中燈籠，黎慧娘見是一名小道士，這才問道，我等來至雲水寺，乃是要見你們廟中住持，法名叫做普寬的，煩你通報一聲，小道士搖頭說道，我師父未在廟中，昨日自此動身，去至泰安州碧霞山，上清宮去了，你若是有事，就請到那裏去罷，慈雲道長從一旁過來，開言問道，今日白晝之間，不知可有人前來尋訪你家師父，小道士說道，今日午錯，來了一夥人，要見我的師父，我也曾將此話說知，他等也就動身走啦，慈雲道長想了想，又問道但不知有一位姓梁之人，被你師父所擒，時下他在何處，小道士道，此人被我師父帶往上清宮去了，我師父臨行，也曾言說，若是有人打救這位姓梁的，即可到在上清宮去，不必在此雲水寺久待，慈雲點了點頭，說道，如此我們走啦，說罷帶領黎梁二人，順原路回轉臨城縣，走出數里之遙，小環向慈雲師徒說道，自我拜別我的恩師，就要回



轉故鄉，看望我的兄嫂，不料想一路之上，事情是接二連三，非常之多，時下我已然來至家鄉就近，實指望即可回轉魚台故里，看望我一別數載的胞兄，又爲了飛龍島之事，未得脫身，時下巧手道人普寬，已然去至泰安州上清宮，此地到在泰安州，足有五百餘里，我若是隨同仙長去至泰安，豈不是誤了我探望兄長之事，我想巧手道人普寬，能有多大能爲，焉能敵過衆位劍俠，我也就不必一同前去，我就此與仙長告辭，我要回轉故鄉魚台去了，慈雲道長口念無量佛，說道，你回家探兄，乃爲正事，我也不便挽留，但只一件，你我自相聚以來，彼此甚是投機，從此分手，但不知何日才能相見，小環聞言，心中也覺淒楚，多時才說，弟子這幾日，心中甚是思念家兄，不知所因何故，弟子自打幼年之間，父母相繼出亡，只道我兄妹二人，孤苦相依，弟子離家之後，一向斷絕消息，不知家兄景況如何，因此弟子歸心如箭，恨不能一步到在故鄉，但等弟子回轉魚台，見過我的兄長，拜祭雙親墳墓，諸事完畢，必然去至大清營拜見你老人家，我想飛龍島勢派浩大，非一朝一夕，就能以平定，弟子在家鄉事畢，到在清營，必能相會，黎慧娘一聽小環要走，連忙說道，賢姊你既然要回轉故鄉探望胞兄，待我與你同去，你看如何，小環笑道，難得姊姊有此美意，我心中甚是感激，無奈我回家探兄，此事並不必用人幫助，姐姐你隨定仙長，去至泰安州打救梁守成，乃爲緊要之事，我料定巧手道人普寬，此次去至上清宮，必是搬請能人，與我等作對，必然有一番惡戰，你我暫時分別，待至半月之後，我必然到在清營拜訪，三人一面說話，一面向前行走，天到三更時分，來至雙陽岔路，小環止住身形，說道，我從此處夠奔三皇觀，取出我的牲口，也就動身，回轉魚台，我就與仙長告辭了，慈雲師徒，挽留不及，彼此分手，三人自此一別，直到後文書，孟子彬倒反飛龍島，蕭道

榮敗走黑風崗，清兵隨後追趕，青衣女俠才夜探黑風崗，三人二次相見，且說小環連忙夠奔三皇觀，天到東方發白，已然來至廟外，連忙伸手叩門，見着廟中小道士，將牲口要將出來，勸身上路，到在臨城縣，毀息打尖，天到正午，這才問明路徑，夠奔魚台縣去了，小環這次回家探兄，才引起淫婦毒殺本夫，隨奸夫淫奔，青衣女追踪尋訪替兄報仇，許多熱鬧節目，這且不言，且說慈雲道長師徒二人，連夜向北而行，飢餐渴飲，非止一日，那日來至泰安州，問明路徑，師徒二人，走出泰安州大街，夠奔正東，二十里的路徑，少時已然來至碧霞山下，師徒二人，抬頭觀看，只見萬峯聳翠，遍嶺青松，野鳥聲喧，樵夫牧童，歌聲應答，於茂林豐草之間，師徒二人，順着羊腸小路，向上而行，轉過幾座山頭，一路之上，只聽湖水潺潺，並無人跡，天到正午，猛見面前，閃出一段紅牆，少時來至切近，抬頭觀看，只見山門高大，旗竿分別左右，旗竿以上，掛着杏黃色蜈蚣旗，左右鐘鼓二樓，甚是整齊，正門緊緊關閉，匾額以上，寫着斗大金字，乃是勅建上清宮五字，旁面角門，似乎時常有人出入，慈雲道長，向黎慧娘道，你即可上前叫門，問明你師伯等人，可曾來至此處，慧娘答應一聲，邁步來至門外，伸手敲打門環，多時才聽門內有人問道，外面是那一位，慧娘道，請將門開了，我有事叩問，門內之人聞言，華郎郎聲，將門開放，慧娘抬頭觀看，只見乃是一位年輕道童，年紀也只有十六七歲，長得眉清目秀，脣紅齒白，一身藍細布道服甚是可體，白襪青鞋，頭頂梳着髮髻，用黃楊木的簪子緊緊綰住，這道童見是一位女子叩門，連忙打稽首問道，女菩薩何事叩門，慧娘道，我借問少師夫，此廟住持，可是碧霞真人，法名叫做廣善，小道士點頭說道，不錯此人乃是我的師父，慧娘道，我打聽一人，可在寶剎以內，小道士說道，但不知問的是那一位，慧娘道，此

人也是一位出家道長，乃是臨城縣雲水寺的住持，法名叫做普寬，不知此人可在廟中，小道士微然一笑說道，女菩薩所提的這位也非別人，乃是我的師叔，前日他老人家自雲水寺來至此地，住過一日，又與我師父，一同出外訪友去了，時下不在廟中，慧娘聞言一愕神，說道，但不知他二人幾時可以回廟，小道士搖頭說道，這却不知，慈雲道長，自一旁過來，口念無量佛，說道，小師兄你方才所說之話，我已聽得清楚，令師既然出外訪友，但不知臨行之時，可會留下何等言語，小道士搖頭說，此事只好問我的師兄，我並不知道，慈雲道，你師兄現在那裏。小道士伸手一指說道，我師兄來也，師徒二人，抬頭觀看，只見打廟中來了一人，但見此人，身高六尺開外，俗家打扮，身穿青綢子袴掛，腰繫黃絨英雄帶，足登青緞子薄底快靴，往臉上看，面如蟹蓋，濃眉闊目，四字口高鼻梁，連鬚結腮胡子，如同鋼針，根根見肉，背後梳着剪子股小辮，看年紀也不過四十多歲，打扮得緊趁利落，精神百倍，只見此人，來至山門以裏，向慈雲師徒打量一番，然後開言問道，二位來至上清宮，不知爲了何事，小道士連忙將方才二人所問之事，細說一遍，此人向慈雲一抱拳，說道，未領教大師父道號，怎麼稱呼，慈雲道長，口念無量佛，說道，貧道慈雲，帶領我之弟子，來至上清宮，要面見巧手道人普寬，另有事故，未領教施主你尊姓高名，可認識這位巧手道人，那人微然一笑說道，小可姓鮑名廷，字叫振芳，在江湖以上，有一小小名號，叫做追魂太歲，乃是濟南府的人氏，此廟住持碧霞真人，乃是小可的業師，巧手道人普寬，乃是我的師叔，他老人家，前日打雲水寺來至上清宮，還帶來一位姓梁之人，言說乃是臨城三皇觀中，無形劍客慈禪之弟子、三皇觀中，現有海中薄有聲名之人，目空四海，要與我師叔等人，爲仇作對，因此暫將這位姓梁的，押在上清宮，飲食

不缺，性命無妨，單等三皇觀中一千人衆，來至上清宮，那時節以武力解決，分一個勝敗存亡，惟有一節，我師父與我師叔，時下可未在廟中，出外訪友去了，臨行時節，也曾留下言語，言說三皇廟有人來時，可以在此等候幾日，昨日午後，衆人果然來至上清宮，我也曾將此話對他們等言明，這一干人衆，也就下山去了，你們二位，既然也是前來尋找我的師叔，也只好稍候幾日，便可相見拉，慈雲聞言，心中不悅，說道，這位巧手道人普寬，既敢惹下是非，將我師姪押在廟中，他就該出頭露面，顯露他的武學，爲何自雲水寺逃至上清宮，我等追至上清宮，他不敢露面，是何道理，追魂太歲鮑廷，冷笑一聲說道，我師叔他老人家，並不是懼怕你等不敢出頭，確是出外有事，才未在此廟中，你等且候三日五日，那時節自然能以相見，我師父也未在廟中，不便款待你等，這就請罷，慈雲師徒二人，無奈也只得尋路下山，二次回轉泰安州，落在店房以內，每日去至上清宮，尋問普寬，廟中人等，只推說尚未回廟，一直過了五日之久，這日師徒二人，又來至上清宮，敲門一問，廟中小道士說道，你們來巧啦，我師叔與我師父，今日清晨已然回廟，師徒二人聞言大喜，說道你就進入裏面通稟一聲，就說慈雲求見，小道士答應一聲，轉身進入裏面，過了多時，小道士二次出來，陪笑說道，我家師父與我師叔在禪堂恭候，慈雲道長說道，既然如此，小師夫你頭前帶路，小道士點頭答應，先將山門關閉，然後在前引領二人，順着白石甬路，走進月亮門，只見院落宏敞，以北爲上，五間正房，門簾高捲，師徒二人，見房中人位甚衆，慈雲道長，見無人出來迎接，冷笑一聲，回頭向黎慧娘說道，我師徒二人，今日來至上清宮，可非同尋常拜會可比，乃是尋訪這位巧手道人，質問於他，爲何將我師姪梁守成捉拿囚禁，若是話不投機，我等就要以干戈相見，就是無人出來迎

接，我們也得進入房中，見見這位普寬是何等人物，慧娘點頭說道：師父你老人家所說之話甚爲有理，我隨定師父自臨城縣來至泰安州，專爲尋找這位巧手道人，來此許久，這位普寬也不敢出頭露面，幸而今日算是將此人，堵在廟中，就是無人前來迎接，我們還能不進入房中，面見這位普寬，師徒二人這番話，乃是氣惱之言，只因兩人來至房外，並未見有人出房迎接，心中大爲不悅，因此才故意止住身形高聲敍話，房中所有人衆已然聽得分明，俱各端坐不動，也不派人相迎，這時候師徒二人，已然進入房中，且說慈雲道長，進得房來，擡頭觀看，只見迎面站着幾位出家之人，各人背後，還站着幾位猛漢，一個個橫眉立目，虎背熊腰，慈雲道長，昂然而立，冷笑一聽說道，但不知那位是雲水寺住持，叫做普寬，慈雲話剛說完，只見有一位老道，站起身形，口念無量佛，說道，貧道便是普寬，道友有何事見教，慈雲道長，將老道打量一番，點了點頭說道，貧道慈雲，有一位無形劍客慈禪，乃是貧道師兄，他有一位弟子夜晚之間，投宿雲水寺，被你當場擒住，還發出浪言大話，要與三皇廟中一干人衆，比試武學，後來有人回轉三皇廟送信，我等才去至雲水寺，不料道友你又來至上清宮，使我等衆人僕僕於風塵之間，不知道算何意，普寬聞言，哈哈大笑，說道，道友來至上清宮，照理我該當有一番款待，無奈在此廟中也是借地而居，也不能越俎代庖，憐他人之慨，替此廟住持款留客人，因此我也好與道友你立談數語，我聞聽他人之言，你們師兄弟四人，邀請天下薄有聲名之人，要與飛龍島爲仇，對我心中甚是不服，只因不知道諸位有何等武工，因此才將令師姪梁守成留在雲水寺，單等<sup>①</sup>你等前來，也好比併武學，後來我接了師兄碧霞真人之書信，喚我來至上清宮，有要事相商，因此我自雲水寺動身，來至此地，我臨行之際，也曾留下言語，請你等衆人，來至上清宮，顯露顯露武學

，今日道友既然來至此處，也不必空費唇齒，有能爲當場取勝，我普寬若是落敗，不但將所擒之人雙手獻出，另外我還雙手一背，任憑你等網綁，將我送往有司衙門，按律治罪，只因我普寬既然身歸飛龍島，也就與蕭天玉同黨，我甘願打這場官司，慈雲哈哈大笑，說道，道友之言，甚爲爽快，貧道我情願瞻仰你的武學工夫，普寬說，如此甚好，我等去院中，說罷衆人站起身形，到在院內，有小道士搬過大師椅子，衆位道士在房簷以下落坐，巧手道人普寬，回頭向身後，站立一人說道，你等何人先戰頭陣，普寬話剛說完，只聽有人答應一聲，說道，弟子願往，慈雲師徒，擡頭觀看，只見有人越來而出，看此人年紀，也就在三十多歲，面色灰白，兩腮瘦削，高鼻梁，三角眼，一雙半截眉，薄片嘴，小元寶耳朵，身穿寶藍色綢子褲褂，青緞子快靴，腰繫黃絨帶子，帶穗子掖在腰間，剪子股小辮，盤在腦後，精神百倍，此人來至當場，向慈雲說道，你們那位過來，我看看能有幾何勇戰，慈雲道長，見此人，赤手空拳，未帶兵刃，心中可就犯惱拉，心說男女有別，我師徒二人，與廟中之人當場比試拳腳，磨肩靠背，未免有些不雅，人家已然來至當場討戰，又不使出頭動手，這事如何是好，廣寒散仙黎慧娘，也不容師父發話，挾身就要上前，道長連忙相攔，說道，徒兒你且慢動手，師我先出頭迎戰，隨後你再動手不遲，慧娘道，師父此言差矣，常言說得好殺鷄焉用牛刀，又道是有事弟子服其勞，諒此人能有多大能爲，也不必勞動師父你親自出頭，待弟子將他打發回去也就完拉，慈雲搖頭，心說你乃是閨閣幼女，豈可在衆目下之下，與男子比試拳腳，還是我比你年長，我出頭比你勝強，師徒二人正然相爭，只聽有人高聲說道，且慢動手，我等來也，欲知來者何人，請看下集便知分曉。

